

武俠小說

碧玉血鴛鴦

6

徐春羽著

徐春羽著

碧

血

鴛

鴦

勵力出版社印行

武俠小說 碧血鴛鴦 第六集

徐春羽撰

第一回 毒攻毒二士尋蹤 險裏險單身禦寇

第五集書說到下方救師盜寶，身受暗箭，傷去一口。沈洵帶丁威送下方回雪嶺，莊化率領衆人到長離山香檀寺赴百了和尚四月二十八之約，到了香檀寺，正在敘話之際，外頭有人進來報告，有人搭來一塊木板，上頭擱著一個人，血跡模糊，慘不忍睹，莊化帶著衆人到外頭一看，受傷的不是旁人，正是自己的徒弟龍玉柱，趕緊搭了進去一看，渾身是血，瞧不出受的是什麼傷，幸經惡花郎包仲看出是一撻弩心所傷，上藥給治好過來，龍玉柱才得醒轉。莊化一問，知道是刺兒鳥黃偉所幹，依著莊化，當時就要去找黃偉拚命。百了和尚勸說，難著二十八已然不遠，早晚見得著，不如等到了日子，再想法子報仇。莊化當時忍耐下來，等到了睡覺時候，小流星馮溥讓尿給警醒了，正在下地要撒尿之際，忽然看見從窗戶裏送進一根香火來，馮溥解腰裏帶子把尿撒在上頭，過去把香火悶滅了，又回到門口，手掌雙錘在那裏一等，只聽屋門吱呀一聲響，門分左右，從外頭進來一個人，馮溥雙錘一檔，噹的一聲，抖丹田一聲喝喊：「好小子，我要了你的狗命！」雙錘一分，一個奔了來人前胸，一個奔了來人左膀，錘還沒有到，就見來人身體忽然一矮，當時摔了下去，心想這倒不錯，今天我也來一回漂亮的叫你們看看，過去把那個人一按，解那個人身上的

帶子，就給細了，細完之後，這才又一聲喝喊：『你這小子，趁早兒別鬧這個鬼吹燈，官老爺非把你廢了不可！』說著話一搶步，左手鍾往上一幌，右手鍾就砸下去了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忽的一閃，一道白光，猛的向自己身邊撲來，還以為是有人來救那人，不由大怒，連話都顧不得再說，提鍾一測，還沒有使起，來人往裏一長胳膊一托馮溥左手，橫著底下一脚，就把馮溥給踢出去了。馮溥正在一怔，那人低聲說道：『別碰他，還留著問話呢。』馮溥一聽，原來說話的不是別人，正是矮腳龍王岑天治。便把雙鍾往下一截道：『你有什么麼話倒是說呀，橫著給我一脚，這幸虧是我，要是旁人，豈不糟了。』岑天治道：『別說費話，趕緊把他弄到正殿裏去。』馮溥答應，過去照腰上一把，就把那人給捉起來了，往大殿裏就走，一瞧殿裏燈也亮了，到了屋裏一看，所有的人，都來齊了，一個也不短少，不由詫異，不知大家怎麼全都到了屋裏。莊化，百了讓大家全都坐下，這才告訴馮溥把那個人給扔在地下，馮溥一撒手，撲咚一聲，把那人扔在就地。頭一個薛平就過來了，照著那人叭的一聲就是一個嘴吧，打的那人直翻白眼。薛平喝道：『你看你這賊樣兒，我問你幾句話，你要是說了，我也許把你放走，你要不說實話，我今天活活把你打死。我問你是不是黃偉派你來的？黃偉現在什麼地方？說！』那人一任薛平問，只是一聲兒不言語。薛平不由往上撞氣，一抬手叭的一聲又是一個嘴吧。嘴裏罵道：『我把你這塊賊骨頭，你既是打算挺著不說，充硬漢子，你可要一直充到底，我要打得你說出話來，你就不是個漢子。』說著一舉手又要往下打，却聽莊化道：『平兒，打兩下子出出氣也就是了，

你要是打算把他打得說出話來，他就是死了，也說不出話來。」薛平一怔。莊化道：「你瞧瞧他腰上！」薛平往那人腰上一看，只見在正中腰上釘著一個馬掌相仿的東西。自己雖不會使，可是從前聽沈洵說過，這種東西叫「避血塊」，專打人周身穴道，只要打上，就跟點穴一樣，不用說這一定是打在「啞穴」上了，所以無論如何，怎樣一個打法，他也不能說出話來。這才明白，跟著過去一灣腰，就打算把那「避血塊」給起來，莊化一聲喝道：「平兒，你不會起，等一等！」薛平趕緊往後一撒手。這時候矮腳龍王岑天治就過去了。到了那人跟前，不先下手取「避血塊」，照著那人腦門上猛的一掌，只聽那人吭哧一聲，再看那隻「避血塊」已然掉下來了。薛平這才知道起「避血塊」是這末一個起法。再看岑天治把起下來的塊擦了一擦，順手帶在腰裏，解開那人身上的絲繩，就把他手脚都給捆了，莊化這才問道：「朋友，貴姓？怎麼稱呼？爲什麼來到這裏？不用說一定是受了什麼人的蠱惑，到這裏來，你找的是誰？你跟什麼人有仇？你可以說出來，我們一聽，果然正大光明，這仇是該報的，朋友我們絕不惱你報仇，我們要能勸你住了，必定勸你住了，如果不能和的，我們敬你是個朋友，一定把你放走，你如有什麼仇，可以到別處去辦，這裏可是不行。倘若朋友你受了人家欺騙，你也要把話說明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我們也一定把你放走，另找那個主使的算帳，咱們依然還是朋友，你可不要一慢再慢，傷了你自己的身體。」旁邊大家也跟著說。那人先還睜著眼看了大家一眼，後來爽得把眼睛閉上，連看都不看了。頭一個馮溥火就上來了，一磕手裏雙錘道：「這樣不識好歹的臭小

子，你們還要跟他費話，趁早把他打死就完了。」說著擺錘過去就要砸。莊化忙喝一聲：「你先慢着，既是他不怕死，咱們倒不能痛痛快快讓他死了。」剛剛說到這句，就見瞎火神紀玉偷偷一使眼色，向莊化一擺手，跟着就說道：「你們這種辦法，就不是待朋友之道了。我姓紀的可也不是怕誰不怕誰，今天這件事，我瞧着有些個不高興，不錯人家是受了朋友之托，到這裏來於咱們不利，當然咱們對於人家，應當有這末一問，既是問著不說，想必是有不能說的意思在裏頭，如果說出來了，那人家還夠個朋友嗎？腦袋能掉，也不能貪生賣友，這是江湖上義氣，這種人我最佩服，今天我當著衆位，我要給這位朋友，找一個面子，無論是爲什麼來的，咱們也不用問了，可以讓這位朋友抖手一走，重其江湖之道，如果這位朋友覺著咱們有個不錯，也許從此回去，袖手不管咱們兩家之事，咱們總算少了一個敵人，倘若這位朋友，以爲非幫那邊不可，將來也還有見面時候，一拳一脚，再者誰行誰不行？那時候誰也沒有怨言，衆位能不能賞我這末一個小面子？」說著語打手式示意，立起兩個指頭，一個在前頭，一個在後頭。莊化就明白了，這叫放狼回窩，掏狼崽兒的辦法。這個主意却是不錯，便趕緊點頭道：「紀爺這話說得雖然不全對，不過現在您既然說出來了，我們要是一駁回，連咱們朋友也耽誤了。現在就依著紀爺，放這位朋友回去，以後再由這個鬧出事來，紀爺你可得担著一半兒責任。」紀玉道：「都在我身上。」說著過去把綁繩兒給抖開了，往起一撓那人道：「朋友，您多受屈了，現在您既不願意說，您就請吧！」那人倒很不好意思的說道：「承情！承情！改日再謝吧。」說著話向大

家一拱手道：「謝謝諸位，再見吧！」說完出了大殿，一擰身上房，竟自去了。那人才走，紀玉道：「咱們誰辛苦一趟，給他插個尾巴兒。」一句話才說完，站起來足有十位，這個也說我去。那個也說我去。紀玉道：「別亂了，別亂了，咱們就爲的是探看探看動靜怎麼樣？落在怎麼地方？只要探聽確實，就趕緊回來，不要貪功，免受旁人暗算。去個一位兩位就得。乾脆我派吧。俞侑子跟婁秃子你們二位辛苦一趟吧，可千萬別貪功，趕快回來才好，事不宜遲，二位快走。」兩個人答應，跟著就追了出去，到了院裏，提身兩縱，先後上房，四下裏一看，只見正西一道黑影，跟箭一般，往前飛奔。俞伯玉一吹哨，人就往西跑去，婁辰也在後頭緊追，兩個人跑得快，前頭這條黑影跑得也快，兩個人跑得慢，前頭黑影跑得也慢，俞婁兩個一想，這件事可有點不對，就憑方才那個人，腳底下絕沒有那末快，不要一個大意，再受了人家的算計，俞伯玉嘴裏一捏哨兒，連著響了兩聲，婁辰就聽出來了，這是暗令子，告訴自己分兩下裏追，趕緊也捏嘴吹了一聲哨兒，腳下一緩，讓俞伯玉追下那條黑影，自己便站住了脚步，回頭往四下裏一看，曠野荒郊，一片黑地，任什麼也看不見，更不用說找人，趕緊定了一定神，心裏尋思，這兩個人，無論怎麼說，他們也是一塊兒來的，往西跑的這個，既是疑心他不是正點子，正點子一定沒往西來，看這神氣，他們的聚處，必定離這裏不遠，不如趕緊往回找，也許能夠找着一點頭緒，後悔方才一出來，沒有想起往四外再多留一點神，一直就往西跑下來了。心裏想著，抹頭往回跑，到了香檀寺，順著廟牆一直往東南走，走了足有一個時辰，也沒看見一個人影，意

思之間，就不願意再往下走了。脚步正在一緩，只見前面不遠，彷彿燈亮兒一幌，再留神一看，却又沒有了，不由上氣，心說你們這叫誠心找不自在，姓婁的從來也沒有怕過這個，今天要不能把你們的窩給毀了，你們心裏也是不痛快；想到這裏，脚下一緊，就往方才那個火亮的地方兒走去，到了臨近一看，燈亮兒依然還在，却是一個小山坡，坡兒底下，一溜大房，坐東朝西，那個燈亮兒，正在那房子正門上掛的一盞門燈，因為是山坡路不平，一幌兒看見，再看又沒有了，白紙的燈籠，上頭有三個紅字，是靜遠堂，門外有兩條大板凳，大門關著，外頭也沒有人。婁辰不由狐疑，怎麼這個地方，有這末大的一所房子，雖著香檀寺並不算遠，怎麼百了會不知道？看門口這個勢派，不像是住家，可是也看不出准是幹什麼的來，既是找到了這裏，不管他是什麼地方，也得進去看看，先想拍門，又一想這是個暗事兒，倘若真是賊窩兒，驚動了他們還沒有什麼，萬一不是賊窩兒，黑天半夜，吵個亂七八糟，那可不是意思，再者自己人單勢孤，即便算是賊窩兒，他們要來個一擁而上，團團圍住，雖不能當時身遭大險，可也絕沾不了便宜，莫若暗中刺探一下，不是賊窩兒，趕緊回去，要是賊窩兒，看看都是些什麼人？然後再回去，約人跟他們說話。想到這裏，人就到了那所大房子前邊，一看牆并不甚高，擡腰一縱，單胳膊跨住牆頭，往裏頭看，這房是迎著山勢蓋的，全是北房，沒有東西房，七間一層，一共三層，頭一層有亮光，從窗戶上看出裏頭有不少人影兒。心裏想著，就憑這個局勢，這裏頭也有不少人，爽得下去瞧瞧，想到了跟著片腿上了牆，從圍牆上繞著勾奔大房，到了大房後

邊，雙腳鉤住瓦壠，雙手往下一探，一挺腰，掛在瓦壠上，頭朝下往裏頭瞧，幸好正是頭層大房的後窗戶，上頭紗壁子完全敞著，瞧了一個挺真，只見正中間坐的不是別個，正是那九爪金蝎黃偉，旁邊是劫江水鬼佟旺，奪江水鬼謝勝，水蛤蟆溫祿，賽諸葛歐陽平，縮地判官喬旺，火麒麟苗鳳，這都是在刺兒鳥見過面遞過手的，還有許多胖胖瘦瘦高高矮矮的足有二三十位，婁辰一看，沒有袁濟，屈世和，先放下一半心，准知道他們還沒有來，就憑這些人，准要一手一式幹下子，自己不見就佔下風，心裏一有底，胆子當時就大了，雙腿往起一扔，兩手往前一平，一踹腿，一挺腰，頭上腳下，一點聲兒沒有，就到了地下，先把雄精取出來，含在嘴裏，又把虬龍棒也取了出來，預備好了，往窗根底下一蹲，只聽屋裏一個說道：「歐陽爺這件事辦得不怎麼樣，倘若莊沈他們已然到了香檀寺，一看他們的徒弟，受了那末重的傷，絕不能忍那口氣，一定得想法子找咱們。咱們也不是長人家威風，滅自己銳氣，就憑咱們這一堆人，可全不是莊沈兩個的對手，不用說還有一個百了在那裏，打不成狐狸鬧屁股騷，這可沒有多大意思，再者這次臨來時候，屈袁二位教主，再三囑咐，到了這裏，千萬不用無事生非，倘若鬧出事來，可是于面子上太不好看，錢龍兩個，本來是叫咱們到了這裏，把他們放去，並不許難為他們兩個，如今歐陽爺不聽我的話，把姓龍的用鐵釘傷成那種樣兒，往香檀寺一送，這叫無故找事，倘若人家找上門來，咱們怎麼辦？」婁辰聽了暗暗點頭，心說果然是他們所為。却聽又一個道：「老黃，你這人真是胆小如鼠，可惜你還是練把式的，怎麼這末怕事，咱們這回到香檀寺

來，爲的是什麼，難道咱們是爲給人家遞手木來了？有力使力，無力使智，別瞧我憑力氣，連一個小孩兒都打不過，要說真要論咱們這一肚子三國，不用說一個姓莊的姓沈的，就算他有個十個八個的，我連一口氣不用說，氣也能把他們氣死，那龍玉柱是姓沈的得意徒弟，他要看那個樣兒，疼也得把他疼死，氣也得把他氣死，咱們把他們也氣夠了，日子也到了，咱們這邊人也來齊了，不用單說莊沈，就連那個禿驢，咱們也得叫他圓寂了，黃爺，您可耽的是什麼心？駭的是什麼怕？」婁辰一聽，這個說話的，正是刺兒島的軍師歐陽平，心裏不由有氣，就憑你這末一塊料，也敢跟我們弟兄爲難過不去，說不得回頭我亮傢伙先把你除治了，省得你沒事害人。再聽黃偉道：「歐陽大哥，您說的話我也明白，打了龍玉柱往香檀寺一送，不錯是爲臊莊沈兩個人的皮，可是你幹麼又叫周隆去探什麼消息？那周隆不過一勇之夫，到了那裏，不但什麼探不回來，就許失手，人家一盤問，他不能不說，一說出咱們這個地方，莊沈必定帶人趕到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又應當怎麼辦？這不是引狼入室嗎？」歐陽平嘆哂一笑道：「黃爺您鬧了半天，耽的是這個心哪，那您更把事情瞧錯了。我這次派周隆探香檀寺，一則看看他們來了多少人？是怎麼一個防備，他們要是仗著藝高人胆大，也許毫無準備，那咱們就許得手，殺了一個是一個，省得將來費事，如果不幸周隆叫莊沈拿住，別人我不敢說，周隆那個人，是一條腸子的朋友，他能死他也不能賣咱們的底，莊沈他們怎麼能知道咱們窩在這裏。倒是怕莊沈他們那邊有高人，瞧出周隆爲人，拿幾句好話一說，把他一放，後頭派人一插尾巴，那可就將鬼引來了，不過

我想莊沈他們見我們把龍玉柱毀到那個樣兒，心裏不能沒氣，只要氣一盛，周隆就不用打算活著回來了。黃爺你就放心吧！歐陽平雖不能說斷事如神，可是也跟日觀眼見差不多，黃爺你信不信？」婁辰一聽，暗暗點頭，心說別瞧這個小子長像不濟，敢情肚子裏真可以，真可以說是料事如神，這一來更得想法子把他除治了，不然將來為害不小。又聽黃偉說道：「這件事怎麼說辦得也不妥當，這裏比不了刺兒島，是朋友家裏，倘若鬧出點事來，連朋友也對不起。」婁辰這才知道這個地方，是刺兒島黃偉他們朋友的家，可不知道這個朋友是一個什麼人？正在一猶疑之際，却聽前面大門嚙的聲響，一個人從外頭嚷着進來了：「好你個養諸葛，你叫我去上當，這要不是人家手下留情，我可就完了。」喊着嚷著從外面跑進一個人來，見了歐陽平舉拳便打，黃偉趕緊站了起來，橫胳膊一架，歐陽平從凳上就掉在地下了。黃偉喊道：「周老弟不可鹵莽，不要壞了咱們的義氣。」周隆往回一撒手道：「歐陽小子，我要不看黃大哥的面上，我今天就把你打死，我都不出氣。」說完氣昂昂的往椅子上一坐直喘氣。黃偉道：「周老弟，你先緩緩氣，把那裏情形，跟我們說一說。周隆道：「香檀寺離咱們這裏，倒是不遠，我到了那裏，裏頭全黑了，我先找著東邊配殿，一聽裏頭人全睡著了，我心裏一高興，把香給點著了，從窗戶口給送了進去，等了一會兒功夫，我知道行了，這才一推門，敢情門虛掩著並沒有關，吱呀一聲，就開了，我剛要往裏一邁腿，涼不唧兒，硬不唧兒，一個玩藝兒，從老遠飛過來，正打在我腰上，當時腿腳一麻，就躺下了，屋裏迸出一個大個兒來，手裏掄著大錘，奔我腦袋就

來了，我最好是閉眼等死吧。沒想到從旁邊飛來一道白影，一抬頭就把使錢的給踢倒了。把我提到屋裏，有的要打我，有的要殺我，給那個姓紀的報仇，叫我說出我是什麼地方來的。漢子會事，不能說出不算，我把牙一咬，給他們一個不理，這裏頭有個瞎子，他請主意，把我放回來了，我怕他們給我插個尾巴，把他們帶回來，我應當往東去，我沒敢往東，我往北跑了一頭，足有二里地，一看後頭沒有人，這才往回跑，今天可太懸了。直到現在，挨傢伙那個地方，還有點疼哪！」說著惡很又瞪了歐陽平一眼。歐陽平不敢看周隆，臉瞧着窗戶，猛然看見彷彿有個人影兒一晃，不由吃了一驚，趕緊用腳一踢黃偉，一使眼神兒，黃偉就明白了，便故意說了一句：「你們誰到後邊把那個姓錢的小子給弄出來，他怎麼毀咱們人，咱們也怎麼拿他們人出出氣。」這話剛一說完，黃偉頭一個就站起來了道：「這個法子不錯，走，跟我到後頭。」唵嚕一聲，站起來一片。全都往後走。婁辰猛然想起不由喘了一聲道：「這總是怪我粗心，我怎麼把那個孩子給忘了呢？進了這個門兒，既然聽明白了是這末回事，就應當先想法子把那孩子給救出來，現在他們已然都出來了，再想法子，可就來不及了，憑自己的能耐，固然可以跟他們支持一氣，不過兩下一動手，錢鼎已然在他們手裏，可顧不過來，自己沒有到這裏，當然沒的可說，已經來了，錢鼎受了委屈，回去見了大家，怎麼交待，莫若自己也跟在他們後頭，他們對上錢鼎，不加危害，自己趕緊回去，倘若對他錢鼎十分難堪，說不得豁出死去，也得跟他們拚下子，不然對不起這個孩子。」想到這裏，往起一長身，意思是要再縱上房去，跟着他們瞧

個動靜，就在自己剛一長身，唵的一聲，傢伙帶著風，連肩帶背就下來了，婁辰這才明白，一定人家看見了自己，故意使出這一套話，好暗算自己，急喊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雙脚一搓地，嗖的一聲，擦着地平著身就登出去了。來人刀一砍空，剝在地上，噲的一聲，剝進去是有半尺。一拔刀回身照婁辰心口就是一刀。婁辰一抖左手虬龍鏢，硬腕子往刀上一裹，又是噲的一聲，鏢鏈子就把刀給裹住，來人意思打算往外撒刀，婁辰那肯放鬆一點兒，坐腕子往懷裏一帶，刀頭一朝下，跟著又往上一抖，嘩楞噲哪一聲響，那口刀就算出了手啦。婁辰左手鏢拿住了來人的刀，右手鏢一抖，直奔來人當胸，來人往後一仰，閃過鏢頭，抖手就是一隻袖箭，嗖的一聲，直撲婁辰面門，婁辰斜身一閃，來人就進回去了。婁辰一抖左手鏢，噲的一聲，那口刀掉在地下。不由哈哈一笑道：「我把你們這一撥兒有娘生沒爹養的球球蛋蛋，竟想暗地盤算你家禿爺爺，真是瞎了你們的狗眼！真本事，過來領死，要是自知能耐不濟，趕快滾蛋，別冤枉送命，十個月投胎一場，也怪不容易的，你們聽明白了沒有？」婁辰這末破口一罵，頭一個劫江水鬼佟旺就火了。手裏一條三股烈炎叉，雙把一擰，又盤子嘩哪一陣響，挺胸脯肩膀就到了。左手橫叉，右手一指婁辰道：「那裏來的野小子，也不打聽打聽，這是什麼地方，容你撒野，別走，接叉！」嘩哪一響，又頭奔了婁辰胸脯，婁辰看見叉到，跨左步，進右腳，斜身一閃，那叉就空了。再跨右腳，把身子正了過來，一抖雙手虬龍鏢，往起一涮，實拍拍兩個鏢頭全砸在叉杆上，噲哪嘩哪一響，佟旺哎呀一聲，虎口震裂，拿不住大叉。撒手往地下一扔，一撒身

打算往回跑，婁辰那裏肯放他回去，往回一溜雙鐮，搶步往修旺背上就砸，就聽唳叭一聲響，一道白光，直奔婁辰面門。婁辰顧不得再往下追，側臉一閃，白光過去，提鐮一磕，叭的一聲響，磕個正著，一個白球兒磕破，從裏頭出來一股子白烟。婁辰知道又是他們下五門的毒藥暗器，自己嘴裏含有雄精，絕不怕這些東西，反倒站住了脚，使勁開了兩鼻子，站在那裏，紋絲不動，哈哈一陣大笑，羣賊全都吓壞，要論本事，原不是人家對手，所仗著的就是這些毒藥暗器，如今一看婁辰聞上不怕，就知道要糟，這裏頭有兩個能耐不錯的，一個就是九爪金蠟黃偉，一個就是縮地判官喬旺，黃偉一看婁辰不怕暗器，猛然想起，從前在刺兒烏劫鏢的時候，就見過一次，沒有想到今天他又到了這裏。這堆人裏准知道誰過去也不是人家對手，不動手也未免太不是意思，况且也完不了。沒有法子，趕緊一幌蠟刷，正要邁步，就聽喬旺在一旁喊道：「黃大哥你先歇一歇，給我瞧著一點兒，看我贏這個禿子」說著話從腰裏，拔出陰陽判官筆，雙手一分，提身一縱，就到了婁辰面前，一聲喊道：「來人休要」放份兒。」（誇大之意。）咱們走兩招！」話到人到，傢伙到。左手筆一轉，右手筆撲婁辰面門，婁辰在刺兒烏見過喬旺和陶進過手，知道他手裏不壞，並且能夠點穴，可就不敢大意了，一見傢伙到了，話都沒有顧得說，側身一閃，躲過喬旺右手筆，一扯鏈子，鐮鐮砸喬旺拐子骨，喬旺提身一縱，鐮從脚下過去，不等雙脚踏地，長身往前一進手，雙筆點婁辰兩眼，婁辰一坐腰，抖鏈子纏喬旺雙腿，喬旺雙腿一掣，往斜裏一登，一個「雲裏翻」，落在旁邊，婁辰雙鐮擱空，往回裏一溜，蓋頂就砸，

上，又出手了，自己也躺下了。羣賊當時一陣大亂，全都抬頭往房上看，只見北房房脊上，一色逼齊，站著五位年青的漢子，四位全都單手挽弓，單手插腰，正中間一個手拿護手龍鬚鉤，陰陽步兒一站，對着羣賊一陣哈哈大笑，羣賊就知事情不好，靜遠堂要完，要知來者是誰？請看下回，便知分曉。

第二回 婁拱北大鬧靜遠堂 錢永泰失趣香檀寺

羣賊當時一陣大亂，往房上一看，只見一並排站著四個，頭一個面如薑黃，好似有病剛好的株兒。第二個面似紅棗，一臉槽面疙疸。第三個臉像鍋底，黑中透亮。第四個面似傅粉，白中透紅。當中站着一個，身高在六尺開外，細腰紫背，黑紫臉膛。四個人背上背劍，手裏一把長弓，腰下跨有彈囊。黃偉吩咐大家全都往後退，舉手裏蠅刷一指道：「來的是那路朋友？到這裏來有什麼事？可以說說。」當中站的少年哈哈一笑道：「我把你們這一班瞎了眼睛的狗賊，你家小太爺沒有功夫跟你們說費話，要是明白事的趁早把地下躺的朋友，好生送到香檀寺，我算是體上天好生之德，不和你們計較，叫你們多活幾天，如若你們以為現在在你們人多勢衆，打算早死幾天，我也必成全你，姓黃的，你聽明白了沒有？」黃偉一聽，這可叫大話欺人，不由大怒，高喊一聲道：「你既不敢說出你是誰，想是無名小輩，竟敢跑到這個地方來討野火吃，胆子總算不小，不過全憑兩片嘴唇皮，可吓不壞人，你下來咱們也得比劃比劃才是意思。」說着話往後一撤身。房上五個人全都提身

一迸，就到了地下，頭一個少年一伸手從腰裏掏出彷彿一根竹棍相仿的傢伙，單手一拄，那四個全都把弓一背，每人從身後扯出寶劍，四個人分兩邊，那個少年領頭一站。黃偉那邊頭一個就是周隆，手裏一對夾鋼板斧，不等黃偉分派，就迸過來了，雙手一挫板斧，一聲狂喊道：「你們這幾個小子，那個先過來領死？那領頭少年才要邁步，旁邊那黃臉膛的早過來攔住道：『薛大哥，您給我看點兒，瞧我料理這個。』說著話，單手倒提著劍就迎過去了，周隆不願意，他想着跟那個年青領頭的幹下子，不是別的，剛才在香港寺挨了這個人兩個嘴巴，心裏不大痛快，打算這時候出出氣，沒有想到過來一個，不是心裏所想的人，心裏不大高興，可也不能說什麼，瞪著兩個眼瞧著來人，只見來人把劍順過來往左手裏一捧，右手并二指一點道：「嘿，你瞧你這小子，怎麼出來這末垂頭喪氣，八成兒你的魂先走了吧。你倒是姓什麼叫什麼？說說講講啊！周隆這才醒過味兒來。忙把手裏雙斧一合道：「呸！你要問我，我是你一個人的周爺爺！你這小子奶黃沒乾，胎毛沒退，一身癆病，既是活膩了，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快說出來我好打發你回去。」那人哈哈一笑道：「你要問我，我是你一個人的活祖宗，病瘟神潘瑤。別走，給我餵餵傢伙！」說著話，劍就到了，頭一手一平推禹浪，「劍尖對著周隆心口扎去，周隆左手板斧，往上一擦，右手斧劈潘瑤頂門，潘瑤一看斧到，斜身一跨，斧子就空了，橫手裏劍往裏就抹，這手兒叫「順手推舟。」就奔了周隆的脖子，周隆一坐腰，劍過了頂門，好狠潘瑤，不等周隆返招，一坐手腕子，手裏劍直着就劈下去了，周隆也知道不好，剛喊出一個哎字來，呀

字沒出口，這劍就劈上了，唳呀一聲，一個人成了兩半個，死尸撲咚摔倒，最可慘臨死兩把板斧，都沒有撒手。人就完了。周隆一死，羣賊又是一亂。黃偉一看，這個手兒可不軟，不能隨便對付，這裏除去自己之外，就是縮地判官喬旺手裏不錯，人家可來了五個人，這頭一個手裏不軟，底下那幾個也絕錯不了，這裏離香檀寺又近，自己的人來得不多，這回實在是上了歐陽平一當，千不該萬不該把龍玉柱給打傷送到香檀寺，激怒人家，第二不該留住錢鼎不放，這件事真是糟透了，如今簡直打算收都收不住，沒有法子，只好硬著頭皮往下幹吧，只要來人沒有特別另樣的能耐，可以暫顧一時再說，想到這裏，便把手裏蠅刷一擺向潘璐道：『你這個癆病鬼，手底下怎麼那樣黑，竟敢傷害我們的朋友，今天對不過，我要把你的性命留下，給我朋友報仇，癆病鬼，你就過來領死吧。』潘璐哈哈一笑道：『雜毛兒老道，咱們不用關口齒，你要是個好的，咱們可以過過招瞧瞧，還不定誰行誰不行呢！』說著話雙手一托寶劍就奔了黃偉心口，黃偉的本事，要跟周隆一比，那可就差到天上地下去了。一看劍扎心口，並未躲閃，一揮手裏蠅刷，從底下往上撩，潘璐心裏正在高興，心說你這老道，可真是目中無人，竟敢這樣大意，今天要不讓你吃點虧，你也不知道天有多高？地有多厚？一坐腕子，往下一壓劍，意思之間，打算把黃偉蠅刷給他削折，誰知這回可上了大當，就在潘璐手裏劍往下一挫，黃偉微微一笑，喊聲：『得罪了！』只把手裏蠅刷往起一揚，只聽嗖的一聲，噹的一聲，潘璐手裏這口劍，早已撒了手，扔在地下。出其不意，還真吓了一跳，趕緊撤身就走。黃偉並不追趕，哈哈一笑

道：「朋友慢走，恕黃偉無禮了！」一句話才說完，嗖的一聲，棗紅臉的那個人進了過來，單手倒提劍一拱手道：「道長，在下鐵鶴鶴計迪，方才那位是我一個師弟，初學無能，在道長面前獻醜，計迪也沒有多大本事，請道長賜教幾招，請！」說著劍一倒頭，劍尖扎黃偉的肚子，黃偉往旁邊一閃，劍扎空了，不等黃偉回手，斜刀往裏一掛，撩黃偉的左膀，黃偉喊聲：「來得好！」舉手裏蠅刷桿兒往劍刃上楞壓，就聽噹的一聲，計迪虎口震烈，劍也差點撒了手，趕緊往回一撤身一抱拳道：「承讓，承讓！」退回去了。黃偉連贏兩計兩個，心裏可就有了主意了，把蠅刷一背，笑著向那正中間站的少年道：「朋友，我有兩句話咱們先談談，您要聽着對咱們就辦，您要聽着不對，咱們再動手比試，您瞧好不好？」那少年把眉毛一挑道：「什麼話你說吧。」黃偉道：「我看你們幾位，一定是香檀寺約來的朋友，今天到這裏，當然是爲的那位姓龍的朋友受了點委屈，我可不是怕誰，實在這件事，我們也有點不對，這可不是一個人辦的事，因爲從前我到過一趟雪嶺，被孫剛孫志柔傷了我的徒弟范玉海，削折一脚，成了殘廢，如今捱辱一頓姓龍的，也不過是取個拳來脚往，我們和香檀寺定的約，已然沒有多少日子，所以我想還是等到了日子，彼此再正式比試，今天你們傷了我們一個朋友，也算白傷了，你們幾位可以退出靜遠堂，回你們香檀寺，我們傷的你們這位朋友，也算白傷了，你們趕緊可以把他背走，咱們暫時留著這點和氣，容日再會，不知你們幾位以爲如何？」那少年一聽，正在猶疑之際，旁邊那個黑臉的，却狂吼一聲道：「雜毛兒老道，別廢話，你把我們的人都傷了，現在還要說便

宜話，你未免欺人特甚，今天我們既來到這裏就得分個強存弱死，旁的話都教費話，接傢伙吧雜毛兒老道！」話到劍到，這劍就劈下來了，黃偉今天這幾句話，還真是肺腑之言，他倒不是怕這幾個，實在他准知道香檀寺離着會期不遠，來的人一定少不了，這裏硬手還全都沒有到，又因爲自己一時氣憤，悞聽歐陽平的話，傷了龍玉柱，困住錢鼎，如果屈士和袁濟到了這裏，知道這種情形，也必不以其所爲爲然，所以雖然傷了一個周隆，自己還能壓住氣，本心以爲我連贏你們兩個，再跟你們說這話，你們還能不認頭嗎，他那裏知道，來的這幾個，鐵鷄計迪，病瘋神潘璐，鴛鴦劍汪瀾，水底龍朱志，這四個原是師兄弟，又是拜兄弟，情同骨肉，義共生死，如今四個裏頭，倒有兩個叫人家給打回來了，那兩個焉有不急之理，什麼話還能說得進去？水底龍朱志心說，我們真要就這末一走，以後江湖上就不用走了，那裏能夠聽黃偉的，因此不等黃偉說完，劍就照著黃偉頭上劈去，黃偉一看不行，只好把牙一咬，幹吧。劍劈頂門，斜身一閃，劍就走空，跟著一扁腕子，劍奔黃偉左項，黃偉一坐腰，劍從腦門子上過去，跟著一撤，劍尖又奔了黃偉胸口，黃偉一吸氣一含胸，劍尖一軟，黃偉右手蠅刷往上一撩，朱志急撤，已然晚了，只聽噲哪一聲，劍起來足有三尺多高，噲的一聲，掉在地下，黃偉也明白這事情完不了，心可就狠了，不等朱志往後退，進步揚手裏蠅刷往朱志背上就戳，朱志也知道後頭是傢伙到了，打算躲開，准知道辦不到了，把眼一閉，靜待一死，正在這時，就聽吧噠一聲，嬌的一聲，一顆彈子，直奔黃偉手腕子，黃偉不能不往回撤步，朱志才得躲了過去，跳回來臉上又紅

又紫，用手一擦腦袋上的汗，暗說了一個險字。打彈子的正是汪瀾，一看朱志出去，准知道也佔不了上風，趕緊摘弓填彈，才預備好，朱志就被黃偉把兵器磕飛了，趕緊前把推弓，後把扣彈，正趕上朱志一退，黃偉一追，汪瀾的彈弓就撒了弦了，一彈弓救回朱志，就這一彈子不要緊，把黃偉給提醒了，先是跟婁辰一陣打，婁辰一不怕暗器，黃偉就把放暗器這番意思全忘了，如今忽然想起，爲什麼不再試一試？難道說香檀寺上來的人個個都不怕暗器？不管那些個先試下子！想著捏嘴唇一聲呼哨，暗令子就下來了。第二聲呼哨一響，羣賊當時站好，三聲呼哨一響，就聽叭，叭，嬭，嬭，一連聲響，這些毒藥暗器就全都打出來了。這五個人也看見了，可也躲不及，暗器一到，傢伙一磕，叭噠一響，裏頭出來一股子白烟兒，一陣香味兒，不由就要往裏頭吸，跟著一個噠噴，腦袋一暈，全都腿兒一軟，蹶蹶摔倒，傢伙也全撒手了。黃偉一看，哈哈一笑道：『我把你們這一般油蒙了心，渾包了胆不知死的短命鬼，放你們多活幾天，你們不願意，却一意來尋晦氣，如今待我一發成全了你們吧！』說著話往前一搶步，倒過手裏蠅刷，頭一個就奔了那少年頭頂砸去，羞著那少年頭頂，不到二尺，正在手裏一緊，忽聽房上有人喊道：『黃偉大胆！』一陣風相似，黃偉還沒得看清楚，就覺得有人在自己肩膀上橫着一靠，臂力足有千斤，自己吃不住勁，腳下一個趔趄，摔出一丈開外，身上還幌了兩幌，這才站住，不由大吃一驚，急忙抬頭一看時，正是自己師父的好友靜遠堂的主人劉玉琨。知道人家對於這件事不滿意了，本來沒來之先，師父跟人家提，只說是香檀寺百了，在今年四月二十八招集天下

英雄，講武論學，自己師父要求在這裏找幾間房，暫住些天，彼時劉玉琨還不肯答應，說是靜遠堂是自己一個修練之所，不能容留許多朋友，況且和香檀寺百了，也是至好朋友，絕不肯自己留住間人和百了爲難，是自己師父再三申說，只暫住幾天，絕不會惹出事來，劉玉琨才肯答應，及至大家到了這裏，恰好劉玉琨見面就說有事要走一遭，就在他走了幾天以後，把龍玉柱送了回去，晚上就有人到了靜遠堂，如今事情也出來了，劉玉琨也回來了，當然他是一定不肯答應，這件事恐怕是越鬧越糟，要按人家劉玉琨的能耐說，連自己師父都算上，准要跟他一手一式的比試，也不能是劉玉琨的對手，這現在事情擱在眼前，如何遮掩得來，只有硬著頭皮聽其自然吧，自己雖然這樣想著，可還沒有說什麼，却聽劉玉琨哈哈一笑道：「黃偉，你們一進門的時候，我曾跟你說什麼來著？我這靜遠堂，是個乾淨地方，不許你們在此胡作非爲，怎麼我才走了這末兩天，你們居然敢在我這個地方殺起人來了。你們胆子可真不小，我告訴你，從前你師父跟我一說的時候，我本不想答應，不過我想屈士和從前也是一個正人，雖然後來被事所擠，淪落到下五門，究竟他是個好人出身，所以我才肯答應，沒有想到你們這一班依然還是下五門的積惡不改，竟敢在我這個地方，殺害人命，把我一個乾淨淨的靜遠堂，毀得成了這個樣子，我有什麼得罪你們之處？姓黃的，你既敢幹，你就敢當，究竟爲什麼在我這裏持刀傷人，說出理來，饒你們不死，放你們走路，說不出實話，姓黃的我要叫你們今天全都另投人世，脫去賊皮！」黃偉知道劉玉琨是個能人，不用說自己這點功夫不成，比自己再高個三頭五頭的，也未必能

是對手，話口兒一緊，就知道事情不好辦，可也不敢不言語，想了一想，便笑着向劉玉琨道：『劉老大爺，您先不用生氣，聽我們把下情向您說一說，您要聽着對，您可以饒了我們，您要覺乎我們說得不對，您再想法子出氣，以您身上的體面功夫，要是殺我們這一堆，那還不如同伸手探囊一般嗎？自從您從這裏走後，我們就把大門一關，連出去都不敢出去，不是怕的百了和尚，是怕的劉老大爺您回來不肯答應，沒有想到，今天夜裏，也不知是什麼人走露消息，他們知道我們住在了這裏，頭一個來了一個禿子，口口聲聲，出語不遜，我們告訴他這個地方是您老人家的住宅，我們不能在這個地方說些什麼，叫他等到二十八在香檀寺見面，他是執意不聽，過來就動手，我們再三忍讓，實在是被逼無奈，才和他還手，沒有想到那個禿子手下真狠，過去只兩個照面，就把我們那個師弟周隆給廢在這裏了。您想我們都是一路來的，焉能見仇不報，因此我們把他圍住，把他拿了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又從房上迸下來五個，一句話不說，就過來動手，究屬我們人多，把他們也拿了，我正想吩咐人把他們先抬到後面，等您回來，再想法子，沒有想到您正在這個時候，倒先回來了，老大爺您瞧這個事怎麼辦？』劉玉琨久走江湖，對於街面上這點鬼吹燈，他還有什麼不明白，不由撲哧一笑道：『嘔！原來香檀寺上的人，都是這樣渾不講理，真是可惡的很，話既是說到這裏，我想爲人作事，必須要正大光明，不許有一些虧欠之處，現在雖說他不該私人到這個地方來找事，可是我們也不能把他們如何處置，最好現在趕緊把他們送了回去！交給他們頭腦之人，告訴他們有什麼話咱們是二十八香檀寺見面，現在

誰也不許找誰，那樣一來，可以看出我們的大仁大義，他們的不講情面，他們沒理，咱們有理，不知你們以爲何如？」黃偉一聽，這件事能夠這樣收篷，就算不錯，便趕緊答道：「是，是，慫說的是。不過我想可有一節，他們這班人，平常倚仗著莊沈兩個人的勢力，在外幾乎是無惡不作，今天我們拿了他們，再把他們放了，這原是我們一番好意，只怕他們不肯這樣想，還說是我們怕了他們，依我說現在趁著他們還都未醒，把他們往香檀寺一送，一則可以塞他們之胆，二來又可以免去許多麻煩，不知慫瞧著怎麼樣？」劉玉琨一聽，這明着是他們怕了人家，却故意說出這些門面話，使笑了一笑道：「那樣也好，也寒他們的胆，叫他們知道正人君子是怎麼一個辦事，事不宜遲，趁著現在天還未全亮，趕緊把他們送了回去，有什麼話，咱們是回來再說。」黃偉答應，當下兩個搭一個，兩個搭一個，全都給搭了出去，劉玉琨看見已然把婁辰等六個全都搭了出去，這才向黃偉道：「黃偉，你們說出話來，可不要口不應心，趕緊把他們抬了去，回來我還有話說，我現在到前邊去辦一點事，眨眼就回來，你們可以等我一等。」說著一塌腰，就跟一條箭相仿，當時沒了影兒，黃偉道：「好險好險，幸虧今天他沒有變臉，如果他要一個不買帳，今天咱們全是個苦，這都怪歐陽大哥出的主意不高明，幾乎沒有惹出事來。」歐陽平把狗眼一翻道：「你不說你沒有真本事，却會抱怨人，你怕事何不投到香檀寺去？」黃偉一聽，氣往上撞，很不得過去舉手把他給砸死，又不想，他無論如何，也是刺兒鳥，有功之人，無論如何，對於他也不能太過，只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反正上當是一遭兒，下次不來

就是。」黃偉這一句話不要緊，後來一條命就送在這上面。縮地判官喬旺向黃偉道：「黃大哥，你們爲什麼不趁這個時候，把那個姓錢的孩子也一齊放了回去，難道還非給自己留個尾巴是怎麼著？」黃偉一聽，對，趕緊到了後邊，把錢鼎用解藥給救了過來，可仍然細著。又把自己的解藥瓶，拿了出來，放在手裏，這大家才往前送，直送到香檀寺山門不遠，黃偉告訴錢鼎道：「姓錢的，今天我可把你放了，你那些朋友，都受了暗器，有一個受了火傷，這裏是一瓶解藥，你等我們走後，你可以大聲一喊，裏面自會有人出來接你，再見吧！」說著抹頭率領一般人就走了。錢鼎正要大聲喊嚷，只見遠遠一條黑影，如飛一般，就到了自己面前，低聲兒道：「鼎兒別喊。」錢鼎一聽，倏聲倏氣，非常耳熟，猛的思想起是左金丸俞伯玉的聲音，不由喜急欲狂，急喊道：「俞大叔，您快把我放開。」俞伯玉道：「小子別忙，我來解你。」過去把繩扣解開。錢鼎身上一鬆，少微活動一活動腰腿，這才向俞伯玉行禮。俞伯玉道：「現在咱們可沒有那個功夫。我告訴你幾句話你可以成名，你聽不聽。」錢鼎道：「那我有什麼不聽的。」俞伯玉道：「你把耳朵送過來。」錢鼎把耳朵送了過去，俞伯玉道：「如此如此，你就可以成名。」錢鼎道：「不行，倘若將來叫人家給戳破了，可大不是味兒。」俞伯玉道：「你還打算成一輩子名，不過臨時開開心，你瞧怎麼樣？」錢鼎道：「既是那樣，咱們就鬧一回玩玩。」俞伯玉道：「你可裝實在了。」錢鼎道：「我知道。」俞伯玉往旁邊一閃。錢鼎幾縱身來到廟門外頭，輕輕一敲門：裏頭小和尚出來問是什麼人？錢鼎一說，頭一個盧春就聽見了，趕緊往外就跑。

一把拉住錢鼎道：「好兄弟，你可想死我了。」莊化百了也出來了，錢鼎趕緊過去行禮，莊化道：「這些俗禮，都可以免了，我先問你一件要緊事，你從什麼地方逃出來的？你可曾看見左金丸俞侑子和一輪明月婁禿子？」錢鼎道：「俞爺我沒有看見，婁爺我看見了，現在正在門外。」莊化道：「爲什麼不進來？」錢鼎道：「不但是婁爺一位，還有我大師哥薛平，同著四位我不認識，也在門口，」百了道：「到底爲什麼不進來。」錢鼎道：「一位身受火燙之傷，五位受了毒藥暗器傷，不用說走，連爬也爬不動了。」大家一聽，全都哎呀一聲，撒腿往外就跑。來到外頭一看，那裏有人影兒。莊化這氣就大了，呸的啐了錢鼎一口道：「你這孩子，能耐還一點都沒有學著，壞到學會了，這是什麼鬧著玩的事，真是無禮可惱。」錢鼎一想，不用說這一定俞伯玉鬧的鬼，他把人藏起來了，跟自己開玩笑。這可沒有的事，便趕緊喊了一聲道：「俞大叔，俞大叔，你要藏着不出來，我可要罵了。」莊化一聽，就明白了，一定是俞伯玉教給他開的這個玩笑，便也幫著喊道：「侑子別玩笑，這裏有正經事呢。」連說了兩聲，却依然一點回聲兒沒有，便向錢鼎叱道：「你這孩子，這麼怎樣不知長進，頭一次不是因爲你，爲什麼會和刺兒烏結仇，不是因爲和刺兒烏結仇，我和你師父爲什麼進京跑這一趟？你身陷賊窩，大家著急，你師哥背了我們，私自去尋你們，也是他的滿心熱氣，直到如今，沒有回信，你想賊人對於我們恨之入骨，如果到了他們手裏，你想還會好著回來嗎？沒有想到你會全不在念，却一味嬉皮笑臉，全無緊慢，可惜你師父教你一場，沒有想到你竟是一個冷血敗血的孩子，實在可恨！」

「莊化從來沒有鬧過脾氣，誰也不覺得他可怕，如今這末一急，大家全都駭了怕，尤其是錢鼎心裏這份兒難受，簡直是說不出來了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忽聽大家一聲怪詭，眼前紅光一片，急忙回頭看時，可了不得了，香檀寺裏火光冲天，百了一蹶脚道：『這回可完了我了。』莊化過去，就要打錢鼎，吃包伸一手攔住了，莊化道：『錢鼎，你看你……』正在萬分焦急，却聽身後一聲長笑，十分刺耳，急忙回頭一看，不由喜出望外。要知笑的是誰。因什麼便喜？且看下回，便知分曉。

第三回 背城借一飛來異士 爲國喪元氣走英雄

只見這人身高不到四尺，歲數不過四十，八月天氣，上身穿著一件淺藍毛市大夾襖，長不過膝蓋，腰裏繫着一條青什布褙包，下身穿著一條深藍毛布的夾褲，繫著腿，腳下穿著兩隻山東式青布福字履。兩隻本色白布襪子，梳著小辮，又短又鬆，亞似一堆亂草，肩膀上扛著一個跟頭如意褙襖，上頭用青線堆了四個字，是「帶福回家」，正中中間一個大元寶，四外五個大蝙蝠，褙包上掛著一把沙酒壺，一根鐵鍋玻璃杆白料嘴的旱烟袋，一塊黑海子絨的荷包，旁邊兩個牛角盒兒，一個是盛檳榔豆蔻的，一個是盛火絨火鏈火石的，鼻子上架著一副黑大圓光的墨晶眼鏡兒，手裏拿著一把真正蘇杭雅式一百另八股細棕全金摺扇，搖頭幌腦，笑容滿面，站住那裏，衝著莊化，百了這一般人一陣敵笑，莊化和百了認得這個人，不由喜出望外道：『你老人家怎麼來了？』旁邊不認得的一聽，這是怎麼個稱呼？

看這個歲數，無論如何，也比這兩個人大不了，爲什麼對於他有這樣尊稱？正在一怔之間，莊化向大家一點手，給大家一引見，大家不約而同，全都呦了一聲：「噫！敢情是這末一位大英雄啊！」這位英雄，究竟是誰？咱們應當暫時不宜，還得把香檀寺這把火也壓一壓，暫時不救，另外把筆尖兒歪歪，單說一家子事。在紅羊之亂初起，正當天下承平無事，國家重文輕武，人民除去世襲武職之外，差不多都不願自己子弟去練冤枉功夫，實在也是沒有地方用，一旦事變陡起，當時急求武備，物極必反，竟把素爲文人不齒的武事又全都提了起來，只要習一拳一脚，一弓一刀，就可以投伍入營，兩個勝仗一打，當時就是黃馬褂大花翎，反比從前指着搖筆杆一步一步往上蹭的升頭快得多。那時久戰長江一帶，最負盛名的，要算張國樑張嘉祥。在從前他也是一個吃江湖飯的，爲人極有俠氣，又好交朋友，胆子也衝，手裏頭也好，在江湖上蔓兒很叫得響，手底下也有個千兒八百號人，他當著頭子，當時有句話是「拯弱抑強張嘉祥。」紅羊亂起，他帶著手下一班弟兄，投到廣西巡撫勞崇光營裏，偏是營裏人忌妬他的能耐，曾經多次想法子打算把他廢掉，但是張嘉祥，爲人機警，害他的人，始終沒有得手，後來他又投到向榮營裏，一見就加重用，轉戰多少省，提起張嘉祥，真是老太太小孩兒都沒一個不知道。那時蘇杭失陷，退守丹徒，因爲營裏缺少人才，便貼榜招求投效勇士。貼榜第二天，便有兵士從外面引進兩個人來，頭一個身高不過四尺，年紀不到三十歲，穿着一件兩截熟羅大褂兒，腳下一雙京造兒的福字履，梳着一條又長又亮的鬆花辮子，走道邁方步，一臉的書氣。第二個身高在七尺，也

就二十多歲，膀闊腰圓，穿一件米色斗綢長衫，腳下一雙青緞快靴。很夠個漢子模樣。張嘉祥看著一笑，趕緊讓座，兩個人謙恭了兩句坐下，張嘉祥問兩個人姓什麼叫什麼？到營裏都爲的是什麼事？那個高個兒的沒等那個矮個兒的張嘴便搶著說道：「回大帥，我姓趙，我叫趙大治，原是山東曹州府人。自幼從師學藝，實通武功，今聽大帥貼榜招賢，特來投効，爲國家出力。」張嘉祥點了點頭，又向那個矮個兒的問道：「那末你老兄到這裏來有什麼事呢？」那人似乎睡着一樣，聽見張嘉祥一問，猛的一驚道：「大帥說得是，大帥說得是，我叫王八屁。」張嘉祥把眼一瞪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那人急忙把雙手一拱道：「不要動氣，不要動氣，我姓的是天地元黃的黃，叫的是小大之大，玉璧之璧。我就是這常熟廉塘的人，我到這營裏來，是要尋長毛子晦氣。」張嘉祥一聽，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急忙把臉容一正道：「我這裏是軍營，你不要在這裏胡言亂語，我看你一定讀書太多，中了書毒，神智已然失常，我們營裏，講的是砍頭流血，馬革裹屍，長的槍，短的刀，水裏來，火裏去，那裏用得著你這樣懶懶人物！還不快給我出去！」黃天璧一聽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大帥此言差矣！豈不聞聖人有云，兵在精而不在多，將在謀而不在勇，大帥雖勇，一身難敵萬夫，何況大帥你還提不到一個勇字，何以就這樣看不起人，豈不聞聖人又云，愚者千慮，必有一得，智者千慮，難免一失，未見大帥之前，以爲大帥是羊叔子岳忠武之流，既見之後，始知大帥最高不過項楚王，呂溫侯一派，這倒是我錯投了門徑了！」說到這裏，一聲長笑，就要往外走去，張嘉祥喊聲：「慢走！」在張嘉祥的意思，

是聽他說的話，彷彿有些來歷，叫他不走，再問他幾句，誰知旁邊同時來投効的那個趙天治，以爲張嘉祥動了氣，要拿他辦罪，自己才進營來，正沒有一點機會，可以略顯身手，這正是一個好機會，便喊一聲：「走不了！」一縱身，猛伸一掌向黃天璧背上抓去，在趙天治想，就憑黃天璧那個身個兒，這一掌下去，還不能把他給抓了起來，舉在手裏，拿他開夠了心，自己面子也掙足了，真是一件俏事，誰知道這一掌下去，大出所料，彷彿一隻手抓在大石頭上樣，又鐵又硬，正在沒地方下手處，却聽黃天璧一聲笑道：「困困，當心跌跤！」笑聲未住，趙天治早像一個棉花球兒一般，直飛向張嘉祥座位後頭去了。噹的一聲，撲咚一聲，嘩拉一聲，哎喲一聲，摔倒在地下。人也躺下了。茶几也碰倒了。茶壺茶碗也摔碎了。張嘉祥不由狂叫一聲：「好！快請坐！快請坐！」黃天璧回頭又是哈哈一笑道：「大帥，你們這軍營裏頭真是兇來兮，用我就用，不用我就走，怎麼進了這個門兒，就要長的槍，短的刀，水裏來，火裏去，方才要不是我馬革裹屍，幾乎沒有弄成砍頭流血，真是駭煞人哉！」張嘉祥這時候知道這個黃天璧，不是等閒之人，便趕緊陪笑道：「好朋友，不要見怪，請坐下談話！」黃天璧道：「大帥既是這樣爽快，我麼也就不客氣了。」說著話就要過去坐下，只見方才那位自告奮勇的趙天治還扒在地下沒有起來，知道方才自己使的身法過重了，便趕緊過去一把扯起道：「這位老哥，把我留下來了，怎麼倒躺在那裏歇起來，請起，請起，坐下好談話。」趙天治被黃天璧扯起，渾身依然酸疼，臉像紅布一樣紅，兩隻眼睛却不住滴溜溜亂轉。一聲兒不言語，坐在那裏發怔。張嘉祥却毫

不理會單向黃天璧道：『黃老哥，方才簡慢，實在對不過，望你包涵些！』黃天璧道：『啊呀帥爺，方才說過不要客氣，怎麼又客氣起來了，想我黃天璧一不想立功，求官，二不願害人發財，不過久在江湖，知道大帥素性豪爽，有俠士之風，不藏一點私見，我因為敬你是個漢子，所以才來這裏見你，如果我真要是爲了什麼官呀財呀的，不瞞你的話，姓洪的那裏，只要我肯去，我也可以當個什麼王？什麼侯的？何必一定要到這裏來？這是我掏真肚皮的話，盼你還是不要講客氣吧。』張嘉祥一聽，話是一點兒也不錯，便也哈哈一笑道：『這樣說起，我們就不要再說廢話了。黃老哥，我是喜歡喝酒的，我們弄點酒，一邊喝着一邊談着怎麼樣？』黃天璧道：『那好極了，我別無所好，只是喜歡吃個幾杯兒。』張嘉祥當時吩咐來人預備下酒菜，連那趙大治也讓在其內，三個人吃着談着，張嘉祥這才知道黃天璧是內家名手，當代武俠雲南野竹嶺聖手先生漆老師的嫡傳一派。不但拳術精熟，并且文學極爲淵博，又開得一手好脈案，竟是一個無所不通的博學。心裏十分敬服，越談越覺對勁，深恨相見之晚。旁邊却苦了一個趙天治，張嘉祥和黃天璧兩個滔滔不絕的說着談着，他却一句也搭不上腔，便也一盞一盞喝着，一箸一箸吃着。幸得酒飯量都還不小。這一席酒從申時直吃到亥時都過了。黃天璧微微伸了一個懶腰道：『我今天可是有些醉意了！你給我尋個地方睡一睡歇一歇，我可要連一步都走不動了。』張嘉祥道：『好，好，就在我這大廳後面一進房子裏歇一歇，那裏倒還安靜。趙老哥你也歇一歇吧。』趙天治趕緊陪笑道：『大帥不要張羅我，我還有一段功夫要用，大帥請休息休息，我用完功

之後，就在這大廳上歇一歇就行了。」張嘉祥也不多讓，便也笑了一笑道：「既是趙老哥還要用功。我也不便虛讓，如果你要休息，可以也請到後面客房，因為那裏比較可以清靜一點兒。」說着便站了起來，一伸右手把黃天璧左手挽住，往起一扯道：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」黃天璧也接一個下句道：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」張嘉祥哈哈又一笑道：「散盡黃金交遍友，」黃天璧哈哈也一笑道：「不遇知音莫輕談。」兩個人全都十分醉意，手挽着手嘻笑哈哈地向後邊去了。那些隨從軍士，一看主帥走了，便也全都跟着溜了出去，屋裏只剩下趙天治，往前看一看院子，回頭看看桌面，不由長歎一聲，兩隻手一搓，牙關一錯，啞支啞支亂響。微然臉上露出一些猶笑，急忙斂住，一伸手往懷裏一摸，嗖的一聲，扯出一把背兒厚，刃兒薄，把兒短，尖兒翹，明晃晃，雪亮亮，吹毛不過，殺人不帶血的解手刀兒來。先用兩個指頭一比，把刀子往下一扎，臉上又露出來一種猶笑，跟着把衣襟一掖，袖面兒一挽，捉了提靴子，盤了盤辮子，撲的一口，先把屋裏燈吹滅了，然後聽了聽四外連個人聲兒都沒有，這才往外走，來到籠子前邊，用單手一推籠子，提腰一甩身，人到了院子裏頭，四外看了看，依然一個人都沒有，這才順着前庭，往後院裏走去。走過夾道，忽然心裏一動，這件事來不得，就憑這兩個人，能耐那個也不在自己以下，張嘉祥走南闔北，什麼樣人他沒有見過，自己今天一時氣憤，冒險動手，只怕難討公道，莫若自己暫時忍耐，扔下這一套，另來一套，無論如何，今天所受的這一番羞辱，必須掃洗一下。當時這樣一想，趕緊又退回步來，回到屋裏，把辮子放下，袖面兒摺下，把那把小刀兒，

又依然還在貼身韜裏。盤着腿往那裏一坐，盤算了半天，彷彿已有心得，便微然又笑了一笑，坐在椅子上矜矜的衝了一個盹兒。猛聽得外面喊聲連天，炮聲震耳，急忙睜眼一看，張嘉祥同黃天壁已然都坐在那裏了。便趕緊站了起來陪着笑向張嘉祥道：「大帥您起得很早，我實在不恭了！」張嘉祥也微然一笑道：「不客氣，不客氣，老哥睡得太晚了，倒是我吵了您的覺了。」黃天壁道：「現在我們不是說客氣話的時候了，外頭已然炮火臨頭，咱們應當怎麼樣？商量正事要緊。」張嘉祥道：「是啊，現在我想蘇常業已失守，數年血水，完全白廢了，如果丹陽再要失守，太平聲勢，益發鞏固，地方人民就更受多受糜亂。我想不如趁着這時，開城一戰，能把毛子打退，固然至好，即使我方不利，我們也可以退出丹陽，免得百姓多受炮火之災。不過有一節，我這城裏，除去我營裏這些親兵之外，實苦沒有幫手，不瞞你們二位的話，在從前我張嘉祥向例沒有怯過敵，沒有請過幫手，如今時勢不同，恐怕我個人已然沒有揮戈回天之力，天幸二位到了這裏，我想就求二位看在一羣生靈份上，幫我一場，不知二位肯答應不肯？」黃天壁還沒有說出話來，趙天治搶過去道：「大帥您這話可說遠了，想我們原是國家的子民，享着太平的福，如今賊匪四起，擾亂承平，我們只苦沒有力量，可以把叛賊完全除去，現在大帥爲國爲家不惜千金之軀，爲人民除害，派在我們頭上，我們是沒有一個不願意替國家效力的，就請您分派吧。」張嘉祥道：「好！人人能像老哥這樣存心，長毛賊再多一點，也不必發愁了。現在就請您帶五十名親兵，先出城去會一陣，只要能夠和帥營裏兵到，我們這裏就可以解圍了。老哥

愈就辛苦一趟吧。」趙大治一聽，看了黃天璧一眼，微然一笑道：「就是吧。」當下張嘉祥撥了五十名親兵，告訴他們服從指揮，齊聲答應，當時去了。趙大治已然出了營門，黃天璧向張嘉祥笑道：「大帥你這件事，做得可不漂亮。」張嘉祥道：「怎麼講？」黃天璧道：「據我看這個姓趙的，可不是上流人物，一腦門子官迷財迷，這種東西，心裏那有國家？如果今天出去微倖勝了，他必要趾高氣揚，如果一敗那五十個人的命，就算扔在他一個人手裏，他會高來高去，一定可以跑掉，方才大帥又不是沒有看見，他從懷裏把刀子一掏出來的神氣，大有和我跟大帥一拚的意思，不過他又有點胆怯，不然的時候，恐怕已然做出來了。像他這種人，豈可完全信他？這件事豈不是做得不很漂亮？」張嘉祥微微一笑道：「黃老哥，你的胆子可就太小了，我明知道這個人絲毫用處沒有，不過他既投到這裏來，一則不好意思叫他過于掃興，二則這種人成事不足壞事有餘，我們城裏情形他大概已然全都明白了，倘若敵人一知底蘊，咱們城就要朝不保夕，至於那五十名兵，並非親近隊伍，也是最近招募來的，手裏能耐沒有，一肚子全是壞水，不拘撥到什麼地方，我全都不放心，所以我把他們攔在一起，只要在外面見過一仗，究竟他們是怎麼一擋子事，我就全都明白了，是好的再派到親營裏不晚，不行出去死了，省得將來，也得多提着一份心，這意思您看好不好？」黃天璧一聽，微然一笑道：「嗚！原來這裏頭還有這末多的潑子，可真不知道，可見大帥您算是特別能人了！」張嘉祥道：「黃老哥咱們別說客套話玩了，現在咱們得想個什麼法子，把毛子打退，不然的話，丹陽只怕難保。」黃天璧道：

「大帥這話是一點也不錯，不過我對於行軍打仗，今天還是頭一遭，什麼都不大明白，最好聽大帥指派，派我到什麼地方，就是什麼地方，別的不會，憑着兩膀子力氣，殺些個毛子，那倒不是難事，就聽大帥分派吧。」張嘉祥道：「黃老哥肯得這樣出力，足見是國家氣運未衰，想我自從投入營伍以來，大小仗見了總有二三百，却從來沒有自己餒過銳氣，這次不幸和帥大營被毛子打得七零八落，以致牽動全局，丹陽城裏的隊伍，除去我自己這些親兵，還可以打戰之外，其餘那些兵，原來就沒有受過訓練，有的最投降的毛子，有的是八旗營兵，那投降的毛子，多數家屬全在洪毛子那邊，他們被逼投降，是不得已的事，如果派他們出去，十分有九，可以反刃相向，派他們守城，他們就會斷了我們歸路，所以投降了這些人，不但不能添加實力，還得像防賊一般，估着人去看他們，至於那些八旗營兵，更是可恨可歎，對於行兵打仗，在平常時候，他們就是毫無準備，一天到晚，提籠架鳥，抽大烟，鬪紙牌，喝老酒，唱二簧，倚仗着一身虎皮，打街罵舍，坑蒙拐騙，無所不爲，弓不知怎樣拉，箭不知怎樣放，刀刃槍尖都長了銹，連擦都不擦，幾件新的號衣，都扒下來換了肉吃，不用說叫他們去打人，真要是打了敗仗，叫他們跑都跑不動，這兩天和營（和春大營）一敗，他們氣更餒了，派他們出發，打不退毛子，准把毛子給引進來，說起來江南第一座大營，已然冰消瓦解，何況一座丹陽小城，有沒有也沒多大關係，只是我張嘉祥這三個字，丟得太可惜了，如今有了黃老哥相助，也許會一戰成功，說句不吉祥的話，如果今天出去勝了自不必說，倘若敗了，我也絕不離開這座丹陽，只有一死報

謝國家了！」黃天璧一聽，臉上顏色忽然一變，急忙攔住道：「大帥，那裏就談到這一句，現在炮聲越發緊急，我們先想法子出去幹一下子再說吧。」張嘉祥道：「出去一定是

要出去，不過昨天我已登城往外頭看了一看，毛子一共分兵四面，却是紮了三座大營，他的意思，是空的那一面離着他們大營不遠，所以無須防備，現在我想就走他空的那一面，雖然一樣有兵，却不見得能擋得住我們，他們只要一敗，我們便乘勢前進，出其不意，也許能夠直逼到他們大營，成功固未可必，總可以挫他們一點銳氣，黃老哥你看怎麼樣？」黃天璧道：「這個法子實在不錯，可是有一節，我聽人家說過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大帥您現在就是國家的棟樑，黎民的福星，責任太重，無論如何，總應謹慎，毛子那種設備，安知不是故意做出來的圈套，我們孤軍深入，他們在後面一斷我們歸路，那時我們又應當如何？倘若一個有失，關係非小，我和大帥雖無深交，我敬大帥你是個漢子，所以才這樣冒昧直陳，大帥你還是珍重的爲是。」張嘉祥聽了長歎一口氣道：「老哥的話，足見愛我之深，不過事情已然到了這種樣子，也非人力所可挽回，只有聽之天命吧，我和老哥雖無深交，却是一見如故，老哥此來，絕不是爲了什麼功名富貴，一定是爲了不忍目觀人民多受塗炭流離之苦，才到這裏來的，可惜老哥你來時已晚，已成不治之局，今天如果能夠借着老哥的威力，把毛子打退一陣，那末也許還小有挽回，如今事不宜遲，我就同老哥一齊出去一遭，大丈夫臨陣，不言生死，我和老哥，各自努力吧。」說定這話，當時吩咐參將秦裕帶兵守城，又備了兩匹牲口，帶了親兵，把南門開了，城外毛子圍得水洩不

通，忽然一看城門開了，裏面闖出一夥人來，張嘉祥的威名是誰都知道的，如今一看斗大的旗子上綉着一個張字，當時心裏就是一驚。這時圍取丹陽的毛子首領，就是李秀成，爲人足智多謀，驍勇善戰，平時也知道張嘉祥十分厲害，今天却不少畏退，因爲知道丹陽已然不能再守，張嘉祥雖然善戰，其奈孤掌難鳴，絕難敵自己人多勢衆，如今看張字旗底下，一員清將，黃馬掛大花翎，手使一桿青鋼斬馬象鼻刀，坐下一匹棗色馬，真如天神一般。知道准是張嘉祥了，便回頭一聲喊道：『玉娃娃何在？』身後一聲應道：『程俊在。』從後面過來一個毛子，身高在五尺，細腰長臂，長得十分俊美，上身穿一件古銅色對襟的敝衣，上綉白鶴，下穿水青長裙，拿著百摺，足下一雙皮頭搬尖傻鞋，前髮齊眉後髮披肩，頭上戴了一頂馬牙色的草盔，上綉四個字是太平天國。坐下一騎白馬，手裏拿了一隻爛銀鎗。馬上拱手道：『有何差遣？』李秀成道：『前面旗下就是張老妖，丹陽正在他的手裏，抗拒天兵，與王爲仇，天父有命，派你火速將他拿下，以清妖孽。』程俊一聲應道：『得令！』雙腿一磕馬，就到了張嘉祥面前，一舉手裏槍，一聲斷喝道：『張老妖，你一向倚着妖國妖多，恃強胡作，我們天國在你手裏受的損失不小，今天已然兵臨城下，你還有什麼話說，你快快丟了傢伙，跟我到營裏去領罪，天王也許能夠恕過你的死罪，倘若仍是執迷不悟，只怕命盡今日，悔之晚矣！』程俊話還沒有完，張嘉祥一聲斷喝道：『活孽障，少說費話，看刀！』刀就奔了程俊頂門劈下，程俊往裏一裹馬，兩馬一錯刀就空了，程俊槍奔張嘉祥肚子扎去，張嘉祥一立手裏刀桿，槍就滑過去了，不等程俊撤槍，右

手一緊刀杆，左手往下一軋，刀就到了程俊的左肩頭，程俊往後一坐馬，馬往後一退，刀尖落下，程俊急忙用槍一支，刀落在外邊，幸喜沒有傷着，程俊暗說了一個險字。李秀成一見玉娃娃程俊不是張嘉祥對手，恐怕時候一長難免下風，趕緊一催自己坐下馬，把手裏開山斧，往前一衝，前來助戰，剛剛到了張嘉祥旁邊，傢伙還沒有托得起來，就聽耳旁一聲怪叫道：『臭反叛，不要以多爲勝，你家活爺爺黃天壁在這裏。』李秀成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准知道黃天壁是個有名在漢子，如何也幫了張妖，若果如是，只怕丹陽今天取不了。趕緊一勒坐馬，馬就站住了。往旁邊一看，只見旁邊一匹黃馬，馬上坐着一個青年，怯頭怯腦，活像是個書獃子，手裏並沒有拿着兵器，只是在右手裏提了一根馬鞭子，笑嘻嘻的看自己，李秀成雖然聽說過黃天壁，可沒有見過，如今一看這個樣兒，心裏不由一動道：『這個人八成不是什麼黃天壁，一定是個冒充字號的，且不要管他是真是假，無論如何，先給他一下子，想到這裏，連話都沒有再說，一舉手裏斧子，橫着照黃天壁項上就抹，黃天壁喊聲：『來得好！在馬上陡的一棍，一個人就不見了，李秀成正在一詫異之際，只聽耳邊嬌的一聲，叭的一聲，打個正着，正是一鞭子抽在耳朶上。不由破口大罵：『你這小妖，爲什麼暗地傷人，是好的出來比併比併。』罵聲未完，對面一聲叱道：『狗反叛，你家活爺爺又來了，你又當如何？』往對面一看，黃天壁依然坐在那匹馬上，絲毫未動。李秀成一看不好，心裏忽然一動，我們攻打丹陽縣，要的就是丹陽縣，旁的都不是正事，如今張嘉祥領兵在外，城裏必然空虛，何不先去取了丹陽，叫他失了依附之地，然

後再和他算帳，想到這裏，便不理黃天璧，却兜轉馬頭，往自己營裏就走，黃天璧不知虛實，便不往下追，回頭再看張嘉祥和程俊動手，要按武功說，張嘉祥比程俊高得多，早就可以取勝，只因程俊所使的招數，張嘉祥看着眼熟，一時却又想不起來，什麼人的傳授，真真之間，多看他兩手，把他逼住，然後再問他，所以程俊尚能在那裏支持，黃天璧却不明白張嘉祥的心思，納悶爲什麼和程俊一味遊鬥，不把他置于死地。正在一怔之際，却聽四面全是喊聲：「殺呀！殺呀！丹陽城，打破了呀！快拿張國樑張嘉祥啊，活擒的封王啊！弄死的賞一萬兩啊！殺呀！殺呀！殺呀！」這一陣狂叫亂喊，實在是驚天動地，雀走鳥飛。黃天璧一聽就知道不好，這一來軍心一定非亂了不可，果不其然，喊聲未完，清營的兵，當時就有往下退的了，張嘉祥一聽大怒，一磕手裏刀，向程俊虛幌了一幌，抹頭就走，程俊喊聲：「那裏走，磕馬就追。」張嘉祥准知道兩個人離得近了，陡的把馬一勒，猛的回頭一聲喊道：「無知草賊去吧！」回手一刀，往程俊胸前一刺，程俊一磕馬，往旁邊一領，意思之間，打算躲過，不想張嘉祥翻手往上一撩，正在右胳膊上砍的一聲，下去了有多半截。傢伙也撒手了，程俊不由狂叫一聲：「師父，程俊悔不聽你老人家話，如今命喪荒郊，實對不起海南子，你老人家教誨之恩了！」說着話左手反着把腰下佩劍撤出，一聲長笑道：「張嘉祥，俺今天成全你了！」張嘉祥本來就覺得程俊手裏功夫不弱，並且看出是自己一門所傳，只是認不清究竟是誰來了，如果不是今天事急，絕不肯傷了他的胳膊，及至一聽把程俊胳膊傷去，心裏正在不忍，忽然一聽程俊喊出海南子，這才猛的想起，可了

不得了，原來是自己師叔的徒弟，如今自己誤殺師弟，這可了不得了，又見程俊扯劍要行自刎，急喊一聲：『使不得！』打算過去用手攔擋時，因為二馬相距略遠，已然來不及，只聽嘩的一聲，劍入頸項，血噴出高足有七八尺遠近，死尸栽倒馬下，張嘉祥不由放聲痛哭，黃天璧始終不明白，急忙問道：『大帥，你把賊人殺了，可幹什麼又哭他？』張嘉祥道：『老哥你不明白，死人原是我的師弟，我因為和他沒有見過，一時才把他誤傷身死，這怎麼對得起我師叔他老人家？』黃天璧道：『那也無法，誰讓他甘心從逆，你們兩個人的地位，不如此又應當如何？況且他初見你面，他並沒有說出同門的話，等到快死，才說了出來誰有什麼辦法？假如他要把你置于死地，也許不會說這話了。如今大事要緊，這種事可以暫時不提，還是說現在吧。』一將將說到這句，就聽前面又是一片喊聲道：『殺呀！殺呀！快進城呀！殺他們鴛夫不認呀！』黃天璧道：『怎麼如何？快走！』兩個人拍馬往回走，剛剛到了尹公橋，前面的子授兵已然從對面過來了，張嘉祥就知道丹陽確已失守了，把牙一咬，嘔啞嘔啞一陣亂響，提刀勒馬，就把橋給衝住了，這時官兵已然所存無幾，看賊兵勢大，那裏還敢久待，有的丟下軍器，有的丟了號衣，四散逃命，只剩下二三百名親兵，依然呼號惡戰，個個都成了血人兒。黃天璧問張嘉祥道：『看這神氣，丹陽一定已然失守，大帥現在乃是千金之軀，還是把自己看重一點兒，趕緊退去，再謀恢復，不然可是與事無補。』張嘉祥長嘆一聲道：『老弟，想我張嘉祥，從前也是吃江湖飯的，自從飯正以後，國家實在對我不錯，我現在如果去城一走，那麼上無以對國家父母，下無以

對妻女子孫。今天這尹公橋，就是我張嘉祥最末的一段戰場了！老哥你沒有受國家的封典，你沒吃國家的錢糧，你可死之無名，急就快請吧！」黃天壁暗誇一聲好漢子，嘴裏可不能說出來，這末一會兒功夫，親兵又下去了足有百八十人，所剩不過百十來人，那賊兵就跟潮水一樣下去一層，又上來一層，翻波倒滾，尹公橋下頭河水都成了紅的了。正在這時，忽見賊兵後隊，突然一陣大亂，一匹青馬，上頭騎着一個人，滿身是血，直奔尹公橋而來，張嘉祥一眼看見，馬上不是旁人，正是昨日和黃天壁一同來投効的趙大治。不由大喜，剛喊了一聲：「趙老哥我在這裏。」黃天壁使道：「大帥不要近他，他可有詐！」張嘉祥道：「他渾身是血，那裏有詐？」話言未了，趙大治已然到了橋口，一拍馬使上了尹公橋，張嘉祥才說了一個趙字，只見趙大治隨的一抬手，一道寒光直撲張嘉祥胸口，黃天壁喊聲不好，舉手裏馬鞭子往上一磕，兜局趙大治出手快，黃天壁去手慢，雖然抽個正着，却是抽在那尾子上，叭的一聲，刀子尖兒一向下，正扎在小肚子上，張嘉祥狂喊一聲：「好小子，怎敢暗地傷人！」一揮肚子，摸着手子把兒，嗖的一聲，扯了出來，陡手向趙大治一扔道：「小子你也吃一刀！」趙大治見刀已然打中張嘉祥，心裏正在一喜，沒有想到張嘉祥竟是天神奇男，會把刀從肚子裏抽出來還殺了自己一下，却絲毫沒有防備打個正着，正在膝項之上，從前口通到後通，趙大治連話都沒有說一句，就神歸太平天國去了。這裏黃天壁看張嘉祥身受重傷，丹陽又已失守，大事已然全完，如今打算再走，恐怕都不容易了。正在略一思忖之際，只覺身下一軟，喊聲不好，急忙提身一躍，從馬上蹿到

要，一幌兒又是十來年，天下平定，靜極思動，把家交給一個族人管理，自己便走了出來，忽南忽北，行東就西，遇見不平的事兒，暗中管個幾件，遇見爲難的人，暗中幫助幾個，在江湖上暗裏兒（注卽名頭高大）很響，這次是在北京閒逛，忽然聽見大內丟了東西，出了告示是汴海莊化所作。他可知道莊沈兩個，也是成了名的英雄，絕不會幹出這路事，一定是有人挾嫌栽贓，不然就是另有原故。自己本來沒有事，聞着也是閒着，莫若跟着暗中探聽探聽，這事頭到底是怎麼回事，如果自己能夠幫忙，幫下子忙，也是好事，在北京待了兩天，沒聽見什麼信兒，正要出京，恰巧碰見多年不見的老友，醉判兒張翔，他鄉遇舊，自是十分高興，遂和張翔一談莊沈之事，張翔也是不信，黃天聲道：「現在不管事情真假，反正是有了這回事，我想在北京既是打聽不出頭緒來，無妨到京外再去探聽探聽，倘若能夠幫他們兩個洗清一下，總是自己的朋友，張翔道：『這件事我已然得着一點頭緒，因為我在城裏碰見一個朋友，是吃鏢行的，據他說起這件事是刺兒鳥撒的野火，並且聽說莊沈業已投案打官司，裏頭也明白這件事不是他們兩個所做，可是不敢替他們，派了他們拿辦這案子主犯，我原想到刺兒鳥去一趟，只因有朋友約之在先，讓我到長離山香檀寺去幫官了的場子，聽說對方就是刺兒鳥那一夥子，所以我現在預備先到香檀寺去一遭，一則幫助官了，二則可以探看刺兒鳥這一般人是不是都在那裏？倘若真是他們幹的，能夠在那裏弄出個水落石出，就在那裏把他們去掉，倒省了許多手脚，不知你有功夫肯到那裏去玩一趟不肯？』黃天聲道：『我現在一點事都沒有，到那裏去玩一趟也好，我

想莊沈南個現在也找不着一點路子，也許會到香檀寺去，多年不見，能夠見一見也好。」當下兩個人商量好了，便逕往長離山走去，到長離山那天，將將四月初四，兩個人一商量，暫時先到香檀寺，找了山腳底下，一家住戶，在那裏借了一間屋子。二人住下，夜間到香檀寺探了一探，一個人都還沒有，從此每天夜裏，必到香檀寺去一觀。這天一看見已然空了，就尋沈南個還沒有來，黃張兩個，正在商量要到下頭和人家見面，忽然看見遠遠來了一條黑影，直奔香檀寺而來，兩人彼此一怔，全身不覺大殿上頭，暗中偷看，只見來的這人，直奔配殿，剛剛要撥開門，忽然大殿裏頭也出來人了，各手一暗器，就把來人捉住了，提到大殿裏頭去問，兩個在外頭聽得明明白白，心裏這叫托尾巴，何妨也跟着下去瞧瞧，沒有想到，一時性急，黃天壁先跑下去了，俞伯玉想是北兩個人出來一陣苦追，黃天壁心裏有氣，盲了就叫不能辦事，這裏約好了人，在家裏打架，那會一點準備沒有，幸虧今天自己正站在莊沈一頭，如果不是這樣，香檀寺豈不大事全完。如今也不問青紅皂白，亂這末一追，什麼人也不該這末糊塗，因此一生氣，腳下一用力，俞斐兩個就明白了，分道一追，屢辰到了靜遠堂，俞伯玉還跟着往前跑，跑着跑着，黃天壁突然站住，俞伯玉一看，被追的忽然站住，吓了一跳，知道來人既敢站住，必是能手，不敢再行大意，刀還在鞘裏，背上扯出弓來，掏出彈子，一撒手叭叭叭就是三個彈子，直奔黃天壁頭上胸口肚子三處打去，却聽對面哈哈一笑道：「什麼人？別這末臉急，彈弓子兒可不是白來的。」俞伯玉一聽，三個彈子一個沒打着，這個手兒可比自己高得多，便趕緊搭話道：

「前邊是那位？在下俞伯玉在這裏下參了。」（註即行禮也。）黃天璧一聽是俞伯玉，心說好你個左金丸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迎頭先來三彈子，幸虧是我，這要換一個人，腦袋上挨了一下子，當時就完了，那還說什麼？看起來真是手黑，便又哈哈一笑道：「我當着是誰，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左金丸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彈弓打得真是不壞，不過我這身上沒有地方給你存着。還是奉還給你吧。」一句話才完，就聽嬌嬌嬌三聲響，彈子真比弓上打出來的還快，俞伯玉可不敢接，只好是提身往外一縱，耳聽在六十步開外，叭噠叭噠三個彈子全都落在地下，俞伯玉心想這事可太玄了，也明白自己剛才不應當先自下手，招得人家不願意了，便又喊道：「對面到底是那一位？方才實在是我失禮了！」黃天璧一看俞伯玉也躲過自己三個彈子，雖說沒有接着，可是也沒有打上，就得算不壞，又聽俞伯玉說的話，已然是賠不是了，便也趕緊說道：「我黃天璧，也來湊熱鬧來了！」俞伯玉一聽，倒吸一口涼氣，心說這個主兒，論起能耐，只在莊沈兩個之上，不在兩個以下，幸虧今天沒有鬧出大笑話來。便趕緊把弓一跨，緊走幾步，來到面前，深深便是一揖道：「我當是誰呢？原來是黃老前輩，實在想不到您怎麼會到這裏來了？」黃天璧道：「得了，得了，一說就算完，咱們還有正經事，咱們那個朋友，到什麼地方去了？這裏現在可不是安靜之地，一個不小心，就許鬧出事來，走，咱們趕緊往回去找他們吧。」說着話兩個人往回走，一邊就把自己同誰來的，到這裏來，是爲的什麼事，全都告訴了俞伯玉，俞伯玉心裏自是高興，不一會兒又快到了香檀寺，只見迎面來了一條黑影，還是真快。黃天璧道：「

八應兒，醉判兒張翔也來了。」趕緊一拍掌，對面也一拍掌，兩下全都站住。黃天壁道：「判官我把左金丸給你同來了。」俞伯玉趕緊上前又是行禮。黃天壁道：「咱們現在先用不用開這些虛文，你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張翔道：「你們給別插人尾巴，我給你們插尾巴，敢情出來的還不止是他們二位，跟着又出來了五位，全都奔那邊山腳地下跑去了。」黃天壁道：「既是往那邊去了，咱們也往那邊追。」說着話三個人順着那股山道，就往靜遠堂那邊跑去，及至一看見了靜遠堂三個字，張翔使道：「這就好了。又遇見一家老朋友。」黃天壁道：「誰？」張翔道：「這靜遠堂是劉玉珉的堂號，劉玉珉你跟他見過沒有？」黃天壁道：「是不是人稱八老裏的四爺？」張翔道：「對，對，對。」黃天壁道：「我沒和他見過，可是聽人提過，爲人很是正派，從來沒有幹過邪事，這裏就是他的老家嗎？」張翔道：「對。走，咱們叫門去，也許能打聽出一點什麼事兒來。」說着往前一邁步，上了台階，方要過去拍門，忽聽裏頭喊殺連天，急忙往後一撒身，向大家一擺手道：「不對，裏頭可動上手了，咱們先別叫門，上去瞧瞧再說。」三個人全都繞到後面，縱身上房，往下一看，只見地下躺着兩個，俞伯玉認得，一個是行刺的那個小子，一個是同自己一塊兒出來的婁辰婁拱北，地下靠北面站着一堆，全是刺兒鳥的。靠南邊站着五個，領頭的是火發兒薛平，其餘四個是潘瑤，汪瀾，計迪，朱志。俞伯玉一看婁辰躺在地上，心火一掃，就要下去，黃天壁一把揪住悄聲道：「你先緩一緩，他們都是下五門的硬手，憑真能耐咱們絕不怕他們，倘或要是遭了他們的道兒，那可是太冤，莫若少微等一等，看看

情形再說。俞伯玉只好暫時忍住，跟着五個人全都被人家用毒藥暗器給薰了過去，俞伯玉又要往下逃還沒有往下逃，就聽身後嗖的一聲，彷彿一陣風兒相似，縱到下頭一個，黃傳跟他一搭話，張翔就告訴俞伯玉道：「不要緊了，這就是房子的主人劉玉琨回來了。」果然真然，劉玉琨拿大義一責備黃偉，黃偉彷彿有點駭怕，答應把拿住的人全都送回香檀寺，黃天璧告訴俞伯玉就不用下去了。等到黃偉把那幾位和錢鼎一起給送到香檀寺，俞伯玉他們也在後面跟着，黃偉的人一走，俞伯玉便過去給他們一引見，又告訴錢鼎一套話，叫他進廟學說，原因素喜玩笑，到了什麼時候，也忘不了，錢鼎才一進廟，俞伯玉就告訴黃天璧張翔必須如此如此。黃天璧張翔也好熱鬧，當時答應，一時高興，張翔俞伯玉便把薛平，六個人全都帶到廟後，外頭廟門一響，大家全都出去，張翔帶着這幾個就進到廟裏，等叫火後貌薛平把自己使的成名兵器，烈炎筒取了出來，這種東西，彷彿像一根大竹筒子，底下有綳簧，上頭有鐵蓋，裏頭裝的是引火火藥，只要一扯那塊紅綳子，當時綳簧就開，裏頭火藥往外一噴，落在什麼上頭，什麼就得燒着，張翔告訴薛平預備着，聽自己令子就扯火筒。薛平道：「那可不行，這種火器，落到什麼地方，着到什麼地方，十分厲害，外帶着這不是本門所授，只因從前幫着龍頭溝羅漢崖苦瓢和尚修山茸廟，臨走的時候，苦瓢和尚便以此物相贈，雖經過有多年，却未一試，因為這種東西，不比尋常武器，如果一經施放，再打算把物弄滅，連自己也沒有那個法子，只有任他燒完，自行熄滅，所以輕易不敢一用。現在全都是同門，並且不是自己長輩的廟宇，倘若燒毀，那時師父一

到，性命難保，這件事可不敢答應。」張翔道：「原來這種東西，如此厲害，我倒不知道，真是這樣，可不是鬧着玩的，不過有一節，這種東西，無論如何厲害，反正也得落在東西上，才能燒起，我的意思，你只要能夠衝着上空，來他一下子，上頭既是任什麼也沒有，當然什麼也燒不着，不過爲的是吓他們一下子，我想也沒有什麼。」薛平可不知道誰把自己救出來的，心裏想着一定也有張翔在內，人家救了自己半天，讓自己辦這末點事，自己都不肯，未免不近人情，況且說明是往空中放，也許不會出什麼毛病，一時拘于情面，便點頭答應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咱們今天就試驗一下子，可是衆位都得往後邊退一退，免得落在身上，誤受重傷，那時可就不好辦了。」當下大家全都往兩旁一閃，中間讓出一塊空地，外頭錢鼎一嘆，莊瘋子一責備錢鼎，張翔一使暗令子，薛平把烈炎筒筒口衝天，往地下一抖，一扯手裏那塊紅綢子，就聽嘖的一聲響，鐵蓋往上一飛，轟的一聲，連薛平吓的都差點沒有撒了手，就覺手裏一震，轟的一響，先是一股黃烟，冲天而起，接着由黃而紅，由紅而紫，由紫變金，由金生綠，彷彿是年下放的萬花筒一樣，又光，又亮，奇彩繽紛，從地下通到天上，如同一條火龍蜿蜒相似。大家看得目瞪口呆，裏頭放火玩，外頭莊瘋子百了急的差點沒閉了氣，黃天璧一看這套戲法，實在不壞，不由哈哈一笑，莊化百了回頭一看，早就認得，不由狂喜，准知道黃天璧能爲高大，他要是能夠幫忙，于香檀寺大有利益，便趕緊搭話，又跟大家一引見。百了一時失神便讓道：「廟裏談吧。」黃天璧道：「那可不行，和尙你那裏太熱了。百了一聽，就明白了八成，便趕緊道：『黃

老，你不要誠心開我的玩笑啊，是那一位？你快給提一聲，別弄假成真，和尚可就苦了！」剛剛說到這句，就見火光登時忽的往下一落，全都熄滅，盲了才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！」就聽莊瘋子道：「別亂別亂，聽！什麼聲音？大家側耳一聽，聲音從廟裏出來，只聽有人道：『你們真正無禮已極，想我們弟兄，奉了老師的話，到這裏來幫你們的忙，怎麼你們竟敢暗自傷人，使我師弟身受重傷，實屬無禮，我自知能力敵不過你們人多勢衆，不敢自討無趣，不過也不便在這裏招你們看不起，如今同我師弟回轉勞山，等我師傅來給你們賠不是吧。』莊瘋子道：『不好，又出了岔子了。』不願衆人，長腰一縱，就進了廟裏，大家也跟着全都跑了進去，來到裏頭一看，薛平還杵着那根烈炭筒站在那裏一動不動，潘瑛，朱志，汪瀾，計迪四個全都抬頭看着大殿房上。也跟着往殿上看時却都連個人影兒也沒有。俞伯玉還回着一個滿臉長着長毛的一個老頭兒，正在低頭說話，莊瘋子可真急了，過去一把把俞伯玉扯住道：「傍子，你是怎麼回事？不管事情到了什麼時候，總是喜歡這樣玩笑，你看你把這理鬧得這樣亂七八糟，你的意思還覺得現在不熱鬧嗎？」俞伯玉道：「你先撒開手，我也知道這件事情是我自己弄糟了，不過有一節，現在這個岔子，可不能全賴我們，方才這兩個個人，聽他們的口吻，是勞山野馬嶺，黑綢那裏派來的，明着說是幫忙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，不得而知，可是在我想，他們既是不幫了他們師父差派，到這裏來幫忙，分明是名正言順，爲什麼放着正門不走，却要跑到房上來窺探，他們事先既沒有說出他們什麼時候來，我們又如何能夠知道是他們，況且彼此又全都沒有見過，他們

連個名姓不說，在房上一站，誰知道他是什麼人，不錯，是我給了他們一彈子，究竟傷在什麼地方，我們也有沒看見，據我想絕不是重傷，因為我的彈大，是往他肩膀上打的，至重也不過打得青腫，絕不至于受到什麼重傷，還有一節，重要是受了重傷，如何還能跑得那樣快？我想畢綱和你跟妮子，前者有逼死他徒弟雷那翠娘一場，絕不能就那樣無聲無息完事，這次派人前來，不過爲遮掩着人耳目，未必使是有什麼真意，現在借着這個題目，往回一跑，也不過如此，未必有什麼多大了不得，我還告訴你，畢綱這個老小子，他不滋毛就算完事，如果他要一定覺得他了不得，瘋子絕不牽連你，全有我姓俞的一個人担當，這還不行嗎？如今當着朋友在場，咱們弟兄先不提這回事怎麼樣？」莊瘋子一聽，長歎一聲，把手一撒道：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這一來可真沒有歇着的一天了。」百了怕是他們再鬧僵了，便趕緊從旁斡旋道：「事情過去了，咱們還是屋裏說話吧！」張翔黃天璧也覺着不是味兒，便也搭搭訕訕跟着大家往屋裏走，惟有薛平仍然站在那裏絲毫不動，錢鼎趕緊過去叫道：「師弟，你把傢伙收拾起來，屋裏去吧。」連叫三聲，依然不應，錢鼎一時情急，過去用手一推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薛平竟自應手而倒，曠略一聲。掉倒在地。錢鼎可真吓壞了，趕緊喊道：「衆位快出來吧，可了不得了！」大家又全都往外一擁，掌燈一看，薛平面如白紙，一摸腦袋，鎮手冰涼，原來不知什麼時候，已然氣絕身死，再往周身一找，在胸口上釘着一根四寸來長的小刀子，長血直流，十分凄慘，錢鼎頭一個就放聲哭起師弟來了。莊瘋子一蹶脚道：「這怎麼辦？真是我的命，這怎麼對得起

經鍋子！」俞伯玉這時候也傻了，瞪着兩隻眼，看着地下發怔，忽然把脚一躁道：「姓畢的你竟敢這樣暗地害人，對不過，我姓俞的也要對你不過了。」說着又向薛平屍首叨叨念念的道：「薛平，薛平，我這次實在對不過你，什麼人暗算的你，你可要記住了，將來你歸一點靈應，我必給你報仇，如若我口不應心，叫我也同遭慘報。薛平啊，薛平啊！」拉開聲兒放開嗓子這末一哭，大家也全都跟着一陣兒哭。黃天璧張翔心裏比旁人還難受，事情原與自己無干，無緣無故，只因一時耍笑，竟會鬧出這樣大錯，如果不把這件事情給管完了，一輩子名氣，就算全完，當下兩個人可什麼也沒說，反倒過去攔住衆人道：「衆位也不必過於難過了，固然這次事情，出于耍笑，實難說也是命該如此，死的不能再活，哭到明年也沒用，衆位先想法子把死的安頓起來；從我們這裏說起，誰不給姓薛的報仇，就算不是受過父母精血的人。」大家一聽，這才止住悲聲，百了告訴徒弟：趕緊預備棺木，衣裳可沒有，因為山裏僻靜，沒有地方去置辦那些東西。棺材也不過就是四塊板漆兩個堵頭，四月天，南邊地方，真等不了，棺釘一得，把薛平搭在裏頭，往廟後一埋，大家又全都哭了一陣，亂過之後，又問了問婁辰潘應輝連堂那邊情形，以及如何出險，全都細說了一遍。不一時，天已大亮，大家全都無精打彩，坐在殿前發怔，忽然廟門響，有人進來報，徐州曹鳳占和萊州諸午清到。剛讓進來，外頭又有人報，揚州三勝鏢店神槍教師陶達和笑判官馬彰到，才讓進來，又有人報外頭來了一個姓姜的，還同着一位姓鮑的一位姓花的，打聽莊爺，到了沒有？莊瘋子剛在一怔，馬彰道：「沒有旁人，一定是姜謹跟那兩

個班頭鮑方花達。」莊瘋子道：「他們怎麼也來了？」馬彰道：「這一定是聽什麼人說了，請吧！」不一會兒果然是姜謹，鮑方，花達從外頭走了進來，馬彰迎着頭兒道：「喝！你們幾位怎麼也來了？」姜謹道：「您這說來，我們這一陣好跑，追到什麼地方，都弄了一個尾子。我們這是從東京趕到，您說知道我們跑了多少路了。」當下大家彼此引見過坐下談話。莊化一看來的人位雖然不算太少，可是真正大能耐的，除去醉判兒張翔和黃天壁之外，簡直就沒有什麼出色人物。這次遇見馬彰是有志和這邊做難，可就許請出幾個有頭臉的人來，真要是不能把他們制服，大肉去的寶物，就不用打算再拿回來，不但身敗名裂，碰巧還許鬧出熱鬧官司打打，這可真是一件糟事，心裏正在想着，却聽黃天壁道：「當家和尙，我這次到貴寶寺來，您可並沒有對我，我只是聽了這位醉判兒提起，我覺得這個熱鬧不可不瞧，沒有想到，才來到這裏，就遇見這末一搭子逆事，按說可是與我無干，不過有一節，彼此既是朋友，心裏可不該存爭，我有幾句話，打算說出來大家商量商量，不知和尙你的意思如何？」百了趕緊合掌道：「阿彌陀，衆位朋友，看得起我，到這裏來幫我的忙，無論有什麼高見，無不樂從，那有不願意之理，您有什麼話只管說吧。」黃天壁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可就要說了。想現在離着兩下見面的日子，已然沒有多少天，咱們這個可不是孩子鬧着玩兒，這是一刀一槍拚命的事，咱們這邊知道約人，他們那邊，也沒有個不約人，咱們這邊，誰高誰低，我可全不知道，現在第一樣要緊的，就是咱們這裏一切都應當有個預備，人家那邊來人，是不是在正日子以前，就投到咱們這裏來，咱們

總得給人家預備下地方，等人家來了，當時就可以有個辦法，省得臨時措手不及，第二誰該管什麼，也應當分配分配，無論有什麼人，也好責成這個該管的，免得人多事亂，沒人担沉兒，又出麻煩，第三應當立出幾條規矩，凡是咱們這邊的人，都應當一律遵守，以免再出岔子，即如今天這件事，第一廟裏不該沒有輪值守夜的人，以致被人暗地進來，幸喜來的是個草包，倘若是個大手，咱們豈不吃了大虧，第二薛平他們不該無命私自出廟，現在固然是被人暗中害死，覺得可慘，其實說真的，昨天沒有劉玉琨趕回來，早已把命送到靜遠堂了，那還不但是薛平一個，連那幾個回去的，也全都得喪命靜遠堂。第三不該該諧正事，昨天要不是因為打哈哈湊熱鬧，也絕不會鬧出那末大的事來，規條一定，大家都遵守，無論如何，再也不會鬧出額外生枝的事來，這可是我這末幾句沒有多大見識的話，請大家想想是該行是不該行？我可沒有一點私意。」頭一個莊化，就拍巴掌道：「您這話說得太好了，就請您替給主持一詞吧。」黃天靈道：「那可不成，我說說還可以，叫我辦可不行，第一，這裏我不熟識，那位長於什麼？我不知道，這裏地理風俗，我是一概不懂，那怎麼能辦這路事，我並不是推辭，我實是辦不了，這末辦，那位領頭兒，我可以幫個忙兒，據我看莊爺您就好。」莊化道：「那可不行，這裏是在別處，我一定不推辭，在這裏連我帶經鍋子誰也不能應，我們這次京裏的事，大概您也全都知道，我們現在腳步不對，這裏的事，說一句不夠朋友的話，真要是見着我們對鬍子，我們是當時就得走，真要是担着挺大責任，拱手一走，那怎麼對得住諸位朋友，不走我們也不好辦，您想我這話

有理沒理？」黃天璧一點頭道：「對，這話倒是不錯，不過無論如何，也得找出一個人來才行不是！」莊化四下一看，忽然用手一指道：「衆位，您瞧這位怎麼樣？」衆人順着指頭看去，不是旁人，正是狗屠戶方衛，便都一口同音道：「好！就請方爺幫忙吧。」方衛一看，微笑一笑道：「衆位，今天這件事，既是必須有這末一個人，派在我的名下，我也就不包再推推讓讓，不過可有一節，辦這種事，可是一個挨罵無功的事兒，醜話先說頭裏，我請幾位幫忙，可不算我指派誰，那位覺着不合適，也可以當時說話，咱們再請別位，可別抱怨我姓方的不是，還有一節，我說出幾節事兒來，大家憑着朋友的熱心，江湖上的義氣，維持着這個場面，可別我說之在先，衆位必要犯之於後，其實我可也不能把諸位怎麼樣，不過諸位可就失去對朋友這番意思了，衆位以爲是這樣，我就說說，衆位以爲沒有一定非得這末一場，那咱們就算沒說，不知衆位以爲怎麼樣？」大家一聽全都一口同音道：「方爺有什麼話您就說吧，我們都願意聽您的。」方衛護手一拱道：「承愛！承愛！剛才黃老前輩所說的話，一點兒也不錯，辦這末大的事，連一個誰管什麼都不分出來，實在是辦不了事，現在咱們先從這邊請起。第一位廿八掌廿老弟，請您同潘璐潘老弟同到門簿，無論什麼人到了，先把人名地名打聽明白說上。咱們好知道來了多少位人，怎麼個預備。」廿陸一聽，趕緊答應。方衛又道：「這第二位請三勝藥店陶師傅您同矮脚龍上界老哥，曹鳳占曹老哥，豬午清諸老哥，計連計老弟，婁辰婁老弟你們幾位專管招待各位朋友，因爲你們幾位眼皮子雜，認得人多。」陶師趕緊站起來道：「您既那末分派，我

可不敢不答應，不過我可認得人不多，還得求他們幾位多多徇勞。」方衛接着又道：「靳奇靳老弟，您同着汪瀾汪老弟，朱志朱老弟，姜謙姜老弟，鮑花二位大哥，你們幾位，專一四外哨探，方近左右，有什麼地方，可以住人？什麼地方住的人可疑？想法子探聽回來，這件事可是要緊，無論如何，只許在暗中，千萬不要叫人家知道了點子，爭鬪起來，那可就添了麻煩了。」靳奇一翻白眼道：「就那末辦了，可是打聽得着打聽不着，不能說一定。」方衛走到黃天璧，張翔面前，深深一揖道：「兩位老前輩，我是禮下于人，必有所求，這件事可得請您二位多多居間。」黃天璧一笑道：「您有什麼事，只管吩咐吧。我們是能幹必幹。」方衛道：「我先謝謝。我想現在離着兩下見面的日子，已然沒有多少天，他們那邊來的人，必也已然到了不少，不是咱們不請他們，他們裏頭可是人太不齊，難免有自以為不錯的，到咱們這裏來找便宜，自去不敢，明着不敢，黑天半夜趁着人們睡着，來一個撥門而進，固然說咱們每家必那末死，可是也許一個大意，他們那撥兒下三濫，就許給你來根薰香，或是給你來一把火，老虎還有個衝盹兒時候，這個咱們可是不能不防。旁的人一則江湖道兒他知道的不多，就許有個瞧不透，二則手底下也不行，真要是遇見硬手，也許失了風，那可不是鬧着玩的，這裏沒有旁的說的，我也不是捧您二位，這裏頭講長的講短的，講文的講武的，那一樣兒也騙不了您二位，這件事就求您二位同着我那位請哥哥紀爺，窮哥哥包爺，窮弓聖手俞老弟，你們幾位，白天沒事，每天晚上，求您看看風從那邊來，水從那邊到，那就可以萬無一失了。」黃天

壁哈哈一笑道：「好你個宰狗的把式，真是一點虧都不吃，剛才我就說了那末一句，您就把這把鎖給我鎖在脖子上！誰讓我說的？我答應你了，如果夜裏出了事，你就跟我說。」方衛道：「得，我先謝謝。」說着又向方紀方綱道：「二位是大哥，別的事不敢拜煩您二位，您是老把式，請您從明天起，看着他們徒弟把場子圈了起來。什麼叫高，那個叫低，墊坑子，舖沙子，埋樁子，立竿子，可都聽您工作的了。」方家弟兄趕緊一抱拳道：「是，明天我就帶着他們把場子給您鋪上，能用不能用，您瞧完了再說。」剛剛說到這一句，就聽屋裏像起了一個焦雷相仿，震了大家耳朵一下子。「嘿！我說那個廚師父，你怎麼把事情都交給人家了，我怎麼一點事兒都沒有？你可不公道！」大家都全抬頭看，說話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官老爺馮溥。方衛先是一皺眉，跟着「嗚！」老爺，我可不是把您給忘了，因為您管的事，比誰事兒都大，所以把您關着發後頭了。現在可要求您辦點事兒啦，咱們這裏跟人家比能耐，全得仗着什麼？」馮溥一伸胳膊道：「憑這個。」方衛一搖頭道：「不對。」「拍肚子道：『憑這個。』馮溥也一搖頭道：『我怎麼不明白，打架幹麼憑肚子？我不懂，』方衛道：『敢情你真不懂，聽我告訴你，打架所仗着胳膊有力氣，可是肚子裏不吃飯，膀子上從什麼地方能來力氣，所以打架先得把肚子吃飽了，你說對不對？』馮溥一聽樂了，哈哈一笑道：『小廚子，你說得真不錯，肚子不吃飽了打不了架，可是這件事礙着我什麼了？我又不會煮飯燒火。』方衛道：『那裏能夠求您燒火煮飯，不過您想現在咱們人是多的，飯要是不預備夠了，吃不飽那裏能夠打架，現在我打算

請您到後邊看着廟裏徒弟煮飯蒸飯，怕是他們不是嫌人多，就是嫌累，他們就許不管，那一來多耽誤正事，所以我想請您多多辛苦，一天到晚，您可也別離開廚房，千萬別讓他們把飯給耽誤了。這件事太要緊，派別人我簡直不放心，沒別的您就多辛苦一點吧！」馮溥也學黃天璧道：「好你個宰狗的把式，真是一點虧不吃，剛才我還一句沒說，你就把鎖給我鎖在脖子上了，誰讓我說了，那天我不罵你，你就跟我說！」大家一聽，不由全都笑了。方衛道：「咱們現在也就有這些位就夠了。如果再有旁的事，咱們再想旁的法子。」跟着又說了幾條暫時的規矩，什麼不准正事談話，什麼不准無命私出，不准酗酒，不准亂言，一共說了有個十幾條，請大家以江湖義氣當先，共同遵守，大家全都答應。百了一看事情辦得不錯，人位來了不少，心裏十分高興，才要向方衛說幾句客氣話兒道個謝，却聽外面一陣脚步響，小和尚飛跑進來道：「一回師傅，外面來了一個老師父，手裏拿着一個包袱，他說他那包袱，裏頭的東西，值兩千銀子，叫您快點拿錢去買，要是功夫一大，他就走了，您要等他一走，您就得瞧瞧去吧。」不但百了，連大家聽了都是一怔，全都站起身來，往外就跑，來到廟門一還俗，師傅您快看，更是事出意外，要知又有什麼怪事，且看下回，便知分曉。

第五回 老禪師苦口痛陳詞 小壯士隻身掛羣寇

只見門外站着一個老和尚，年紀總在八十開外，精瘦的一張臉，滿都起了縐紋，左眼睛了

一隻。眯縫着右眼，一點精神都沒有，穿著一件破爛不堪的灰色僧衣，腳光着穿兩隻破草鞋，手裏拿着一個黃色小包袱，滿臉帶氣，在山門口一站，再看百了已然跪在地下，不住磕頭，連莊黃這班人，大家都不認得這班和尚是誰，可准知這們老和尚必是世外高人，不然的話，百了決不能給他磕頭，瞧那模樣，並且還真像看有點駭怕，正在詫異之間，聽老和尚有聲無氣的道：「叢牧，你怎麼越來越不長進了，你可記得從前在你沒人佛門時候，我跟你說過什麼？出家的人，必須清心見性，萬念莫起，獨自修爲，你怎麼毫不在念，惹出許多外魔侵擾，你也不想，自古到今，那有幾個殺人放火的菩薩，你如果不是輕視佛門，怎麼把相依爲命的度牒衣鉢，都付與人家拿走？你不但不去找尋，反在這裏一味胡鬧，可見你是入魔已深，無可救藥，若你是與佛無緣，今生魔障，我從前一時不慎，誤收了你這樣一個弟子，得罪了佛不少，如今我三戰三此罪，只有讓你還俗一法，好在衣鉢戒牒，已在我手，無須跟你多說帶話，今大前來見你，只是給你送一個信，以後不要再說是佛門弟子，更多造惡孽，更不要提起誰把你引入佛門，免得我爲你受人譏罵，不過你我師徒一場，我不忍見你死後墮入泥犁，再忠告你一句，從此離脫佛門，還要徹悟改悔，不可再加罪過，免得露骨揚屍，不啻善終才好。話說這番句，要你好好自修爲吧！」說完撒身就要走，百了跪著往前一揖身，把老和尚抱頭大哭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已知事情做錯，不過這件事情，還有曲折，弟子自証受師父接引，得人佛門，從來沒有做過什壞事，只因有人找上弟子出家，來一嚇怕，幸大具靈性，幸蒙師父接引，弟子等三無去惡業，才想起如今這無端

法，不過是想要在這無法之中，找出一個法子，把弟子失去的東西找回，並沒有殺人放火這種念頭，現在既是衣鉢成牒，都在師父手裏，請師父念在弟子苦修不易，把衣鉢成牒，依然賞還弟子，願從此起，再不多生一事，長拜拜師，不出山門一步，就求師父慈悲弟子才好！」老和尚微微冷笑一聲道：「罷教，你到現世，還想欺騙我嗎，佛說為人慎勿造因，你現在已然造下惡因，豈能容你消滅，你殺人一命，人家要你一命，冤冤相抵，如何能夠解脫？你想人家與你絲毫仇怨沒有，如何便言來尋你的尋高，即便一時意氣相爭，也應時存退讓，怎就不顧一切，毅然下手，一日之間，慘殺數命，還敢粉詞遮飾，就你一切行為，全無佛家一滴善相，將來必難良果，我是憂莫能助，救你自己做去吧！」說完一磕百了的手，邁步就走，大家這時候才知道來人是真的師父，雖然不知道准爲的是什麼，可是也聽出一點意思來，再看百了急的那個樣兒，光其面道關係不小，本來就預備去和申說申說，沒等張嘴，一看要走，那如何能放，過去就高聲叫住了，頭一個是靳奇過去一揖道：「老師父您這從什麼地方來，聽您說話口氣，分明是個異老方丈到了，爲什麼過門不入，莫非是嫌我們在這裏攪擾了？來，來，來，您把何准賣給我，請您到廟裏歇一歇。」說著過去就迎接那個包袱，靳瞎子也是一時驚急，說可就偷了眼方，他只以為這個老和尚是百了出家的師父，高也沒言看出老和尚是怎麼一個人物，苦子可就逮上了，手才一挨着那個包袱，就聽老和尚一聲怒叱道：「你這黑瞎子，真乃無禮，我好好一個徒弟，就壞在你這一班無賴的手裏，今天還敢口舌搗亂，什麼東西！」說著話單胳膊一震，五爺靳

奇，就覺乎伸出去的手發麻，知道不好，打算再撤，可就不行了，噫的一聲，靳五爺那末大的英雄，竟會摔在三十步開外，仰面朝天，摔倒在地下，莊瘋子早就看出老和尚不是等閒之人，正要過去解說解說，沒有想到靳奇已然摔了出來，心裏也很不高興，不是別的，靳奇過去並沒有惡意，何必竟下重手，使人難堪，這一定是自己覺乎自己本事太大了，未免有點以勢欺人，別人在乎這個，姓莊的走南闖北一輩子，可沒摸過這個，今天是姑娘是小子，得抱出來瞧瞧，是騾子是馬，得拉出來瞧瞧，想到這裏，就要過去，剛一邁步，却聽身後一聲高叱道：「你這個老禿小子，怎麼這末不識時？你爲什麼把我賭哥哥給弄了一個根頭？你不知道我跟前就是這末一個嗎？別走，給我留下半顆禿葫蘆！」話到傢伙到，一對錘帶著風就奔老和尚腦袋砸去，這回可把官老爺馮溥給吓壞了，馮溥跟靳瞎子很是不錯，今天一看靳瞎子讓老和尚給扔了一個跟頭，這一腔子心火就撞上來了，沒等別人說話，一掄手裏錘，左右一分，往老和尚兩太陽穴砸去，這手兒功夫，叫做雙風灌耳。在馮溥想著，出其不意，先把老和尚打倒了，不怕百了不願意，給他賠個不是也就完了，那裏知道老和尚有絕技在身，雙錘到了，不但不躲，往裏一吸氣，跟著往外一鼓氣，再看他人也不那末瘦了，縐紋也全沒了，拿腦袋往上一迎，就聽撲撲兩聲，說著不信，好幾十斤大錘，竟自撞了回去，馮溥嘔了一聲，也知道不好，轉身就打算走，老和尚一聲喝道：「好孽障！竟敢暗地傷人，別走！」說著話一翻身，伸左手就把馮溥腰裏那根黃帶子揪住，大家看著馮溥跟老和尚比，高矮裏老和尚差著有一尺五六，寬窄裏老和尚差著有七八寸。不

用說旁的，老和尚准要能夠把馮溥給抓住就真不錯。才在一轉思之際，却聽老和尚哈哈一笑道：『就憑你們這一班酒囊飯袋，也敢無故生事，今天我先把你廢了，省得將來也是現眼！』說著話往後一縮胳膊，再看馮溥身不由己，往後倒退了兩三步，眼看著到了老和尚身旁，老和尚把手往下一帶，馮溥跟著就是一仰，雙腳就離了地，老和尚跟著喊聲：『起！』單手一托，馮溥連人帶錘就起來了。大家一看，這可真了不得了，就憑這一下子，老和尚可就高多了。莊瘋子頭一個把氣平下去了，趕緊往前緊走幾步，一拱手道：『老和尚千萬手下留情，他是一個粗人。』老和尚微然一笑道：『他是粗人，誰是細人？今天沒有高人點頭，對不起，我可要叫他受些苦。』莊瘋子見老和尚這般模樣，心裏倒沒一點准準死死，大小得帶點傷，都是自己一頭兒的人，沒了不是，深了也不是，再看旁邊那些人，有的彎弓，有的搭箭，有的握槍，有的執刀，知道今天這件事是非糟不可，心裏着急，嘴裏可又說不出什麼來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只聽山崖上有人喊叫：『和尚不要開玩笑，鬧急了可不是意思。』大家抬頭要往山崖看時，却見一個白影兒，嗖的一聲，竟往老和尚身邊撲來。老和尚一見，喊聲：『來得好！』單手把馮溥往白影兒那邊扔去，莊瘋子一見喊聲：『不好！』正待搶上去時，只聽那白影兒一聲叱道：『瘋子別伸手，不要緊，你要一幫忙，可就糟了。』莊瘋子一聽，趕緊收住脚步，就聽馮溥哎呀一聲，嚕啞嚕啞兩聲，雙錘先落地，人也跟著下來了，直挺挺往地下一站，絲毫都沒有受傷，瞪著眼攥著拳頭發

怔。再看老和尚身旁又多添出一個人來，也是老頭兒，長壽非常好看，穿著也極其雅靜，身高在六尺多，一雙大眼，滿鬍鬚，四字口，一部白鬍子，好似銀苗兒一般，飄洒胸前，臉上是紅中透白，白中透粉，簡直是個娃娃臉兒，白頭髮稀拉拉沒有多少根，紫著紅綠線的辮兒，身上穿著一件兩截熟羅長衫，二鈕上掛著一個象牙小鬍梳兒，腳下兩隻朱紅福字履，白布襪子，雪青官紗中衣兒。紫雲庵兒，坐在彷彿像是個翰林公老學士，又像告老還鄉的一位老封翁，笑嘻嘻的站在老和尚旁邊。莊化一看，不由喜出望外，回頭向俞伯玉道：「他老人家出來這回那可就好辦了。」俞伯玉道：「這位是誰？」莊瘋子道：「提起這位來可真稱得起是大大有名，你可聽人說過，河南光山縣凌家寨有兩位俠客？」俞伯玉道：「是不是人稱龍虎俠的凌大爺凌二爺？」莊瘋子道：「一點也不錯。來的這位，正是龍俠凌雲凌大爺，看這意思，是幫我們來的，咱們得趕緊上前搭話。」說著過去迎頭喊道：「凌大爺，您來的時候太巧了，沒別的說的，您給說一說吧，這回事全是我姓莊的一個人的不是，可沒有這裏和尚的事，他是被我牽連在內，您可千萬給分解一下子吧，別的都不要緊，可別爲我們這不要緊的事，傷了他們師徒的和氣。凌大爺您辛辛苦苦吧！」凌雲一聽，回頭向莊瘋子一笑道：「你這個瘋子，真真有點意思，越鬧越歡，爽得你鬧到金鑾寶殿去了，今天這件事，管是得管，不過我一個人可也管不了，還得請一位幫手。」說罷向山上一點手道：「老李，你也別藏著了。出來給了了吧！」莊瘋子一聽，這倒不錯，幹活還藏著一個那，凌雲別說完，就聽山上有人答應，龍王別著急，我

是苦你辦下子，眼看，一條黑影，從山上直縱了下來，來到臨近，腳一沾地，認識的人可就多了，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江南七義的老師虬髯鍾離左澄。甘陸，嬰辰，靳奇，馬彰，全都過來給師父磕頭行禮，左澄一擺手，大家站起，左澄笑著向凌雲道：『這件事你一個人就可以辦，何必等我。』凌雲道：『我先說著瞧瞧。』說著走上前去，向老和尚一揖到地道：『老師父您先歇歇氣，醉和尚是您的徒弟，您是他的老師，還有什麼事過不去，況且現在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，就是打算退讓，也完不了，莫若想個什麼正經法子，把這件事辦了，我看倒是一件正事，有什麼話過後再說，也不算晚，不知老師父肯賞給我這個臉不給？』老和尚微然一笑道：『凌施主，您這話說錯了，我從前收他當徒弟時候，就跟他說過，佛門戒規，必須緊守，他是不但不守戒規，而且是越鬧越兇，現在所作所爲，凡是一個自愛的人，都不該如此，他現在簡直快成了強盜了，衣鉢戒牒，在諸位看著，固然不值緊要，在我們出家人，就是第二條命，他都可以隨便把他丟掉，足見他對於佛門根本沒有在念，身入佛門，心存修積，俗語說掃地不傷螻蟻命，愛惜飛蛾紗罩燈，出家人講的是什麼，他是完全忘記，在山上打死人不算，還跑到萬里以外去傷許多人命，他不過倚仗著他力大身強，就敢如此胡爲，如今更好了，把一個清靜禪林，要改成殺人戰場，一點慈悲心惻隱心都沒有，如何學得佛，怎麼見得佛，現在趁著他的衣鉢戒牒，已竟丟去，我想不如爽得成全他，叫他脫佛還俗，以後一任他殺人放火，全與我沒有相干，按說我從前收了他，如今發現他不守佛門規矩，我就應當把他廢去，整理山門，不過我又不忍做出那

樣事情，所以我只有從此以後不認他是我的徒弟，好在衣鉢或牒我是業已找回，只與他永斷葛藤也就是了，否則將來連我這幾根老骨頭，恐怕也要保不住。凌施主，你也這樣大的年紀了，我聽您說話，還有不服老之意，我可是良言相勸，事不關己，趁早請回，他要有本事，能夠打到金鬃寶殿，他就是做皇上也可以，我也不反對，我也不求賞，打不過人家，讓人家拿住了，當反叛治罪，我也不難受，我也不丟人。難道說您這末大的年紀，您的火氣兒還沒有消嗎？要依我勸，您是趁早請回，不要淌這一坑渾水。」老和尚說完，凌雲一伸舌頭向左邊道：「大鬍子你聽見沒有？我說不碰，你偏叫我碰，這就是你的了。」左邊微微一笑道：「勝敗乃軍之常理，將軍後帳歇息去吧。瞧我的。」說着向老和尚雙膝一拱道：「老師叔，我有幾句話，整在心裏也難受，如今咱們說破無遮，師弟不錯是您的徒弟，您不拘對他怎麼樣，他都應當領受，不過可有一節，鋼刀雖快，不殺無罪之人，我醉師弟從前拜您為師，您既肯把全身絕技，全都教給他，想必是看出他是有些出息，他怎么能耐全學會了。可費了不少年的功夫，受了不少的苦，如今他作的事，可沒有一樣是做錯了的，總算沒有什麼對不起您的地方，他失戒牒在先，請人比武在後，他要不是因為失去戒牒，也許不至于有這次的舉動，您既把本事教給了他，必是有用之慈，他有一身本事，竟把衣鉢或牒丟去，如果爲要根著那個一追問他，可叫他說什麼？您要是問他兩句，說是我教給你的本事，都到什麼地方去了？怎麼會瞪眼讓人家把師父給你的東西，全都丟了，你學的什麼，是幹什麼用的？到了那個時候，我師弟他又該說什麼？假如您平生有一定

的參修之處，他遇見這種事，可以先去找您請示個法子，您一向是萍蹤浪跡，放腳而行，誰知道您是在山南是在海北？那裏去訪您去？事出無奈，只有想出這個法子，這也無非是撥草驚蛇，這末一個笨主意，如今人也找了，信也送了，離著日子不遠，您趕來了也不問青紅皂白，逼著我師弟把這件事情悄悄沒聲的弄個烟消火滅，在您以為這是最好不過的一件事，您可就忘了，他們那邊都是些什麼人物了，您的初意是息事寧人，結果是落一個怕字，從今以後，他們的勢派越來越大，胆子也越來越大，以為正枝正派，沒有人敢惹他們，您想那是誰給縱容出來的？今天我當著衆位朋友，老師叔我給您行個禮，衣鉢戒牒，您雖已然得去，咱們這件事可不辦，等把這件事情辦完，不怕您把我師弟叫他還了俗，我們也不能再求您，如今您要那樣一辦，不但我師弟從此算完，就連我們大家，也全都得跟著算完。老師叔您就成全成全吧。」說着當頭就是一揖，老和尚哈哈一笑道：「左澄，你真不愧江湖上有個名兒姓兒，就憑你這一張嘴，就很可以了，不過有一節，你要知道，兵者兇器，你們以為現在退讓，是去人的事，其實正是你們得便宜的事，倘若不聽我的話，只怕你們還有後悔的時候，你們以為這回跟對方動手，你們就准能操必勝之券嗎？這個你們就算想錯了，據我所知，他們這次很有幾個硬對頭在內，說一句胆小的話：連我都不見得怎麼樣，何況是他，即使你們贏了他們，他們就能夠罷手嗎？必定還要約出能人，來尋你們的煩惱，那樣一來，從此便永沒有安寧的一天，這還不說，相爭無好手，難免各有死傷，為什麼爲了不值之事，把性命搭掉，豈不更冤，要依我看，不但他一

個人不應當在這裏恃勇鬪狠，就是你們諸位，也不必固執己見，往牛角裏死鑽，弄到將來不能收蓬，反不如現在留着面子爲是。我說這話，你們不要以爲我怕了誰，不敢惹誰，其實無聊得很，你們衆位想想我這話有點對沒有？」左澄一聽，剛要還往下說，冷不防却聽身後有人喊道：「大鬍子不要跟他說廢話，這個糟和尚他的本事也就是能夠治我，眞要是跟人家幹起來，他還眞不行，咱們也犯不上一定擠兌他，叫他這末大的歲數去人現眼，他要走就讓他走，咱們反正不能就這末完，男子漢大丈夫，站起來跟人家一樣高，不能說出話來不算，不怕幹不過人家死在人家手裏，咱們也不能去這個面子，這叫寧叫名在人不在，不能叫人存名不存，大鬍子你叫他走他的，眞格的沒有鷄蛋，還飯不了蛋糕呢！」大家不由全都回頭一看，說話的正是官老爺馮溥，提著兩隻錘站在那裏發怔。左澄心裏裏恨，心說這也不是誰給約來的，連句人話都不會說，還偏要說話，眼看事情已然有點意思了，從中腰徑來了這末兩句，這一來非把事情鬧糟不可，正要回頭說傻小子兩句，誰知老和尚聽了一點氣沒生，反倒哈哈一笑道：「這個小子倒怪有意思的，要依我今天的來意，不拘是誰，說什麼也是自說，衝這個小子，我今天把原意打消，不過可有一節，我有幾句話，得跟你們交代交代，你們可得依着我，不然我還是抖手一走。」左澄一聽，這可眞是邪行，說了許多通情理的話，他是一句不聽，讓這末個渾小子胡說八道一陣，他倒願意了，眞是有些個叫人意想不到，這倒是個好機會，不可錯過，趕緊答應道：「老師叔您有什麼話只管吩咐，我們現在也是騎虎之勢，不得不如此，只要能夠把這回面子敷衍下來，

您說怎麼辦就怎麼辦。』莊瘋子一看事情已然緩住了，便趕緊也上前道：『老師父既是肯寬恕我們一時荒唐，我們實在十分求之不得，不過這裏也不是說話的地方，請您到廟裏頭說話吧。』老和尚一點頭，拿手一指百了道：『你還不起來，跪在這裏就辦得了嗎？』百了趕緊站了起來，老和尚說了一個請字，用手往裏一指，大家全都往後一閃，讓老和尚先走，老和尚一笑道：『走吧，走吧，別讓，到了我們這裏了。』大家不便再讓，全都走進廟裏，左澄向大家道：『來，來，我給衆位引見引見。』說着話用手一指老和尚道：『按說人家是這裏主人，用不著我來引見，不過大家不認識的多，由我給道叫一下子，比自己說著省事。提起老和尚，雖然衆位沒有見過面，大概也許有個耳聞。衆位可知道從前江湖道兒上有位三耳禪師獨淨，就是他老人家。』大家一聽，全都瞧老和尚耳朵。老和尚一笑道：『衆位不要看我的耳朵，我也是兩個耳朵。』說的大家全都哈哈一笑。左澄對於這裏這些人，差不多全都認得，又挨著個兒給引見了一遍。凌雲和莊瘋子早就認識，已然都說上話了。獨淨道：『方才我可有點過不去，衆位可別見怪我。』莊瘋子道：『你老人家就不用客氣了，我們也知道我們這次舉動，透著不對，不過我們確有苦衷，大概您也有個耳聞，沒別的，就求你老人家多多給幫下子忙吧。』獨淨長歎一聲道：『莊施主，這話我不該說，你們那件事，固然說是被人陷害，不過要不是多事，也絕對到不了這種地步，我今天的來意，也無妨向衆位說說，我自從看破世情，已然多年沒有過問俗事，只因今年在南海朝香，遇見一般人，提起羣牧，頗有恨恨之意，才知道他又鬧出事來，我留心一聽，

原來他們把帶牧的衣鉢戒牒，暗中偷去。我一聽就沒有往下走，想了法子，依然把去的東西，照樣兒拿回，這才想起往這裏來，一路之上，碰見不少江湖上的人，全都一口同音，說四月裏要到香檀寺來一趟，細一打聽，才知道你們這一番舉動。我趕緊就下來了，你們就知道到別處跟人來比武要東西，你們那裏知道，他們已然都預備好了，他們那邊，很約了不少駱膊硬的人物，准要是跟咱們這邊比，大概還真比不過人家，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趕緊告訴帶牧，躲了也不算吃虧，沒有想到你們非比不可，事已如此，也只有往下釘着吧，我來了可是來了，我可不能跟着淌這渾水，我已然一百多歲的人了，丟不起人，你們願意跟他們幹，就跟他們幹，我可不出頭，不過我可以給你們出主意。等到人來齊了，我可以告訴你們幾條道兒，至不濟可以不整個兒把人丟盡，現在可還說不到，不過告訴你一聲兒，你們別全不在乎，到了時候，可就受了罪了。」大家一聽，全都一口同音道：「我們都聽你老人家的，您有什麼只管吩咐，我們是無不樂從。」當下大家又說了些個閒話。休息無事，跟着一撥兒一撥兒人，一幌兒到了四月二十七，大家全都按着個人分到手的事兒，各自料理起來。場子也收拾好了，東西也全預備齊了，大家都在商量明天事情，莊瘋子道：「怎麼羅鍋子還不來，這可真是叫人着急。」方衛道：「也許就快來了，我想著也許今天晚上就許趕到。」正說著就聽外面一陣脚步響，小和尚手裏舉着一封信，飛步往裏頭跑，方衛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小和尚道：「外頭有刺兒鳥派人送來這封信，說是等回信。」方衛趕緊接了過來，把信拆開，往手裏一舉念道：「拜肅者，前承寵召，訂于月之

二十四日趨前晤教，已先期到抵，准期拜謁，不吝辱教爲幸。此上百了禪師禪安。袁濟謹拜。方衛念完，莊瘋子道：「給他寫幾個字，說咱們恭候就是了。」方衛拿起筆來，寫了幾句是：「來示拜悉，肯辱惠臨，不勝歡忭，謹表儕輩致大歡迓，敢祈枉駕是荷。百了合十。」寫完之後，念了一遍，交給小和尚拿出去交給來人帶回。小和尚去後，獨淨禪師道：「你們看見沒有？人家可都來齊了，咱們這裏大概也差不多了。我想咱們也得先有個準備才是。咱們第一件，明天見面時候，言語之間，可不要露出痕迹，咱們也不用找便宜，一任他們無禮，咱們都不要動氣，動手時候，自問手裏不虛，趁早兒不用過去，因爲幾個敗勢一成，氣勢先餒了，所以無論如何，一照面兒前三拾兒總要不落下風，低下才好辦，還有一節，他們下五門的人，都是不體面的暗器，可不能不留神，因爲一個不好，就許讓他們得手，那一來可就不好辦了，只要動著手，瞧他們一掬不體面的傢伙，可以趁早兒退下來，那不算打敗了，咱們再換能破這種傢伙的再過去。打人不過五個，就算還有力量，也趁早兒退下來，免得力盡敗下，他們下五門的人，什麼事都幹得出來，他們贏了自不必說，就算他們敗了，他們也能出事，第一樣防備他們放火。瞎火神紀玉帶潘瑤，計連，朱志，汪潤，防備他們放火，可以在大殿四個角兒上一邊守一個，留一個人四外繞，遇見他們有這種惡，一邊擋住他們，一邊送信，省得首尾不顧。我可是出家人，我可怕出家人，明天動手，如果看見他們那邊出來的人，無論僧，道，尼，俗，都要多多留神，尤其要緊的，是要留神大姑娘，小媳婦，老太太，以及其貌不揚的怯小子，可別大意，這種

人只要敢出來，就有特別本事，一個不留神，吃虧可就不小，緊記緊記。還有一節，如果明天正在動手之際，不拘誰勝誰敗，只要有入出頭了事，可千萬不要固執己見，見風兒就下，才可以不致吃虧。這話你們聽明白了沒有？」大家一口同音道：「聽明白了。」獨淨道：「明天我可不出場，我在屋裏給你們看著殿，如果來人已退，自不必說，即使不退，你們也不必找我，因為我知道明天有貴人到這裏來幫忙，絕不至於有大事發現。你們就是各自留神好了。」說著話向黃天壁一點手道：「黃施主，我有幾句話，要和施主說，不知施主肯信不肯信？」黃天壁道：「有什麼話？老師父只管說，我是無不樂從。」獨淨道：「因為這兩句話，近於異端，恐怕施主不信，不過我既然有這一知半解，如是不說，於心不安，姑且說出來，聽也在施主，不聽也在施主。我從幼年，跟我師父雲門上人學過幾天相法，雖不精奧，却略明大概，我看黃施主氣色不佳，印堂有些晦暗，並且隱隱有一道青紫顏色，斜入眉梢，主於目前有血光之災，依我相勸，這次比武，原沒有施主相下之事，最好施主請回貴處，或者可以避免，如若不然，恐怕有些不幸，這不過是我一得之見，施主不要執意才好。」黃天壁聽了微然一笑道：「老師父您既這樣說，當然是您有先見之明，不過我想誠中形面，既然天數造定，即便打算躲避，恐怕也未必能夠，我今年已是八十多歲的人了，還能有多少年的活頭，貪生怕死，絕不是我姓黃的幹的，老師父這番好意我領了，可是我絕不能在這個時候走，落一個貪生怕死的名兒。」老和尚一聽，不由點了點頭道：「黃施主，我也知道我說這話，您是絕不肯信，也不肯聽，不過我既看出來，却

不能不說，既是黃施主一定不肯走，那也沒有法子，帶牧。『百了趕緊答應：』伺候師父！』獨淨道：『今天我派你一件事，就是保護黃施主，不要離開，倘若黃施主受了委曲，我是惟你是問。』百了一聽：這倒不錯，明知道這個人有險，性命逃不過去，可叫我保著他，受了委曲，還要惟我是問，這簡直是誠心開玩笑。心裏那末想着，嘴裏可不敢不答應。『是！我願意盡保護之責。』當天沒事，第二天一清早，百了叫小和尚把山門大開，靜候來人，也就在辰時剛過，小和尚進來報，袁濟帶著人到了。百了吩咐說請，趕緊帶了小和尚全都迎到門外，只見高高矮矮胖胖瘦瘦，僧道尼俗，大大小小，來了足有二百多位，裏頭也有認識的，也有不認識的，全都個人扛著傢伙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拔肺子，腆肚子，掠胳膊，挽袖子，擰眉毛，瞪眼睛，撇岔咧嘴，一個個往裏頭幌，袁濟領頭，來到山門，剛一拱手，要說兩句客套話兒，還沒容得說，却聽後面一陣大亂，撲咚撲咚摔倒了好幾個，大家正在一怔，却聽有人喊道：『小子們別忙，先讓我們爺兒們進去！』話到人到鐘到，當時門口兒就亂了。要知來的是什麼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顯絕藝更逢奇士 遍行蹤一意報親仇

官老爺馮溥頭一個就看見了：『威兒嗎？快來幫著我打那些臭小子！』大家這時，早看清楚了，來的正是金牛星丁威，手裏拿著兩把八楞紫金鎚，在人羣裏一撒瘋，袁濟這些人，只顧進山門，絲毫沒有準備，冷不防被丁威給弄倒了好幾個，頭一個陰陽扇子屈士和就火

兒了，抖丹田一聲喊道：「那裏來的野種，怎敢一言不發，暗地傷人，別走，留下狗命！」說著話，一長身，分開衆人，就到了丁威面前，左手一幌，右手就往丁威胸口戳進，好丁威，真叫渾濁猛怪，什麼全不懂得怕，一見屈士和左手到，並不知躲閃，只喊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一瀾左手鎚就奔屈士和右手腕子上擦去，屈士和一見鎚到，不但不往回撒手，反迎著鎚往裏走那隻右手，當然丁威這一鎚就算擦上了，這要攔在別人，雖不骨斷筋折，也差不了許多，屈士和這一手兒可實在出乎丁威意料之外，擦著擦上了，就彷彿沒有這末一回事一樣，胳膊依然伸得筆管條直，絲毫沒動，直奔丁威胸口戳去，丁威一看，自己一鎚擦在老道胳膊上，彷彿沒有這末一回事一樣，就知道事情不好，打算再往回撤，或是躲開這隻右手，可就沒有功夫了，一看事情太急，傻人也有傻主意，緊趕往起一杵自己右手裏鎚，往胸口前頭一擋，還真幸虧有這末一下子，要不然當時就有性命之憂，鎚才立起來，屈士和的手指頭就到了，正點在鎚上，饒是這樣，還把丁威給杵了一個倒仰兒，幸得後頭人多，算是拿人當了影壁，才算沒有摔倒，屈士和見才一出手，就沒見大利，不由心裏不大高興，往前又一進步，意思之間，打算照丁威致命的地方，再來一下子，剛一進步，沒等出手，就聽有人一陣狂笑道：「姓屈的，別揀老實的欺負，咱們爺兒兩個弄兩下子給大家瞧瞧。屈士和止步抬頭一看，說話的不是別人，正是跟自己這一派爲難做對過不去的第一個仇人羅鍋子沈洵。笑嘻嘻的站在了丁威背後，不由當時一怔，心說他怎麼也來了？這可真怪事，剛才還沒看見，怎麼一眨眼之際，他會露了，今天這個局勢，鬧的就

是莊沈兩個，難圖的可也就是這兩個，如今局勢高低未見，自己何必多事，倘若能夠把姓莊的或是姓沈的當場弄倒，自不必說，是一場最好的面兒，不過翻回來說，倘若一下子叫姓沈的姓莊的給撇了面子，那可就把銳氣餒了，不如暫時找個台階兒，把外面蓋過，回頭究竟如何，絕不能是自己一個人所能得的體面，想到這裏，便把雙手一拱道：「原來是沈老英雄，你先不要挑眼，這件事您也在場，究屬是誰對誰不對？您也說一句公道話。我們也可以聽聽，難道說著名俠義就都應當不講理嗎？」沈洵可也知道這回事情是丁威的不對，可是偏不那末說，聽完屈士和的話微然一笑道：「你這話彷彿受了多大委屈似的，我告訴你說，讓你開個竅兒，俗語有兩句話，見著文王講禮義，見著霸王動干戈，你們今天到這裏來，不錯是受了百了和尚請帖來的，不過你可知道。今天大家不過借這個地方，以武會友，多認識幾個朋友，多見識幾回獨傳的功夫，這並不是跑到這裏來奪都督狀元來了，你們這一堆，到此是個客位，就該規規矩矩，投個帖兒，遞個片兒，這裏當家的，自當遠接高迎，彼此才是意思，如今你瞧你們這一堆，烏烟瘴氣，彷彿這山上却快攔不下你們，你們懂得什麼叫江湖的義氣？不過是些亡命之徒，沒見過大台面的粗人，搖頭幌腦，彷彿你們這樣一來，你們就算夠了朋友，你想你們既是能夠這樣，那末我這個徒弟不拿你們當朋友對待，實是你們自取，你還打算怎麼樣？我告訴你，姓屈的，有真能耐本事，咱們到裏頭少坐一坐，是姑娘是小子，讓大家說，現在你就算是能夠一脚踢死十六個，一拳打倒十八個，也算不了英雄，也稱不起夠一號人物，何況你踢的打的還都是沒出料兒的小

孩子，你鬧了歸齊，又能算得了老幾？好朋友，咱們裏頭坐著談。」屈士和的肺都快氣炸了，心說好你個羅鍋子，饒是你們人不講理打了人，你還說出這末一大套沒理的話來，這個人我很明白，你是打算趁著我一時氣惱，找我一點小便宜，姓沈的你未免太機靈了，你拿旁人都當了傻子了。今天無論如何，也不能上了你的當，走著瞧到了算，咱們倒要看看誰成誰不成？想著也微笑道：「如此一說，這倒怪我們太已粗魯了。沒別的，您多包涵一點吧，就照您說的辦吧，有什麼話，咱們是回頭再說，沒別的，來到您這一方面了，請您給帶下子路，也好讓我們早見廟主。」話才一說到這裏，百了就搭話了：「不知諸位駕到，沒有全裝迎接，實在不恭，求諸位別挑眼，請罷！」袁濟一看屈士和過去要打丁威，心裏還很高興，不是別的，看了威分明是個渾人，何必跟他一般見識，已然到了山門，進廟還有幾步？忙什麼？誰先走不一樣？讓他過去，不也就完了，有什麼話動上手再說，也顯著寬宏大量，如今跟他一搗亂，不但耽誤進廟，失了身份，一個弄不好，還許弄一鼻子灰，果不出袁濟所料，屈士和沒有打上了威，沈洵就出頭露面了，一張嘴連挖苦帶損，把自己這邊人罵了一個狗血噴頭，心裏倒覺著往上撞氣，心說姓沈的，你太難了，不錯，你的手底下不弱，可是我們今天來的人也不軟，什麼叫山門裏頭，山門外頭，什麼叫台？那個叫場子？什麼地方不能拚一下子？乾脆，就是這裏了，心裏想著，話可沒有說出來，屈士和一說下水兒的，袁濟這氣就大了，心說你既是幹不過人家，怕人家，還跟人家找什麼麻煩？這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，這叫什麼事？今天這一班人的氣，全叫你給洩了！正在

不痛快，忽然一聽百了說了兩句客氣話，就下台階吧，趕緊搭話道：「我們來的太冒昧，求師父和衆位英雄包涵點兒，師父您前頭請，我們隨後走就是。」百了一回頭，打了一個問心，嘴裏說聲：「不恭了！」一擺手裏拂塵，就進了山門，大家也全都跟著走了進去。丁威把錘也掛上了，找著馮溥，二位一旁說話去了。沈洵這時候，沒有功夫和大家周旋，只說了一句：「衆位多受累，恕我有事來晚了。」百了道：「咱們乾脆後邊坐著吧。」當下由百了領路，後了後院，可沒有搭台，院子特別大，足有十畝多地一片廣場，原是香檀寺種些瓜黍雜糧的那末一塊地，如今已經把他鋤平，在正東栽了四根木樁子，樁子四圍，用繩子攔著，約有四丈見方，那就算是一個比武界限，在這南北西三面，也有石墩，木墩，長板凳，小方凳，算具休息的地方。百了向大家一拱手道：「衆位今天來到香檀寺，總算是賞臉賜光，不過這座廟是個清靜禪林，不比山林大寨，什麼東西却不齊全，就是連坐位都沒有多少，衆位可多多包涵，衆位勻著坐一坐，咱們這裏可也不比把式場子，分出那派那派，咱們還是以武會友，彼此多親近親近，咱們什麼也不用分，衆位可以隨便坐，渴了您說話，咱們預備有茶，餓了您說話，咱們預備有飯，可跟到了自己家一樣，千萬可別存一點客氣，我話可交待完了，衆位可別再挑眼了。」袁濟頭一個拱手一揖道：「當家的別客氣，今天雖說到這裏來討教，咱們可沒有惡意，一切還要求您多多照應，您就不必張羅我們了。」百了又說了一句：「您衆位多多原諒！」百了這末一交待，大家都覺得詫異，不是別的，平常這個人就沒說過一句受聽的話，好話都不能好說，今天這話，簡直就

不像他出于肺腑說的，所以大家都覺可怪，大家那裏知道百了是受了老和尚囑咐，無論如何，今天也不許和大家太過不去，因為知道那邊請的人不少，裏頭難免有幾個出色人物，如果一個言語不周，就許被人家佔了理去，因此屈著心交待了那末一套，交待完了，又走到莊沈面前小聲道：『現在可已經是時候了，衆位可都預備預備，你們二位看看應當咱們誰先過去做個引場子的？』沈洵道：『咱們這裏既不是正式鬧場比武，那些個俗套子都用不著，你是本山主人，倒是應當過去把這回事的起因詳細說上一下子。好在咱們絕無虧欠之事，無妨照直實說，完了之後，請人進場子比武，到了那個時候，自有人來接你的下場，你可不用動手，因為後頭還有你的事哪。』百了答應一聲，才往木樁子那邊走去，又退了回來向沈洵道：『今天雖說表面上沒有深仇素怨，人家可恨的咱們牙根子都長了，你可別不當事，他們那一門，慣于使用那些下三濫玩藝兒，這個咱們可不能不防備，我那個大葫蘆裏配得有酒，那酒專制他們那些鬼吹燈的玩藝兒，咱們來個備而不用，衆位無防都假做喝水，喝上一口，預備著了他們鬼道兒。』沈洵道：『這個是對的，不過你的酒夠嗎？』百了道：『沒個不夠，您只管請大家用吧。』說完一轉身軀便奔了那四根木樁圍的圈子裏？到了裏頭，雙手一合十道：『衆位掌舵的，相好的，知己，自己，諸位老師，和尚百了在這裏問訊了！今天衆位肯其來到我們香檀寺，實在是我們小寺榮耀，待一會兒，衆位歇過乏來，我們還要領教領教，在這個時候之先，我有幾句話，要和衆位說一說，我是一個出家人，按說不該再跟衆位搗這種麻煩，不過我可不能不把這回事始末原因，和衆

位說一說，我百了自從認師學藝以來，向例沒有在外頭惹過什麼事，今天這件事，也是被幾位不知體面的朋友給攪的，今天在沒討教之先，我可不能不把這件事的是非曲直來全都一說，從前我雖然也在江湖路上吃過飯，却從來沒有和誰過不去，後來皈依佛門，更是一塵不染，萬念全消，沒有想到去年趁我出去訪友時候，惹了一夥子人，竟敢以多爲勝，打走了我的徒弟，搶了我的香檀寺，是我趕回廟來，先和他們講理，他們不但不認錯，而且倚仗著他身後有人，竟敢放言無忌，是我被逼無奈，才把他們那一堆轟的轟，趕的趕，全都跑了，等我回來一看，我的衣鉢戒牒全都丟去，想我既然是出家人，當然以度牒爲重，又因爲聽那般人口氣，和刺兒烏諸位不斷往還，我便連夜趕往刺兒烏，及至到了刺兒烏，並不見那些人在那裏，偏趕上我的老朋友莊化，被刺兒烏山上困住，因爲多年老友，不肯看他受困，把他救了出來，誰知刺兒烏諸位，以爲我是受了姓莊的所約，和那邊過不去，便把我給圍住，一定要我獻醜，是我露了兩手功夫，多承刺兒烏諸位讓手，放我回來，不過告訴我要到我這長離山香檀寺來湊一湊熱鬧，那時我想諸位既然如此見愛，攔也攔不住，因此便定了今日今時，在這裏等候，諸位果然不肯失信，全都如期到場，實在可敬，總算我的人緣不小。不過有幾句話，却是不得不說，因爲今天雖是比試，可並沒有深仇宿恨，能夠不比最好，即使要比，也是點到而已，絕不可再使鬧出流血大事，這件事是我的一點意思，不知諸位朋友還有什麼說的？沒有說的，咱們就可以開始比試了。一百了話才說完，袁濟早已站了起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嘔！這裏頭還有這末多的事，我可實在

是不知道，不過我也有幾句話說，您先容我一回兒功夫，等我把話說完，再請諸位朋友下場子，您看如何？」百了道：「袁寨主有話，只管請講，我們也可以聽聽您這點意思。」袁濟點頭，進了木樁子圈子，四外一拱揖道：「兄弟袁濟，原在關外刺兒島，輕易沒有到這邊來過，只因這次奉了百了禪師寵召，到香檀寺來看看眼界，所以才同了幾個朋友，趕到此地，果然諸位都不失約，全都早到這裏，實在我姓袁的造化，不過方才百了禪師所說的那一片話，裏頭有幾句，彷彿不甚圓通，我今天當著衆位，也嚶說幾句話，可不是打算求衆位給判斷是非，不過爲使衆位知道裏面真意。刺兒島雖說作的是沒本錢的買賣，吃的景江湖上的飯，可是從來沒有作過不講理的營生，百了禪師說是從前素不相識，爲了探訪度牒才到我們刺兒島，其實不對，從前我派我的徒弟到四川雪嶺去找一點藥材，不想正遇見百了禪師，也在那裏，見面不容分說，把我們去的人傷了一足，成了殘廢，並且口口聲聲說如果不服，可以到長離山來找禪師，不久時候，我們因爲和莊化沈洵有一點過節，正在說話的時候，忽然禪師又在這時趕到，因爲我不准手下對敵，只是退讓，沒有想到禪師手下毫不留情，一時之間，又傷了我們島裏好幾條性命，臨走的時候，約我們今天今時到長離山香檀寺，來和禪師學學高招，我們一想在江湖上吃飯，全仗着就是一點名氣，如今名氣全都完了，還有什麼可以畏顧，因此我便帶了我們島裏的人，來到這裏，今天當着衆位，我可一句虛言也沒有，回頭比試的時候，依著禪師說，是點到而已，我想那話，就跟沒說一樣，我不會說假的，乾脆今天就是一個拚死拚活的場子，誰的手快眼快傢伙

快，誰就多活幾天，誰的手慢慢慢心慢，誰就先走一步，別的話簡直談不到，話是說完了，禪師請您派人吧。」百了一聽這小子今天是真急，便仍笑嘻嘻的道：「袁爺別著急，你我先退了出去，等他們再上來人，有什麼話，咱們先瞧他們的，到了時候，咱們也可以來一場。您瞧好不好？」袁濟一點頭，退出圈子，百了又向大家一拱手道：「方才袁島主可有點把事看真了，無論如何，咱們可也別真玩命，那可不是鬧着玩的事，真要是來的時候，全鬚全尾兒，回去時候，連老翎兒都沒有了，那可太以沒勁，那位覺着自己成，再過來，要是自問不怎麼樣，可就別過來了，不是別的，一人來高的人，死了再活那末高，可不是一天半天的事，聽明白了沒有？有真能耐的再過來，自己可千萬小心！」喊完之後，把身子才一退，只聽有人答話道：「百了禪師，我願意給作一個敲門的石磚！」話到人到，嗖的聲，一根箭頭相仿，從外頭飛進一個人來，百了定神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神鈔掌方綱。百了一看，心裏就透高興，准知道這個手兒不錯，頭一個過來，往少裏說，也得贏個三場五場的，再換一個，也不難看，趕緊一拱手道：「怎麼方爺您頭一個下來了？」方綱一笑道：「我這叫笨鳥兒先飛，打旗兒的先上。能耐不行，趁著沒人，我先墊墊場子，等高人一見面，我就跑，也不現眼。」百了一笑道：「您多辛苦。」往後又一讓步，方綱往當中一站，大家全都往裏頭看，這個人身高足夠六尺，細腰紮背，年紀約在六十上下，穿著一身藍綢子褲褂，脚下白襪子青鞋，花白鬍子，大眼睛，笑嘻嘻的在當中一站，向大家一拱手道：「衆位：在下方綱，受了百了和尚所邀，到這長離山香檀寺給人家助個

聲勢，現在百了禪師把話已然和衆位都說過了，如今這就是開場的第一場，我可不會什麼，我也沒有什麼驚人的本事，還有一樣，我還怕死，那末那位說了，姓方的，你既是沒有驚人的本事，出奇的能爲，貪生怕死，那你幹麼不趕緊回家，跑到外頭來做什麼？這話我也有我的心思，人家百了禪師待我不錯，總算看得起我，下帖子把我請來，我既是來到這裏，要是一聲兒不言語，一手兒不露，那不糟踐人家那份帖子嗎？因爲這末着，所以我先出來一場，我雖沒有什麼出奇的能耐，可是我會鄉下笨練兒，我也不跟誰過手，我也不跟誰動傢伙，若把我練的這手兒功夫，練上一回，大家給我指正指正，有能照樣兒往下練的，我再練旁的，什麼時候，把我練的這點玩藝兒，完全練乾，我算完了，再給您換一位另練旁的，如果我練出第一手來，衆位裏就沒有能夠照樣兒來下子的，那我就算佔了先，露了臉，我也什麼不說，回到我那邊大板凳上一坐，再看衆位練旁的。你瞧好不好？」說完把袖子往上一擡，伸出右手掌，平著往外一推，復又撤了回來道：「我雖是練我這兩隻手，練可也有個練法，不能滿手抓切糕，那就沒有什麼意思了，您看見我這手了沒有？也是肉長的，裏頭包着十根小骨頭，一點什麼奇門外道可也沒有，現在我要用我這手練一點兒功夫，說著一伸手從腰裏掏出一個小口袋來，小口袋是絲線織的，上頭都有胡椒眼兒，從口袋裏掏出一個東西，大家還沒有看清，突的一聲飛了，原來是一隻麻雀兒。方綱叻了一聲道：「怎麼我還沒練呢，你就跑了，這可是誠心跟我過不去，不要緊，咱們還有第二隻哪。說著話一伸出又從口袋裏掏出來第二隻，往手裏一夾，向大家道：「衆位剛才可瞧

明白了？那隻可是活的。不是活的，他可不能飛，如今我手裏這隻，也是活的，我拿著這隻麻雀，打算練怎麼一手兒功夫呢，我這個可是笨玩藝兒，是我自己琢磨出來的，可不值衆位一笑。衆位只當是看野台子戲變戲法兒的也有一點意思，怎麼個練法？這末個練法，把鳥兒往我手裏一放，我要把手張開，那鳥兒不能飛起來，我什麼時候叫他飛起來，他才能飛起來，這個我手裏可沒有繩兒線兒，也沒有頭髮絲兒，這全是一種巧勁兒，有人說這個鳥兒是我餵熟了的，咱們也有法子，讓衆位再一瞧手兒更新鮮的，我那第一手兒叫作吸鳥法。第二手我能把鳥兒撒出去之後，一百步之內，撒手就是一雷，我能把飛出去的鳥兒打死，這手兒叫掌心雷，咱們這裏頭，可沒有妖術邪法，完全是一點兒笨練兒，諸位有個信不信的，你就上眼看咱們這第一手。」說著話，把那隻拿著鳥兒的手，忽的張開，大家都瞪眼瞧著那隻鳥兒，只見他在方綱那隻手裏，一展展開翅膀，意思要飛，再看他又把翅膀兒一振，復又落下，依然在方綱手裏，搖擺不定，大家看著，不由全都脫口叫了一聲好！却聽方綱說道：「衆位再瞧這第二手掌心雷！」說著話把手一震，那麻雀兩聲喳喳，翅膀兒往下一垂，往上一撲突的飛起，已然出了那個圈子，約在七八十步，就是一棵大樹，眼看鳥兒就要夠著樹了，猛聽方綱一聲叱道：「鳥兒鳥兒還不歸西！」說著把右手猛往前一推，意思之間，彷彿有個千百斤重的樣兒，再看那麻雀抖然一縮，一幌兩幌，一陣哀鳴，撲嚕一陣響，竟自落在地下，還有一樣可怪，渾身的毛翎兒被那隻手一推，就好像落落了湯鍋裏一樣，刷的一聲，全都落在地下，大家又是一陣喝采，方綱掏出

手絹，擦了一擦臉上的汗道：「獻臭！獻臭！我這第一場，就算交待完了，那位過來，多指教，大家全都斜眼往刺兒鳥那撥人羣裏瞧。」一看並沒有一個人往起站，百了心裏痛快，高叫一聲：「方大哥您先下來，咱們再給他們衆位換第二場！」剛剛說到這句，就聽袁濟那邊有人有聲無氣的說：「別忙，我也試試我的掌心雷！」大家全都一怔，急往那邊看時，只見挨著袁濟，坐著一個中年漢子，年紀並不甚大，穿章打扮，很像一個廚子相，只見他一身長形，跳進圈子裏，向方綱一舉手道：「久仰久仰，果然神砂手名不虛傳，您拿麻雀兒練能耐，我看著十分有意思，不過有一節，我可沒帶著麻雀兒，意思之間，打算跟您轉借一個，不知您可有數餘？」方綱一聽，趕緊說道：「有，有。」說著話，又把小口袋打開掏出一個鳥兒交給了那人，那人把鳥兒也往手裏一夾，向大家道：「我不吃江湖飯，二不吃俠義飯，我以身爲業，我當的是廚子，剛才我看見這位老朋友練的這手兒功夫，實在有意思，我也想練一手兒，我可不會掌心雷，我那手玩藝第一手叫放風箏，我把鳥兒攔在我的手裏，我把他放開，他能飛起來，可甚至多不能過二尺，我把手一牽，他就能展翅飛去，飛到兩丈開外，我把手掌再往回一帶，我還要把他吸住，一點一點兒把他仍然吸到我的手裏，我說的是這末練，練得好練不好，可不敢往一定裏說，如果再完了，這位方爺也能照樣兒練上來，我再練旁的，如果方爺練不上來，或是不願意練了，方爺可以歇著，換別位也是一樣，您衆位先瞧這第一手叫放風箏。」說著話，把手一張，那麻雀突的一聲，便離手飛起，說來真怪，真個約飛到二尺高矮，便再也飛不上去了，只

在那裏盤旋，那人一聲喊道：『衆位瞧這第二手叫葉落歸根，手猛一拳，那麻雀便展開翅膀兒，撲嚙一聲，往遠裏飛去，那人猛的又一喊道：『行了，站住吧，那麻雀兒便真個像有繩子拴住一樣，一任用力却再也飛不了前去。又見那人把手往裏一推一招，那麻雀兒便也跟著一搖一幌往回退著飛了回來，依舊退到那人手裏。大家正在叫得一聲：『好！』却聽子圍牆外，有人氣喘吁吁的叫道：『唐緒章你這小子還往什麼地方跑？』那人一聽，不顧手裏的鳥兒，圈子裏的方網，顏色陡然一變，連話都沒及說，抹頭就跑下去了。大家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不由也跟著一亂。莊化連看帶聽可有點明白，趕緊站了起來道：『衆位別亂，這也是一位朋友到了。』話剛說完，人已經進來了。大家看時，原來也是一位老頭兒，年紀約在七十開外，氣喘吁吁從外頭縱了進來。大家都不認識，莊化趕緊上前一拱手道：『恁大爺您這是從什麼地方來？跟什麼人生這末大的氣？』老頭兒凝神看了莊化一眼道：『我當是誰？原來是莊老英雄也在這裏。莊老英雄，方才我在外面，聽見裏頭有人喊的口音，彷彿是唐緒章那個兔小子，怎麼進來他又沒在這裏？老英雄您可曾看見他。』莊瘋子道：『恁大爺您何必跟他一般見識？』老頭兒聽了長歎一聲道：『莊老英雄，您可不知道這個兔子小子可把我害苦了。』莊化道：『您也別管有什麼事，現在他已然跑了，您也不一定准找得着他，即便您能把他找着，那個小子詭計多端，您也未必能操必勝，不如您在我們這裏，暫時助我們一臂之力，等我們這裏事完，可以幫着您去辦事，總比您一個人強得多不是？』老頭兒一蹶脚道：『噫！莊老英雄，您可不知道，現在他把我害苦

了，我家裏現在還躺着受傷的人，就是被這個兔子小子砂掌所傷，我原意打算把他幸住之後，先報了仇，回去再治傷，如今既是他跑了，我還趕緊得回去，這小子用的是硃砂掌傷的人，如果不快治，恐怕還要成爲不治之症，事不宜遲，我還趕緊就得走，這裏我也不能幫忙，實在對不過，改日見，告假了！」說完了拱手一長腰，嗖的一聲，依然從牆上縱了出去，莊瘋子又退了回來向馬彰道：「你認得這個人不認得？」馬彰道：「看著眼熟，我可實在是忘了。」莊瘋子道：「你忘了你到荷葉島，中途買藥，先遇見一個廚子，就是方才那個廚子，名叫唐緒章，外號人稱硃砂手，因爲在官中犯了案，隱在揚州一家富商劉家，改名字叫作劉桂，後來又去了一個老頭子把唐緒章打跑，你可還記得這回事？」馬彰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是不是您跟我說的那個超無名之輩時揮老英雄？」莊瘋子道：「正是他，一點也不錯。不用說這回急著得一定不小，等咱們這裏事完了，還真得惹他一下子，不是旁的，這個人文武學問，可太好了，馬彰道：「您先別說這些個了，您快瞧場上，莊化往圈子裏看時，只見又進去了一個人，年紀約在二十上下，長得兇眉惡目，一臉桃花癍，辮子在頭上盤著，斜披着一件藍綢子長衫，一個胳膊在裏頭，一個胳膊在外頭，露在外頭這隻胳膊上，用醋墨針扎了一條長龍，從胳膊直盤到胸口，益發顯得十分匪氣，藍綢子中衣，青綢子裹腿，魚鱗酒鞋，撇又裂嘴往場子裏一站，斜眼一看方綱，微然把頭點了一點道：「姓方的，你方才練了半天，不就是那末一點笨玩藝嗎？還有什麼新鮮的沒有？要有新鮮的，無妨再練兩手兒，大家看看，要沒有新鮮玩藝兒，依我勸，趁早兒回去歇

歇，歲數也不小了，別把老命繞在裏頭，趕緊躲開這塊地，便宜得多。」薑是老的辣，這要是攔在旁人身上，當時就許給他一個嘴巴，問問他會說人話不會？惟獨神砂手方綱，久闖江湖，那真可是說是，經得多見得廣，一瞧這個人既敢搖頭幌腦亂抖威風，這種場子裏，絕沒有傻子，沒能耐假充有能耐，吹大話，冒大氣，逞一時口頭快活，找硬釘子碰，想必有驚人絕藝，故意用話挑逗，爲的是讓自己上當，自己如何肯上他的套兒，聽完他那一套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方才我一上場時說得明白，我並沒有什麼能耐，不過第一場我出來，所爲拋磚引玉，給衆位做個山頭，方才那位就比我的能耐高，我正要謝謝人家指教再退下來，沒有想到那位也不是爲了什麼私事，沒等交待完，練了那末一手兒就攔下走了，我正要再和衆位說一聲，給衆位換一位有能耐的上來，還沒等我退下去，您就上來了，方才我可說得明白，咱們這裏以武會友，是體面事，可不許用口角欺人，剛才您說的那一片話，固然出于您的至誠，足見有惜老憐貧之意，實在可感，不過把式場子裏，是傷筋動骨的地方，談不到客氣，用不着托付，您既是下了場子，必有驚人絕技，按說我就應當自己趕緊退回去，但是可有一節，我已然這末大的歲數，還能活這末大嗎？帶著幾個徒弟，當着許多朋友，真要就那末一走，這個跟斗我栽不起，沒別的，請您教給兩手兒，按着那個來，也可以，從新練兩手兒也可以，只要我跟不上來，我就趕緊下去，再換別位能者上場，您想我的話，說得對不對？」那人聽了，嘿嘿一陣冷笑道：「姓方的，可惜你這末大的歲數，竟會如此不知好歹，讓你好離好散你不懂，這也是咱們兩個人的緣分，我今天要

成全成全你。」說到這裏，又向莊沈這邊一看道：「我在沒有獻醜之先，我可有幾句話說，我既不是走江湖吃黑飯的，可也不是行俠做義充英雄好朋友的，我今天到這裏來，也不是人家姓袁的請的，姓袁的我也不認識，我到這裏來，所爲找的是江南七義，因爲我和他們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，平常要找他們全在一起，十分不易，今天想著，總該全在一起，故而才趕到此地，我和姓方的，素無相識，無情無怨，何必跟他過不去，偏是也一再要和我過不去，那末也說不得了，我是報仇心急，衆位可要恕過我殘忍了！」說著話，又向方綱一點頭道：「老小子先拿你開張吧！」說著雙手往兩下裏一分，左手一幌方綱面門，右手已然往胸口兜進，唵的一聲，單掌帶著風，快得跟箭頭子一樣，就奔了方綱胸口戳去，這也就是方綱，久經大敵，什麼快手都見過，要不然，就是這一下子就躲不開。方綱一見掌到喉聲：「來得好！」含胸口往左一側身，那人掌就空了，他却不住回撤，一看掌已走空，橫著借力又往方綱脇條上砸去，方綱雖然功夫不錯，空屬年紀大了，精神有些貫顧不到，一看那人掌橫著推來，就知道不好，趕緊就想往後一退步，一則勢子太緊，二則那人手也太快，沒等方綱撤出脚去，那掌帶著風就到了，正在方綱脇條上磅的一聲就砸上了，大家不由全都哎呀一聲，幸喜那人是個二路勁兒，力量可就小多了，又加上方綱往旁邊一撤，益發撤了力，雖然碰上，却不要緊，只是倒退了兩步，幌了兩幌才算站住，向那人一點頭道：「好，這個我佩服，改日再領教，請！」幌搖著退出圈外，那人打完了方綱，臉上顏色到和平了，又向莊沈那邊一點頭道：「江南七義，可在這裏？我今天特爲

會江南七義而來，別位朋友，不必過來，過來我也不能領教。」話剛說到這裏，紫砂掌方紀就沉不住氣了，一看自己哥哥讓人家給打回來了，氣往上一撞，登時從凳上就迸起來了，才要往外走，沈洵一把就給揪住了，悄聲道：「二爺，我可不是攔您高興，大爺不行，您過去也是自饒，再說人家說得明白，找的是江南七義，您過去幹什麼？你先歇一歇，瞧他們的。」方二爺只好答應過去問問大爺傷勢，可就不進場子了。沈洵正要找婁辰問問這個人是誰，却聽虬髯鍾離左澄向靳奇道：「你們幾個人誰認得他？怎麼跟人家結的仇？」靳奇搖頭。又問甘陸，甘陸搖頭，又問問婁辰馬彰，兩個人也搖頭，左澄道：「這就不像話了，人家明明指著說的是你們，你們却一口同音說是不知，難道人家還冤屈了你們？」靳奇道：「他只說江南七義，並沒指定是誰，現在我們七個人，只有四個人在這裏，大哥，三哥，七弟，全沒在這裏，安知不是他們幹的，您別一定說我們，這個不要緊，我們都過去，讓他認一認，他說是誰，算誰還不行嗎？」大家一聽有理，全都來到圈子裏，五爺靳奇一肚子氣，往前一探身，正要和那人道兩句，沒有想到，人剛到了那人面前，那人不由分說，狂吐一聲道：「你們就是都來，我也和你們拚了！」說著唸的一聲，單掌就到了靳奇肩頭，只一挫，靳奇不及防備，一看掌到，喊聲不好，打算躲可就來不及了，嗖的一聲，便被那人單掌挫起，往外飛去，只聽叭的一聲，嘩拉一聲，靳奇身上的尿胞，竟被挫破，要知靳奇生死如何？且看下回，便知分曉。

第七回 遭暗算慘死黃天璧 講人情怒斬陳鎮芳

那個人挫新奇是在肩頭上，怎麼會把新奇尿胞挫破？原來新奇生性好喝，在前面也會說過，一天到晚，離不開酒，又恐怕臨時買酒有些不便，就買了一個豬尿胞，裏頭滿灌上酒，尿胞口上有一節竹筒子，什麼時候想喝，只要把塞子一拔，當時就可以咕咚咕咚闌一氣，今天被人家出其不意，用力一挫，五爺沒有防備，當時無法破招，被人家給挫了出去，因為是斜著被人家挫出去的，怕是受了戳傷，趕緊四肢一抱團兒，沒有想到竟把豬尿胞擠破，叭啾一聲，是豬尿胞碎了，嘩拉一聲，是酒洒了。五爺腰上找勁，綳脚面一伸腿，脚沾了地，一挺腰，人就站起來了，順著肚子往下流白乾酒。五爺又是可樂，又是可氣，趕要奔前院找地方去換褲子。虬髯鍾離剛才一看新奇被人家給挫出來，還真吓了一跳，及至一看沒什麼事，也就把心放下了，再看圈子裏，甘陸，馬彰，婁辰，全都往四下裏退，谁知道這三個人也不是那一個對人對手，便趕緊縱身進了圈裏，向婁辰甘陸道：「你們幾個人怎麼連嘴都沒有了？人家口口聲聲說是跟你們有仇，你們倒是問問什麼仇？什麼地方結的仇？都可以說說，然後再下手也不晚，怎麼過來一個字不說，倒彷彿惜屈理虧一樣，那算怎麼回事？你們退下去，看我的。」婁辰，甘陸，馬彰，全都答應一聲，退出了圈外。左澄向那人一拱手道：「這位朋友貴姓？怎麼稱呼？到這裏來找什麼人？您可以慢慢說一說，那人一看左澄，便把眉毛一挑道：「你既過來，一定是江南七義了，別走，吃

我一掌！」說著話一掌往左澄肩頭上磕去，左澄急忙一閃，雙手亂擺道：「慫別這末急行不行？我不是江南七義，我可認識江南七義，你有什麼事？先跟我說一說，如果你確有非找七義不可的事，我不但指你一條明路，我還可以給你幫個忙兒。」那人把眼上一看左澄道：「大鬍子，你既認得江南七義，那就好辦了，我無防把我的來歷也告訴告訴你，我姓呂，單名一個衡字，從前在江湖上混飯吃的時候，人家謬稱我叫花面龍爺。要提起我和江南七義怎樣結下怨恨？却是說來甚長，我跟江南七義，並且沒有見過面，只因我有一個妹子，名叫邢翠娘，還有我的義父邢昆，兄弟邢紀，全都死在他們江南七義手裏，這就是個大概，至於裏頭究竟怎麼一個情形，我也不甚明白，因為我一向是跟著我師父的，二十來年，就沒有回過家，我要是能夠回家，我妹妹還死不到江南七義手裏哪，大鬍子我的話，已然跟你說明白了，你既說你認得江南七義，你就快快告訴我，他們現在什麼地方？我好挨個兒把他們除治了，給死去的人報仇。」左澄一聽，心裏可就明白了，因為幾個徒弟，雖然不常在一起，可是他們都幹什麼，他都有個耳聞，聞于玉羅剎邢翠娘的事，知道是大徒弟孫剛幹的。當初孫剛辦完這回事，左澄還著實說了孫剛一次，因為知道邢翠娘的父親多頭大蟲那崑，雖然吃江湖飯，幹的沒本錢生意，可是歷來在外頭聲名很好，孫剛那時年青氣盛，沒問究竟，就動了手，及至把那家父子弄得一死一傷，孫剛也知道邢家父子並不是壞人，正在追悔，又碰見左澄着實教訓了一陣。因此孫剛才心灰意懶遁入雪嶺，這些事情，左澄全都明白，就是一樣有點糊塗，怎麼又出來一個姓呂的，姓呂的，怎麼又

是那翠娘的哥哥？簡直不明白。看這神氣，這個人還是非得找孫剛不可，現在孫剛，人在雪嶺，一時絕不能下來，別瞧自己是教把式的，可也不能攔人家報仇出氣，不過今天這個局面，另是一回事，非得跟他說清楚了不可，不怕他要找誰，跟他把話說明白了，再訂日子都沒有什麼不可以。想到這裏，趕緊笑著向呂衡道：「您的話我全聽明白了，您找江南七義，一點也不錯，不過有一節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從前跟那家父子動手的這裏頭可沒有他，現在他在四川雪嶺，朋友你願意單人去找他，也可以，你不願意找他，定好日子，叫他到什麼地方去找你也可以，現在人家這個場子，可是另一回事，咱們可不能攪人家，這話您聽明白了沒有？」呂衡道：「嘔，原來你知道的比我還詳細，依著你說，暫時是沒有辦法，只有等再訂日子再說，好，就依你，二十天後，我還是在這個地方來會他們，求你給送個信兒，你總可以幫個忙兒吧。」左澄道：「那好極了，二十天後，這裏事情也完了，我一定把他找來叫他在這裏等。咱們一言爲定，您今天先讓開場子，改日再見吧。」

呂衡答應一聲，雙手一拱，說了一聲勞駕，竟自去了。兩邊的人，全都覺乎可笑，鬧了半天，合著兩頭兒都沒約他，他是另有所爲，這個倒也是個主意，人家走了，可以不說，說現在場上的吧：左澄可沒退出來，其實他可不願意出頭露面，只因人家點名要江南七義，自己是江南七義的老師，豈能袖手旁觀，再者自己跟百了又是好朋友，事情擠到了這步田地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安然無事的再退出來，憑什麼也得露兩手兒才對得住朋友，因此呂衡走了，左澄並沒有退下來，站在那裏想心思，不是別的，自己已然這末大的歲數，今天

當著這末些徒弟，逞的是什麼能，不用說一場不贏，不是意思。就算贏個三場五場，總不
下來時候，今天這個場子，明著說是比試，實在簡直就是拚命，刺兒島那一邊過來的人，
那個也不含糊，可是自己跟盲了的交情，莊沈兩個對自己一班徒弟都很不錯，無拘無束
說，也得幫一下子，不怕戕了臉，也沒有法子。才想到這裏，却聽身後有人喊道：「這位
既是不走，想也是來湊熱鬧的，等我也來捧場。」左澄心裏挺不是勁，不是旁的，自己要
不打算進這個圈兒，就可以不必進來，如今既已應了這個圈兒，就是有意幫人家忙，可是
站在這裏一聲兒不言語，誰知道，我甚幹什麼的？現在人家這一道叫，反顯出自己不懂外
場，可是事情已然錯之乎先，再說後悔話，也就沒有用了，應付來人要緊，趕緊抬頭，只
見這個人正往這邊走哪，身高不到四尺，骨瘦如柴，小頭，小臉兒，小鼻子，小眼兒，長
脖子大頸拉膝。一點一點往前挪。來到圈子繩外，用手一托繩子，人就從底下鑽進來了，
抬頭翻臉一看左澄道：「左老英雄，老沒見了，我叫地頭蛇陳鎮芳，您忘記了沒有？咱們
在萊州府從前見過一面，那個時候，我還小哪，您爲了給旁人了事，踢了我一脚，這個磕
兒，您可恍惚還有點記得？」左澄一聽，猛的想起，從前這小子不叫陳鎮芳，也沒有外
號，人家都叫他陳狗子，本是萊州府城外，一個無賴少年，打家劫舍，抗腰拐騙，無所不
爲，有一年正趕上自己也在萊州府辦事，恰好碰見陳狗子在那裏用假銀子誑人家真銀子，
讓人家看破了，爭鬪起來，左澄從旁解勸，陳狗子看不起左澄，開口一罵，左澄一生氣，
給了他一脚，把小子一條腿硬硬踢折，這事已然有二十多年了，今天他這一提起，左澄才

想起來，可也就明白了，不用說，這個小子，一定在外頭投師練了本事了，不然他在我手裏栽過，他絕不敢過來叫陣。心裏想著，可是絕不怕他。心說就算你二十年，連覺都沒睡，你能夠練多少本事，今天多給你留點時候，看你到底能夠有多大來頭，這一想不要緊，可憐一位頂天立地經多識廣的大英雄，竟死在此賊之手，左澄微微一笑道：「嗚！原來你就是被踢沒死的陳狗子。你既是從前受過挫折，就該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才是，怎麼依然胡作非爲，看你這神氣，也絕非上流，我不找你，已是你的萬幸，怎麼你還敢來自投羅網，真是胆大包天，依我勸，你快快退回，省得性命不測。」陳鎮芳聽了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姓左的，這裏可是山坡地，山高風大，留神舌頭伸長了，讓風裂了口子，可沒地方給你找縫舌頭的去，我陳鎮芳從前與你無仇無怨，你不該當著許多人給了我一脚，幾乎成了殘廢，我今天到這裏來，找的就是你，不怕你的本事比從前更高了，我也不求你手下留情，你只管照著致命傷的地方下手，你要一留神，一說便宜話，我可胡罵你，你要是不行，讓我把你弄倒了，對不過，我也絕不能裝什麼大仁大義。我是非把你廢了不可，姓左的，咱們是動手不關口，你有能耐，只管施展，我可要得罪了！」說著話雙手一搓，忽然把身子一矮，彷彿還剩了二尺多高，兩隻手一前一後，就在左澄小肚子前頭比劃上了。左澄一聽他那套話，就知道今天不好辦，從前不過給他一個警戒，沒有想到，直到如今，他還記念不忘，看他的神氣，聽他的言詞，一定是下了苦功夫，手裏一定錯不了，自己雖不見得准輸給他，可不敢保准能贏他，再看他已然遞了手了，可就沒有功夫再說什麼了，趕

緊活動身形，根著他轉，左澄可吃了大虧了，不單別的，左澄身個兒，足有八尺，陳鎮芳不過四尺，兩個人差着一半，陳鎮芳夠得著左澄下中致命處，左澄可不能完全去夠陳鎮芳的致命處，一則自己得顧着自己下中兩路，二則破了他一招，底下不容自己緩招，陳鎮芳第三招又到了，手能夠得着，腰就得塌下去，這一來可就顯著累了，還有一節，一邊跟陳鎮芳走著，一方看他全是什麼招數，看了半天，老看見他是兩隻手一前一後揉著，抽冷子就往自己肚子下戳下子，可是眼看到了，他又撤回去了，依然是兩隻手不住來回揉著，看了又看，始終也沒明白這叫什麼拳法？是那「一門」功夫一大，左澄心裏就明白了，心說這「個小子，一定是因為我的身個太高，下不去，他才故意游鬪，等我精神一乏，他再下手，我也瞧了半天了，他也沒有什麼新鮮的，莫若我給他一個先下手為強，把這小子一腳再給踢出去，也就完了。想到這裏，忽的也把身個兒一矮，雖不能跟陳鎮芳一樣高，可也矮下來，足足有二尺，也拿兩隻手來回跟他比方著，比著比著，忽然看見陳鎮芳，手勢突然一緩，一隻左手在上邊一壓，右手從底下一掏，意思是要打自己肚子，左澄心想這回行了，不但不躲，而且一腆肚子，露出往上迎的意思，再看陳鎮芳又把手撤回去了。左澄一看，這個樣兒比劃，今天轉到明天，也完不了，這可不行，一走路著，一路向陳鎮芳道：「陳狗子你還有什麼新鮮沒有？要老是這樣轉，我可就不奉陪了。」陳鎮芳哈哈一笑道：「姓左的，你也是活人，爲什麼不會先動手，從前那一腳踢的功夫那裏去了？」左澄一聽，心說你這小子轉了半天，我就知道你是等我先下手，我要不敢先下手，大概你也不知道我的厲

害，想到這裏，才要換開手勢，先給他一下子，却聽身後有人喊嚷：「左老哥，你不要儘跟他轉了，待我來和他玩一玩吧。」話到人到，嚙的一聲，從外頭進進一個人來，就在左澄和陳鎮芳的當中雙手分道：「二位歇一歇，看我的。」左澄抬頭一看，來的這個人，正是那蠻子黃天壁，不由一皺眉，因為昨日老和尚獨淨說得明白，黃天壁臉上氣色不好，不宜和人動手，還讓百了看著他，怎麼他在這末個功夫出來了？要是不讓吧，他這人這個脾氣，一定會鬧僵了，讓他吧，倘或要出點危險，應當怨誰？不如現在先讓他這一場，叫他弄個面兒，好在他要贏陳鎮芳，絕不是難事，等他把陳鎮芳打倒了，我再想法子把他替回來也就完了。想著便往後一退道：「黃大哥，您可留神，這個小玩藝兒，可是有點滑不留。」說完一縱身就退出圈外，可沒離遠。這裏陳鎮芳一看左澄走了，換了一個，他就火了，破口罵道：「姓左的，你貪生怕死，算不了一個漢子，你弄這個替死鬼來，就算沒你的事了？等我先打碎了他，我再和你說話。」說著也不問黃天壁是什麼人，便依然把身子一矮，又在黃天壁面前雙手一前一後搓了起來。在黃天壁原有自己心思，自己已經隱居多年，不問外事，這次被百了所請，不好意思不來，昨天聽老和尚說自己身有兇險，雖不敢說是准驗，也不敢說是准不驗，人家老和尚，是得道高僧，與自己無仇無怨，何必咒詛自己，不過自己也是一個練家子，什麼東西沒有看見，就憑人家幾句話兒一說，抹頭就走，一則對不起朋友，二則也讓人家笑話。再則如果數已前定，走到什麼地方，也有危險，莫若給他來個盡人力聽天命，回頭上場時候，看見那些不要緊的小角兒，跟他們鬪兩

下子，只要把面子顧住了，回頭就走，也不算對不起朋友，也不算自己貪生怕死，想得挺好，頭一個唐緒章出來一比拳，自己就吸了一口涼氣，心說我姓黃的，走南闖北，雖不敢說身有絕技，可是在我眼睛裏看的英雄不多，今天這個主兒，手裏就不壞，看將起來，我今天還是忍耐了吧。跟著又出了一個呂衡，單掌打了方綱，黃天璧又是一吸氣，心說今天怎麼出來一個，一個高，剛開場就這樣，回頭蹬底那還了得，看起來，我真是不能出去了。跟著左澄過去一說理，呂衡走了，沒等左澄下來，出來一個小矮子，聽他一說話，是找左澄來的，還替左澄作勁，心說就憑你這個矮地丁，還能是姓左的對手，活該人家姓左的露臉，再一聽左澄跟他一說話，知道他從前是左澄手下敗將，益發看不起他，及至一動上手，來回亂轉，一點真功夫沒有，再看左澄可是一味躲閃，絕不進手，心裏益發著急，心說左大爺怎麼連這末一個人您都打不了，真是太難了，心裏正在著急，可巧兩個人一變手，騰出功夫來，黃天璧，可就搭話了，縱身過去把兩個人往座下裏一分，跟著讓過左澄道：「二位先歇一歇，看我的。」他就自己縱進去了。黃天璧這一上場不要緊，兩邊就全都亂了。莊沈這邊亂的是獮淨和尚有話，說他氣色不好，出手不利，怎麼一個沒留神，他會上去了。刺兒島這邊亂的是陳鎮芳不過是個鷄毛蒜皮，簡直談不到什麼叫人物，黃天璧是出了名的英雄，怎麼會跟他能夠動手，這末一看起來，莊沈請的能人，可是太多了。大家不由透氣。再看場上，不由大家都精神一振，陳鎮芳也不是方才那個樣兒了，兩隻手雖說還是直搗，可是轉得比剛才快多了，搗得越快，轉得越快，簡直成了一個走馬燈了。

黃天璧却一點驚慌神色不帶，只是一味閃展騰挪，絕不和他接手，兩個人轉了足有半小時辰，彼此誰也分不出輸贏來，沈洵向莊化道：『瘋子，你瞧出這是那一門功夫來了嗎？』莊化抬頭道：『我真沒看見過這種功夫，你大概也跟我一樣，沒看見過這種功夫。』方衛在旁邊插言道：『據我看著，彷彿像是有八卦的底子在裏頭，可是看他發出來的勁，又不像八卦，究竟是怎麼個路子，我算看不明白。』正說著，忽聽有人說道：『呦！可不不得，黃天璧要輸給這小子！』大家不由齊吃一驚，急忙凝神看時，只見陳鎮芳已然不是方才那個樣兒了，方才手是前後搓，現在不往前也不往後，只是合著掌兒搓，兩支腳方才是斜著身往裏轉，如今站住了脚步。也不往裏轉了。平著兩條腿，騎馬蹲檔式在黃天璧對面一站，兩隻手不住合著一個勁兒搓，越搓越快，就彷彿一個風車兒相似。臉上顏色，跟鮮血那末紅，鼻翅兒眼角兒全都見了汗，真有黃豆粒大小，在莊沈洵看著，黃天璧臉上連顏色都沒變，要按著神氣看起來，無論如何，也是黃天璧贏了，怎麼會有人說黃天璧要輸呢，莫非故意這樣喊出來，爲的是便黃天璧聽見，心裏一亂，當時就可以輸了，這個小子可是安心不良，這倒不能不防備，倘若黃天璧要是輸了，那就叫做對不起人家。要找說話的還沒有找著，就聽黃天璧一聲狂喊道：『好小子，你敢暗算我，咱們完不了！』不由大大吓了一跳，再看黃天璧臉上面真不是顏色了，臉上白得跟紙一樣，眼神彷彿也不對了，莊化向沈洵道：『你瞧見了沒有？黃爺大概還是受了人家算計了，旁邊左爺跟和尚兩個，可全警著哪！一定是只要看黃爺一退出來，他們就都搶著進去，這可不是辦法，和尚的事情還

多著呢，不能叫他動手，倘有失閃，關係全局，左爺這末大的歲數，被咱們所累，咱們不能就這末瞧着讓他們，再者還有一節，如今趁著黃爺還沒有躺下，還可以有救，等到他真躺下，過去也沒用了，這末辦，我過去一趟，你給我看著一點，如果這小子儘自跟我一轉，你可趕緊給我想法子，不是別的，憑本事能耐，什麼咱們哥們也不怕，惟獨一講邪的歪的，那可是單說，聽明白了沒有？您給我看著點兒。」說到這裏，剛要過去，却聽耳後一聲怒叱，彷彿起了一個焦雷相彷彿：「陳小子別走，你家話爺爺來了。」嗖的一聲，一個人從身後頭飛著就出去了。定神一看，不是別個，正是同黃天壁同來的那個醉判兒張翔，已然縱進圈子裏，單手一推黃天壁道：「老黃，你先歇歇吧。這一推不要緊，黃天壁竟是應手而倒，張翔可吓壞了，明明兩個人還在打著，又沒見他受著一點傷，怎麼會自己過去用手一推，他就躺下了，這可真是怪事，看這神氣，竟比兇多吉少，這現在沒有旁的說的，不能顧姓黃的，我得先把這小子給弄倒了再說，只要不是致命傷，總可以有辦法，想到這裏，顧不得黃天壁，照著陳鎮芳當頭就是一拳打了下來，這時候百了心裏要多難受有多難受，人家來給自己幫忙，怎會瞪着眼在這末一個無名小輩手裏栽了跟斗，真是意料不及的事，自己師父還再三再四告訴自己，不要黃天壁出手，恐怕出手不利，果不其然受了人家暗算，自己打算過去，裏頭已經有人上去了，不容自己動手，即使叫自己動手的話，黃天壁既不成，自己也未必是人家對手，真要明白人家是那一門，死在人家手裏也不冤，人却死了一個，連門路都沒看清，自己過去，絕對白饒，心裏想著難受，可是說不出來，

一眼看見左澄，揪著大鬍子，瞪著一隻隻眼睛發怔，知道他們難受，黃天璧，是來替他才受了人家暗算的，那如何他能不難受，趕緊過去用手一拍左澄肩膀道：『大鬍子你瞧糟不糟？』左澄道：『和尚你來得好，走，咱們也到圈子裏，想法先把他給運出來，看看還有救沒救了。有救救人，沒救報仇，旁的話談不到，走！』兩個人說完，一縱身就到了圈子裏頭，黃天璧是仰面朝天躺著，紋絲不動，兩個人托底一抄，就給抄起來了，依然從繩子上縱了過去，搭回來用手一摸，冰涼挺硬，已經是死就了。大家不由全都掉淚，沈洵道：『咱們倒得看看傷在什麼地方。』剛說到這一句，就聽左澄一聲狂喊道：『哎呀！我小肚子下頭疼！』咕咚一聲，摔倒在地，百了道：『可了不得了，這一定也是受了那個小子暗算了，趕緊把他中衣撤下來，咱們瞧瞧那裏有傷？連黃爺那個也得注意。』大家一聽有理，趕緊把左澄搭在木板上，叫他躺下，把他中衣扯下，往小肚子找時，却是任什麼也沒有，狗屠戶方衛道：『衆位別瞎亂，他這可許用的什麼筒子針，不用說那種針一定很細，剛一扎進去，一點都不覺得，等到功夫一大，針順著血道往裏走，人可就受不了了，衆位，那位帶著有什麼吸鐵石一類的東西沒有？可以試試，不然在外頭我可是白找。』一句話剛說完，包仲就搭了話了：『我這裏有。』說著從身上把烟袋荷包遞了過去。沈洵道：『烟袋荷包有什麼用。』包仲道：『烟袋荷包沒有用，那個墜兒可有用，那個墜兒是一塊老磁石的，無論什麼鐵器都可以吸得住。不信可以試一試。』沈洵趕緊把烟袋墜兒順在手裏，照著左澄小肚子上磨了兩磨，往外一撤，左澄那末大的英雄，全都禁不住叫了一

聲哎呀，再拿起石頭來看，只見上面吸著有三五十根小針，閃爍放光，就彷彿一種茸毛相仿，要不是有那點光亮，跟數目太多，簡直就叫看不見，大家不由全都伸了一伸舌頭，誰知這小子會下這種毒手？再看左澄小肚子露出許多小紅點，那就是血液順著針眼全都出來了。又用那塊石頭在左澄肚子上磨了兩下，拿下來看，一點什麼都沒有了，問問左澄覺得怎麼樣？左澄搖頭道：『現在倒不覺得疼了，只是渾身酸軟，連一點勁兒都沒有，就彷彿得了一場大病才好是的，不知是什麼緣故？』沈洵道：『可了不得了！這小子這玩藝可真厲害，敢情他把你的混元一氣都破了。要不然針怎麼能夠進得去？』左澄哎呀一聲道：『可不是，可惜我一輩子功夫，想不到會壞在這個小子手裏，他這種東西，可太厲害，一扎好幾十針，我會一點都沒理會，這小子功夫真可以，他一定是假裝往四外轉，每到正面，他必來一下子，用手一搓，至少得出來一根針，功夫一大，針也奔了心，那還活什麼？我豈不是黃爺上前搭一步，我也是完，沒想到他倒現在死在我的前頭了，要叫實了說，他死了倒比我造化，一輩子功夫，完全沒了，活著又有多大意味？嗚！真是想不到，哎呀！衆位，場上是醉判兒張翔。要論能耐武術，那個姓陳的，一百個也不是對手，不過有一節，張翔可未必看得出這一步來，一定也得上當，那位想法子把他換下來，再想法子治那個姓陳的小子。八成兒這陣他已然受上了。』沈洵一聽，對呀，留神再往場子上一看，不要緊，原來醉判兒張翔已然瞧出他這份意思來了，自己身上跨著一把小寶劍，手裏拿著一把活股子純鋼的摺扇，現在跟陳狗子動手，寶劍始終就沒拿下來，只把一把鐵扇

子遮住肚子也跟著陳狗子轉，再看陳狗子臉上顏色也變了，汗也越來越多了，手也不像先那末搓了，瞪著兩隻眼看著張翔只咬牙，張翔微然一笑道：「小子，你覺得怎麼不得勁了？小子你怎麼不搓了？你再要不得勁，我可要拍死你了。」說著話順手一擦，就把小寶劍撤出來了，這把小寶劍一拔出來，當時就覺得冷氣森森，寒光徧體，耀眼爭光，使人駭怕，陳狗子一看就知道不好，把兩隻狗眼一瞪道：「你這老毛包，我今天不要你的命我就不叫陳鎮芳。」說著話陡的往上一縱，足有一丈來高，頭朝下，直奔張翔雙耳上搓來，張翔叫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跨一步，一墊左脚，抬起右腳，亮靴底兒，一手托寶劍，一手把扇子遮住了腦門，回頭一看陳鎮芳，這個樣兒太好了，簡直活像畫兒上畫的「恨福來遲」那個判兒。陳鎮芳雙手搓空，扁著身子一個「雲裏翻」雙腿往後一挺，腰上一使勁，人就正過來了，雙腳一點地，迎面一掌就奔了張翔面門，張翔左手裏的扇子往上一撥，就把面門擋住，右手劍往起一立，就剪陳鎮芳的腕子，陳鎮芳趕緊一撤，張翔不等他還手，底下就是一腿，正抽在陳鎮芳腰上，撲咚一聲，摔倒在地。要是擱在往常，張翔絕沒有那末狠手，今天是氣急了，不等他翻身，過去一脚，就把陳鎮芳脊樑踩住。一舉手裏小寶劍，高喝一聲：「狗子！陳鎮芳，按說今天這種以武會友的場面上，我不該把你制之死地，不過你的手裏也太黑了，左老英雄從前爲給你們了事，你就記在心裏，直到如今念念不忘，從前在左老英雄，如果打算把你廢了，並非難事，可曾沒有對你過于謙虛，只是踢了你一脚。並沒有多大仇恨，你竟自記在心裏，二十年不忘，可見得你是什麼小人？今天動手，

不左老英雄，已然那末大的年紀，成名不易，下那樣毒手，還說你和左老英雄，從前有仇，也不怪你。那位黃老英雄，不過爲朋友所約，到這裏來幫個場子，可以說是和你無仇無恨，你又爲什麼下那樣狠手，竟把黃老英雄置于死地，姓陳的，你既如此忘刻，還稱的什麼英雄？行的什麼俠義？看起來你是江湖上的毒虫，人類中的禍害，焉能留你活在世上，今天我把你廢了，你死了之後，你可不要怨我，你只追悔你做事太狠，下世倘若能夠轉胎爲人，姓陳的我勸告你，你要往人類裏走，不然就是不過見我，還有國法五刑，天罰五雷，你也不能落個整屍首，小子，你就閉眼吧！一嘴裏叨叨念念，念誦了半天，這才把小寶劍往起一舉，先照著陳鎮芳脖子上比了一比，比准之後，這才把小寶劍往下一落，雖著陳鎮芳脖子，也就還有一尺不到黃近，忽聽有人喊：「張翔不要以勢欺人，放下他，咱們兩個幹下子！」話到人到，嗖的一聲，從外頭橫著縱進一個人來，提手裏護手鈎照著張翔當胸刺進，張翔出其不意，真吓了一跳，這也就是人家經多識廣，一看來人用的是鈎，并不慌忙，連蹀人那隻腳都沒有退，只把手裏劍往上一撩，只聽噲的一聲，鈎頭折了半截，無巧不巧，正落在陳鎮芳的脖子上，只聽撲哧一聲，血就出來了，腦袋也分了家，張翔手裏劍並不收住，斷折了鈎頭，趁勢又往上一撩，使鈎的主兒正在一怔之際，沒有防到劍已然到了，喊聲不好，打算再躲，勢子太猛，那裏還躲得開，就聽噠的一聲，劍就進了胸口，可憐那個使鈎的，連一句話都沒有說清楚，就跟著陳狗子一同又去那世同結狗黨去了，張翔劍劈一個道字號的，一個不知字號的，心裏方覺一快，只聽有人高喊：「無量

佛！張施主，你的手太狠了，竟是傷我二友，待我來和你一戰，要給我死去的兩個朋友報仇！」張翔抬頭一看，說話的是個老道，身高在六尺，細腰紮背，兩道濃眉，一雙大眼，穿著藍繭綢道袍，雲履，白襪，腰裏繫著絲絛，手裏拿著一把拂塵，在絲絛上掖著一把鋼胎鐵骨兩面的扇子，搖搖擺擺直奔場子而來，張翔一看心裏高興，不是別的，居然把正頭目人給鬥出來了，趕緊一拱手道：「原來是屈道長，我在這裏等候多時了！」屈世和一邁步進了圈子裏頭，一扯腰裏掖的陰陽摺扇，要和張翔會扇，究竟誰勝誰負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遭慘報活劈陰陽扇 鬧玩皮鶯退苦羅刹

張翔劍劈陳鎮芳，隨手撩了一個無名氏，屈世和沉不住氣，一鼓氣跑到外頭說了兩句場面話，跟著跳進圈子裏頭，要和張翔拚下子。醉判兒張翔早就耳聞有這末一個陰陽扇子屈世和。只是沒有對過手，如今一看屈世和，這種穿章打扮，再一聽他道叫，就知道他是屈世和了，心裏不由喜歡，不是別的，要像陳鎮芳那樣角兒，不用說是打死一個，就是打死十個八個，那也算不了什麼，真要是像屈世和這種樣兒的殺一個能賽過他們一堆，今天鬪得是你，找你都容易，碰上了豈不是老蓮亨通，活該露臉，不由高興，等屈世和把小扇子掏了出來，自己也把寶劍收起，手裏也拿着一把扇子，向屈世和道：「屈道長，我一向聽說尊駕人稱陰陽扇子，今天倒要領教領教。」屈世和道：「張施主，承您過獎，久聞您有

名是醉判兒，使的是扇子小寶劍，今天咱們既在這裏遇見，無論怎麼著，也得跟您討教兩手兒，張施主，咱們雖說彼此無仇無怨，可是今天咱們遇在這個地方，各爲各方門戶，沒有法子，咱們可要假事當真事辦，誰可也不要客氣，張俠客，請！」張翔也說了一句：「道長請！」二個人就把這一把扇子施展開了。這兩個人一動手，大家一看，彷彿到不甚熱鬧了，兩個人全都對面站著，一個人手裏一把扇子，忽然打開，忽然并起；這個一來，那個一擋，沒等擋著，這個又撤回去了，那個借勢往前一遞，這個一化，那個又撤回去了，就這末一來一往，足有一頓飯的時候，兩個人全都沒分出誰勝誰負來。沈洵向莊瘋子道：「張判官可打了不少時候了，咱們得想法子把他撤回來，要不然功夫再大，屈世和可不是好惹的，恐怕張翔又受了他人的委屈。」莊化道：「一點也不錯，不過咱們這邊誰過去，可得想好了，不是人家對手的，趁早兒不用過去，省得多丟這份人，我瞧這裏頭除去和尚能夠幹得過他之外，差不離的人，簡直不用過去。」莊沈兩個人話還沒有說完，旁邊有人答話：「二位不用客氣，既是我過去行，那我就過去一趟，也沒什麼，都是自己的弟兄。」二位一聽，全都一怔，回頭一瞧，就是一縐眉，說話的這位，不是別位，正是那紅毛和尚濟川。要說這個和尚，能耐也不壞，也是一身橫練童子功。不過就是練功夫時候，不懂得運動，練來練去，把一身好功夫都練死了，馱在身上，完全化不開了，練得人都透著有點僵了，今天一瞧人家動手，心裏高興，別瞧練了這末多年功夫，就沒跟人家動過手，今天合著開了眼了，心裏正想著，自己要能過去，跟著人家比劃幾下子那才是意思，沒有想

到莊沈兩個在旁邊一說除去和尚之外，還沒有高人，他以為說他哪，他還錯疑人家不好意思讓他，他一想那沒有什麼，我正想過去哪，因此這才答話：「二位不用客氣，既是我過去行，那我就過去一趟，也沒什麼，都是自己弟兄。」莊沈二位一看是他，也准知道他是聽誤會了，以為說的是他，不過現在可不能叫正這個。如果說我們沒說你，那一個紅毛和尚還不僵了嗎？只好順著他的話說吧：「是，可不是嗎？那個老道，實在是可惡，張老俠客恐不是對手，打算替一下子，可場子裏的人，也找不出您這末一位來，沒別的，您辛苦一趟，把張俠客替下來吧，可是有一節，那個老道可有兵刃暗器，咱可得特別留神哪！」紅毛和尚濟川答應一聲，站起身來，到了圈子外頭，把身往起一拔，嗖的一聲，起來足有一丈來高，雙腿往下一並，嗖的一聲，依然落在繩子圈外，大家一看，這手兒功夫練不練沒什麼。再看和尚這回不往起縱了，彎腰把繩子舉起，一鑽腦袋，人就進去了。這時候屈世和，張翔兩個，依然是臉對臉站著，你一扇子來，我一扇子去，也不見緊，也不見慢，紅毛和尚來到屈世和背後，一聲咳嗽道：「老道哥哥，你跟張俠客二位扇了半天了，誰也沒見怎麼樣，我瞧著怪悶得厲害，要不然您讓張俠客歇一歇，我紅毛和尚濟川陪您玩會子好不好？」屈世和正在聚精會神和張翔廝鬪，方才和尚往起一縱，他就看見了，心說怎麼著？你們還打算兩個人跟一個人拚嗎？那你們可太沒什麼意思了。和尚沒縱進來，從底下鑽進來了，在後邊一搭話，屈世和趕緊把扇子一收，向張翔一拱手道：「張施主您先等等，有人和我說話。」張翔也把扇子一並道：「請便請便。」屈世和回過身來向濟川

道：「和尚，您打算怎麼樣？」紅毛和尚道：「沒別的，我打算讓張俠客歇一歇，咱們二位玩會子。」屈世和道：「也好，我願意陪著。」說完問張翔道：「張俠客，按說咱們二位沒分勝負，還應當陪著您多走兩趟，可是這位師兄，要和我走個兩招三式，咱們暫時先歇一歇，我陪著這位師哥走這幾招，回頭我再陪著您練，您請先歇一歇吧。」張翔一笑道：「承讓，承讓！」說完一縱身，跳出圈子，回歸座位。這裏屈世和細一打量這位紅毛和尚濟川，只見他年紀約年五十來歲，身高在七尺還壯，熊腰虎背，鷹壯臂粗，肺子厚，膀子寬，身穿一件多羅黃麻僧袍，腰繫一根如意帶，白中衣，白襪子，多耳麻鞋，果然有點聲勢，就是這個長像，可太不驚人，挺高的身個兒，一個小腦袋，兩隻眼睛，一隻大，一隻小，斷鼻樑，翻鼻孔，大嘴岔，厚嘴唇，腦袋上大概有個二三十根頭髮，紅得就像剛染的帽纓子一樣。空著兩隻手，什麼也沒拿，笑嘻嘻衝著自己樂。屈世和還真沒看出他，因為自己闖蕩江湖，已然不少年，就沒聽說過這末一個紅毛和尚濟川，想來也高不到什麼地方去，心裏這末想，嘴裏可不能那末說。也滿臉陪笑的道：「師兄，您打算怎麼個比試法？請您說出一條道兒來，我好跟著走。」和尚微笑道：「老道哥哥，你說怎麼比就怎麼比？你說怎麼試，就怎麼試，我是無不奉陪，說一句不客氣的話，我今天還是頭一次跟人家比試哪。」屈世和一聽，這倒不錯，老實人，這個人別瞧也是莊沈一邊的，可不能跟他下狠手，不是旁的，這個人還沒經過世面哪，道要是把他傷了，那就太不對了，有辦法，我輕重大小讓他受點傷，讓他知道有個怕懼，也就完了。想得挺好，可沒想到上了

大當，屈世和上一場，莊沈就傳了話了，這個可是偷寶的要犯，無論如何，今天看住了，也別讓他走了，今天要從他身上，把這件事辦下來，大家就全都預備了。張翔跟他動手，大家放心，准知道張翔是成了名的英雄，絕不能輸給他，正在高興，沒有防備，莊沈二位一談閒天，紅毛和尚濟川聽錯了話，人家說的是百了，他疑心是他了，自告奮勇，要和屈世和鬪一下子，莊沈跟他沒有交情，也不知道他能耐怎麼樣，一聽他要上去，當然不能攔他，于是和尚就上去了。張翔一退下來，就問沈莊：「誰讓這個和尚上去的？可有人知道他的底細？不是別的，這個老道，可是十分扎手，沒有管在功夫，可是枉送性命，衆位請給看著點兒，要是不行，可趕緊找人給替下來，別枉送了性命。」莊沈趕緊找百了，百了正在着急哪，這個和尚，原不是自己請的，請的其他師父，名叫李耳上人，是位老俠客，成名多年，打算請出來，足可以頂擋一氣，沒有想到信送到了，老和尚也沒給回信，等到臨時給派了這末一位高明徒弟來，武功怎麼樣不知道，問他練的那一門？他都說不上來，愈想還高得了高不了？如今一看，也不是誰的保舉？他會上去了，心裏更是著急，准知道屈世和手底下是又好又黑，那還能容得了他？他大概連三十個照面兒都別用，和尚就得死于非命，心裏著黑急，當場能夠跟屈世和過手的，莊沈之外，方衛，俞伯玉都差一點兒，凌雲功夫不錯，不過是長一帶的情面，不能煩他，莊沈還要留著後來用，紀玉，岑天治過去能支持一氣，可也未必能佔上風，方綱，方紀，都不是對手，左澄倒是能行，也有交情，可惜方才受了人家暗算，已然成了普通能耐，過去也找不出便宜，自己過去倒是能

行，不過不知道他們那邊還有什麼硬手，即使自己得手把屈世和打下，也完不了，誰能保住長勝，這可真是著急，怎麼自己約的那末多人，到了現在，還不露面兒，這怎麼好？正在著急，莊沈找他一要主意，他一搖頭，猛一看見惡花郎包仲啣著長杆烟袋，蹲在板凳後頭，叭噠叭噠一口一口抽烟，不由一喜，准知道他是內外兩功，無一不高，准能贏得屈世和。趕緊過去，陪著笑道：『包大哥，您別自在了，您到場子裏活動一趟怎麼樣？』包仲把眼皮一翻道：『百了，你覺著我們擾你這兩頓飯，你不值是怎麼著？』百了道：『沒的話，實在是場子上這個人不行，越輸越沒銳氣，今天咱們這局事就嘩啦了！』包仲又把眼往上一翻道：『場子上這個人不行，是你不行？是他不行？你也不睜開眼看看，可惜你還練功夫的人哪。』百了一聽，趕緊往場子裏看，嚀！真是意想不到，自己眼睛，果然不如人家包仲，紅毛和尚，敢情真是不弱，不用說一個屈世和，就是再加一個屈世和，也未必是紅毛和尚的個兒。還有一節。人家紅毛和尚，始終是赤手空拳，什麼東西都沒拿，屈世和的扇子，能夠當槍，當刀，當鉤，當斧，乾脆說什麼都當得了，遠扎近砍，上劈下撩，橫著刺，直著刺，把一把鐵扇子耍得跟一根麵條兒相仿。這要攔在別人，不用說那不濟的手兒，早就廢命，就是差不離的高手，也得手忙腳亂。再看紅毛和尚，就彷彿沒有這回事一樣，東一鑽，西一跳，行上就下，行南就北，兩隻手掏一把，擰一把，點指，戳一指，把個屈世和轉得都有點目迷心亂，百了一看，這回成了，沒想到我們這位優哥哥會有這末兩下子。屈世和不用說打算贏，打算跑都叫不易，百了這邊高興，袁濟那邊可就著了

慌了，頭一個是千爪金蝎黃偉，第二個是火麒麟苗鳳，一個是師父，一個是師爺爺，眼看著要敗在紅毛和尚手裏，能夠不著急嗎？兩個人沒等袁濟發話，黃偉衝苗鳳一使眼色，苗鳳就過去了，黃偉扒在苗鳳耳朵旁邊一陣啾啾，苗鳳不住點頭，兩個人一個往南，一個往北，就散在園子外頭兩邊了。俞伯玉正在四下尋查，所為看看都是誰來了，誰沒有來，一眼就瞧見黃偉，心說你這小子往前湊什麼，今天這個日子日兒，可不比往常，我們都有準備，要讓你算計了去，我們就算自來了。黃偉找的是苗鳳，俞伯玉找的是哨子箭錢鼎。爺兒兩個一啾啾，錢鼎搖頭道：『不行，我師父在這裏哪，昨天那一擋子，我就挨了不少抱怨了。今天要再來一下子，我師父必不能答應我，這件事我可不敢答應。』俞伯玉道：『昨天那是玩笑，今天是正事，你沒看見黃偉那小子又往前挪動嗎？那個小子人稱千爪金蝎，什麼毒水他都敢得出來，咱們現在人位可不太多，倘若叫他得了手，事情可不好辦，這件事你可弄清楚了，你要一定不管，我再找別人去，你可別忘了黃偉在刺兒烏怎麼劫你的鏢？』俞伯玉這句話不要緊，錢鼎火兒可就上來了，脫口而出道：『師叔你老人家不用再說了，您說怎麼辦就怎麼辦，今天非把這雞毛兒老道給弄扒下不可。』俞伯玉道：『這不完了，附耳過來。』錢鼎往前一遞耳朵，爺兒兩個又是一陣啾啾。錢鼎不住點頭，一伸手往腰裏一摸，不由啞呀一聲道：『糟了！』俞伯玉道：『什麼事？』錢鼎道：『不行，我沒傢伙。』俞伯玉一聽，對呀，他的傢伙現在還在鎮江哪，抬頭四下一看，向錢鼎道：『有辦法，你瞧那邊有好幾位都帶著哪，你不會過去借來使一使嗎？』錢鼎順著俞伯

玉的手一看，原來是潘瑤，朱志，汪瀾，計迪四個，每人都背著一張弓在那邊站著哪，遂一點頭道：「行了。您不用管了，我聽您招呼吧。」正說著，只聽俞伯玉哎呀一聲，錢鼎急忙往場子裏看時，只見這時候屈世和已然手忙腳亂，四鬢見汗，手裏一把扇子，是東搖西幌，也找不著准地方了。和尚是越轉越來勁兒，臉上全是笑紋，絲毫不露吃力的樣兒，俞伯玉心中正在一喜，猛聽吧噠吧噠兩聲，黃偉的狼牙弩，雷鳳的火彈子，一左一右，全都到了和尚兩肩，俞伯玉心裏這份兒難受，就不用提了，不是旁的，自己要沒有預備，也就不用了，預備好了，還沒等用上，人家已然先動手了，這一來不用看和尚能為高強，也禁不住這種暗器，兩邊夾攻，這可真糟！屈世和要是再一緩手，不但燙熟的鴨子飛了，而且還許受傷，就在這一尋思之際，兩邊的彈子早就到了，紅毛和尚正在轉得高興，猛聽弓弦兩響，就知事情不好，等到騰出身來往旁邊看的時候，兩邊彈子全到，看的是左邊，左邊是狼牙弩，急忙一撒身，往旁邊一跨，狼牙弩倒是躲過去了，火彈子從右邊打來，可就沒有躲開，正打在肩頭上，噠的一聲，紅毛和尚袍袖就著起來了。和尚一縱身就打算往圈子外頭進，屈世和得理不饒人，進一步把扇子一橫，冷笑一聲：「那裏走？」扇子就奔了和尚心窩點去，和尚一看，你這太難了，你這叫欺負老實人，別瞧身上起火，一會兒功夫可不至燒死，今天豁出死去，也不能叫老道這活著，牙關一咬，身上燒著不管，也往前一進步，扇子奔心口，連躲都沒躲，反而往上一引，屈世和就知道和尚要拚，十二分留神，看看和尚，倒有什麼特別地方，還沒等自己往回撒扇子，和尚五個手指頭已然奔自己

胸口來了，屈世和一看，真正有點玩命的意思，心裏非常明白，手裏可是使不上勁了，打算往後閃，又打算往旁邊閃，就在這一二手之間，和尚五個手指頭就到了，再打算躲，可就來不及了，撲的一聲，五個手指頭，全都進了心口，和尚真狠，手指頭進了肚子，往回一牽，使勁往外一扯，嚇的一聲，連心肺子那塊肉全都帶下來了，屈世和一聲慘叫，扇子也撒手了，人往後一仰，撲咚一聲，死屍栽倒，和尚身上全著了，不管屈世和死屍，二次往起一縱身，一個大火團，跳出圈外，就地一滾，打算把火壓滅，誰知苗鳳打出的火彈子，裏頭硫黃太多，壓滅了一塊，又著了一塊，和尚衣裳也沒了，頭髮也沒了，紅毛和尚成了沒毛和尚，火還在身上燒著不滅。那末大的英雄，也疼得亂吼狂叫，十分可慘，百了一看，可就急了，乾著急一點法子沒有，急得在地下直剝腳。瞎火神紀玉，在旁邊一聲喊嚷：『衆位快給和尚身上撒沙土，可以把火撲滅。』大家一聽，這個就抓沙子，那個就抓土，全都往和尚身上倒，算是人多手衆，把火壓滅，和尚渾身都是燎漿大泡，臉上鐵青，牙關也閉緊了，沈洵道：『趕緊搭到前頭大殿上去。』潘瑯，馬彰，過去指起和尚，送進大殿，老和尚獨淨，正在那裏坐著，跟百了的徒弟莽頭陀那威說話，一看有人搭進來，仔細一看，正是紅毛和尚濟川，渾身是傷，連衣裳都沒有了，著實吓了一跳，急問所以。馬彰把方才場子上的話一說，老和尚不住點頭道：『孽障！孽障！多事不如少事，果然出了這種事了。』說著過去一摸濟川的腮袋，聽了聽呼吸的氣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『傷勢太重了，好在他天賦過厚，一世童男，還許有救。外頭用人，你們快到外邊去吧，這裏自有我

給他想法子治傷。潘馬二人連連答應，趕緊往後跑，來到後頭一看，場子也更熱鬧了，裏頭站著一個尼姑，年紀也就四十來歲，穿著一身青僧衣，手裏一把寶劍，細聲細氣的說道：『諸位師長施主，貧尼意空，這次奉了刺兒烏袁施主寵召，來到這裏參與盛會，原聽說這裏不過是以武會友，絕無傷人之意，不過方才我看刺兒烏屈道長死得太慘，那位師兄言不顧行，下手太黑，竟是當場傷害人命，我雖學藝不高，但是我對於這種人不甚佩服，好在那位師兄，自有天報，被燒慘死，多話也就不必提了，按說今天羣賢聚會，有多少能人在這裏，那裏有貧尼說話的地位，不過我既是被人邀請而來，那有一動不動又跑回的，所以我現在來到場子裏，要求諸位多多指教，我可不敢說甚有什麼功夫，什麼技能，也就是癡個景兒，歇歇諸位腿腳，我練一兩手笨功夫給諸位醒醒脾。等諸位歇過乏來，咱們再換別位，在我練這極功夫時候，如果那位看著可以湊熱鬧也無妨，請到下面來湊湊熱鬧，咱們是拳來腳往，歸到而已。話就是這幾句話，我現在先開始練一手笨功夫，這種功夫，原不在拳譜之列，這是我的一點小玩藝，諸位可不要見笑。』說著話用手一指地下躺著的屈世和死屍道：『衆位看見了，我們這位屈道長，一身好功夫，不想被人暗算，命喪當場，實在可惜，我來時又荒疎一點兒，沒等到人家出來收回道屍，如今大家都要用這塊地方，屈道友死後無知，不能自己站起躲開，未免給衆位掃興，我現在就用我練的那點小玩藝兒，我要使屈道友遺屍自己站起離開這個場子，這不過是個障眼法兒，裏頭可沒有什麼邪魔外道，給諸位鬧個哈哈一笑，底下咱們再接再練旁的功夫。』說著話把手裏寶劍，往

下一點，兩個手指頭指定屈世和死屍，只把劍尖往起一跳，喊聲：「起！」只見那屈世和的屍身後往起一迸，胆子小的人，全都吓了一跳，接著再看，意空又把劍尖往起一挑，那屈世和的屍身又是一迸。意空連挑了有十來下兒，那屈世和的屍身也迸了十來下兒，可是除去迸之外，並不能站起來，大家看著，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。再看意空臉上顏色可不對了，顏色也白了，順著禿腦瓜子直流汗，彷彿非常著急的樣兒。跟著把劍往地下一指，剩下那隻手，大指搭著中指，嘴裏咕咕嚕嚕，不住嘍咕，腳底下便和走馬燈一樣，不住滴溜溜圍著屈世和的死屍亂轉，轉了是有二三十個圈兒，猛的把手裏劍往上一提，喊聲：「起！」那屈世和的死屍果然比方才又進高了一點兒，再看意空，臉上顏色慘變，牙齒一挫，竟把舌尖挫破噴的一口，往四外噴去，大家都覺得眼前一黑，彷彿要暈倒的意思，全都凝神一閉眼，就在這末個功夫，却聽場子外頭牆上，有個山西人說話口音：「可不成了！你可要了老子我的命了！」唵咚一聲，一個人從牆頭墜地。意空一看，不顧場裏死屍，一縱身就跳了過去，一個字都沒有說，提劍就劈，大家齊喊一聲：「那不行！」再聽那個山西人一陣哼道：「好狠的母小禿兒，你要害你的親老子，我今天跟你併了骨吧！」噓溜一聲，雙腿往回一弓，頭就讓出來了，意空一劍正砍在地下，噹的一聲，火光四迸。山西人腰上一使勁，嗖的一聲，人就起來了，照著意空腰就是一腿，意空一閃，兩個人在圈子外頭就動上手了。靳瞎子先一聽山西人說話，再一看山西人跟姑子動手，把馬彰一瞅道：「老六，你看那個老西兒是誰？」馬彰道：「我沒有看出來。」靳奇道：「你這

兩個眼睛就該挽去，那不是咱們二師哥怯二郎左臂金刀宋固嗎？」馬彰猛的想起，急道：「可不是我就忘了，果然二師哥來了，不過有一節，看方才那個姑子的神兒，全是左道旁門，絕不是正路，咱們二師哥，除去跟咱們一塊練過功夫之外，別的地方，又沒見他練過這些邪魔外道，他是從什麼地方練會的這一套？」靳奇道：「這你可別說，三年不見，人心大變。」馬彰道：「那裏來的這末兩句？」靳奇道：「你先別管他那功夫是怎麼練的？你就瞧著吧。」馬彰再看，只見這個山西人，談笑自若，全不經心，手裏拿的並不是刀，是一根打瞞的懶瞞愁的鞭子。更指一指，西截一截，意空一把寶劍，使的都看不出是一口劍了，只見一條青光，圍著那山西人來回亂繞，那山西人嘴裏可不閉著：「我把你這不要臉的小母禿子，你忘了從前咱們兩個好的時候了，我掙來你吃，我掙來你花，後來你嫌我長得不體面了，仍跟人跑了，你跟旁人跑不要緊，你不該跟着野和尚跑，事到如今，你當了姑子了，我怕我找著你，你跑到這裏來了，你又跟了老道了，你看見我，假裝看不見，倒還不要緊，你不該唸倒頭經，把我念得魂不附體，渾身不得勁，你是非打算把我害死不可，你好狠的心，你拿劍扎我，我可不敢扎你，我捨不得你，我可又恨你，沒別的，我拿鞭子抽你！」說着叭的就是一鞭子，正抽在意空脊梁上，抽得意空哎呦一聲，山西人哼了一聲道：「你不用哼哼哎呀，跟我充俏皮，我現在已然看破紅塵，逍遙世外，我什麼也不動心了，你要哼我可還抽你。」說着舉起鞭子，叭的又是一下兒，意空忍住了疼，咬住牙不言語，只把寶劍往那山西人身上沒頭沒臉的扎去。山西人又吭哧一聲道：「你這混帳玩

藝兒，真是鐵嘴石頭心，連一句告饒話兒都沒有，我今天活活把你治死，省得留着你給我現眼。」說着叭的一聲，又是一下子，袁濟一看可了不得了，今天帶來的人，就得算是屈世和是高手，不想命喪野和尚之手，如今過去的苦羅利意空，不但武功好，而且深通玄功，過去之後，一個人沒有過手，就出來一個怪物，眼看就要敗了下來，自己這邊人能夠抵得住那邊人的實在不多，如果一個真個敗下來，那可怎麼好，二位道長約的朋友，都沒有來，也不知爲的什麼？這可是真糟，心裏正在想着，場子上輸贏，就出來了，意空也准知道自己不是老西兒對手，最慘的是連一個接應沒有，老西兒不但手黑，嘴裏還真壞，一邊動着手，一邊嘴裏還不老實，自己爽得連一句話也不說，一個勁兒，給他拚吧。身上挨了足有十幾鞭子，十分疼痛，心裏不由一陣焦急，姓袁的，你們這就不對了，我爲給你們幫忙，渾身帶傷，怎麼你們見死不救，讓我死挨，要照這樣兒下去，今天准死不能活，給人家幫忙，落得這種結果，今天如果能夠得逃活命，必要痛改前非，從此永不和這班人來往，長燈念佛，了此終身，心裏這末一想，手底下可就更慢了，老西兒不錯，鞭子打夠了數兒，也不往下打了，嘴裏可還不住叨念：「你這母禿子，還不快快回去，一定非把我氣死不可是怎麼樣？」意空一聽，對呀，我既不能佔上風，還不快走，等待什麼？看起來這個老西兒還真不錯，不是這樣，今天要我的命，並非難事，趁着他的手下留情，快快走了爲是。想到那裏，猛的把劍尖向老西兒心口一扎，一聲喊道：「貧尼不是英雄對手，改日再會吧！」老西兒往後一退，意空撤劍就走，只縱兩縱，便是蹤影不見，老西兒略一揮

身上塵土。過去先給左澄磕頭，又給沈莊諸人見禮。左澄道：「宋固你這是從什麼地方來？」宋固道：「徒弟從萊州府來，因為去找七弟，聽說七弟到了這裏，所以也來到此地。」左澄道：「我看你方才和人動手，不像本門招數，你又跟什麼人學了絕藝？」宋固道：「不敢欺瞞師父，徒弟這幾年在陝西龍抱嶺待遇大覺禪師，教給徒弟易筋真法，並又教給徒弟許多天心正法，方才徒弟看見那個出家人用的是道門小鎮壓法，那種法術，十分厲害，如果對手一個把持不定，便會中了他的道兒，當時暈迷，天心正法專能破這種邪術，所以徒弟才出頭和他玩了一下子，據徒弟看，那個女尼雖非正道，也並不太罪惡，所以才把他放去，請師父放心，徒弟沒有別的意思。」左澄一聽，越說越不像話，趕緊吐了一聲道：「不要說了，快些歇息去吧。」宋固答應一聲，自到那邊去找馬彰妻辰不提，這個時候袁濟可真急了，方要親自過去，却聽身後帶着悲音道：「袁島主您先歇一歇，給我看着一點兒，我要過去獻藝給我師父報仇。」袁濟回頭一看，正是千爪金蠟黃偉，不由一縐眉，准知道今天這種場子裏他討不了便宜，可是也不好意思攔住他，只把頭點了一點道：「千萬小心。」黃偉答應，拄着拂塵，就到了圈子外頭，身臨切近，提身一縱，進了圈子，往那裏一站道：「諸位，在下黃偉，願和諸位討教討教。」沈洵一拉莊化道：「瘋子咱們兩個誰出去一趟？」莊化道：「幹什麼？」沈洵道：「咱們那件事，可就事屈黃兩個幹的，一個現在已經死了，一個現在還在，如果咱們打算問什麼，可得找他，他要再一完，咱們的事情可就不好辦了。」莊瘋子道：「既是那樣，我就過去一趟。」沈洵道：

「你就辛苦一趟，可是千萬加勁，第一別放他跑了，再找他不容易，第二別把他置之死，沒了活口，可就沒了辦法了，總想法子把他活着弄回來。」莊化道：「知道了。」才站起來打算往外走，就聽圈子那裏一陣大亂，一個說：「這回得讓我，一個小毛賊兒我還沒弄呢。」一個說：「那得讓我，官老爺，咱們可不許狡猾，說好了我拿公老道，你拿母老道，現在這個是公的，那得歸我。」莊化不由一怔，這兩個說話的，一個是小流星馮溥，一個是金牛星丁威，這兩位先還在那邊談天，談來談去，二人打算要立功，一眼看見袁濟身旁，一邊坐着一個道姑，一邊坐着一個老道，兩個人一商量，丁威要公老道，馮溥要女老道，剛商量好，老道先出來了，馮溥一看就急了，不等丁威過去，一捉手裏鎚，就奔場子，丁威提鎚就追，兩個人一搗亂，沈洵就煩了，一聲斷喝道：「你們兩個休得瞎攪，待我來！」長身一縱，從座位上縱起來，直奔場子，就這一手兒「白鶴冲天」就把大家全都鎮住了。來到場子裏，沖黃偉一舉手道：「姓黃的，對不過，姓沈的向例沒有欺負過誰，今天可是單說，我要大破殺戒，你有什麼看家的本事，只管施展出來，我是極願領教！請！」說完這個請字，雙手一分，單掌往前一搯，直奔黃偉胸口，還沒等黃偉還手，就聽叭噠一聲，叭噠一聲，撲咚一聲，有人摔倒，要知摔倒的是誰？且看下回，便知分曉。

第九回 避火彈假手兩將軍 冒兵刀傷心雙兄弟

丁威馮溥兩個爭競了半天，誰也沒得進去，兩個人誰可也不往後退，都站在圈子外頭瞪着眼往裏看，沈洵一進場子，廢話不說，動手就打，黃偉還沒有接招，叭噠一聲響，苗鳳的火彈子就奔沈洵胸前打來了，他們兩個，原來早就商量好了，只要黃偉過去不拘跟誰一動手，苗鳳就用火彈子打，他們想的也不錯，不拘什麼人有多大能耐，大概也沒有不怕火燒的，只要身上一着火，誰還有心戀戰，因此黃偉才一進場子，苗鳳就把彈弓預備好了，手裏扣着彈兒，淨等來人就來，沈洵一進去，黃偉心裏也駭怕，可也高興，准知道沈洵能耐比自己高得多，准要動上手未必能夠是沈洵的對手，可是想着苗鳳火彈子，只要一成功，可也不怕沈洵有多高的本事，想得不錯，可就是沒想到沈洵今天是預備了來的，一見面多話不說，過來就動手，心裏正在一驚，又聽弓弦一響，心裏高興，他就可就萬沒想到今天犯小人，丁威馮溥正站在圈子外頭，打算看沈洵跟人家動手，忽聽叭噠一聲，一個圓球直奔沈洵胸前，丁威一看，那可不行，剛才燒了一個，現在再打算又燒一個，那可辦不到，一長胳膊往裏一送，那把八楞鎚鎚把又長，加上丁威胳膊也不短，一下磕個正着，叭噠一聲，正打在鎚頭上，彈子花的炸開，一團綠火苗忽的一下子就出來了，可沒燒着誰，丁威一駭怕，撒手扔鎚，翻身躺在地下就打開了滾兒，馮溥機靈一點兒，趕緊叫道：「牛兒，你快起來吧，你身上沒有火。丁威還不敢深信，又在地下打了兩個滾兒，才一咕嚕扒了起來。拾起了鎚不住伸舌頭。馮溥道：『你別亂了，你快瞧老道要不得！』原來苗鳳一彈子沒打着沈洵，沈洵就明白了，哈哈一笑道：『姓黃的，你們無論如何，也脫不開這點賊根

子，你看你們辦的都是什麼事？今天老太爺要不把你廢了，那算是怕了你了。」說着話，掌掛着風忽的一聲就到了，黃偉一看，就知道准糟，沒法子只好是支持一下子是一下子吧，往旁邊一側身，讓過沈洵的掌，一揮手裏蠅刷，就剪沈洵的腕子，沈洵往下一沉胳膊，那蠅刷就繞空了，黃偉一進步，蠅刷掃沈洵的頭頂，沈洵一坐腰，蠅刷從腦袋過去，不等他再變招，上步一掠黃偉的腕子，黃偉往後一撤，沈洵的左腳一墊步，右腳往旁邊一轉，黃偉借勢就奔沈洵左肩用蠅刷一點，沈洵喊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左腳一橫，甩起右腿，往黃偉左膀上一抽，黃偉往後一撤身，沈洵往起一墊步，右腳一點，正在黃偉小肚子上，黃偉不由自主，咚咚咚往後倒退了有三步，沈洵不容他再緩手，進步就要抓他的胸脯子，猛聽叭噠又是一響，正在一怔，手就去得慢了，再聽吧噠又是一聲，仔細看了一看，一點什麼也沒有，不由詫異，難道是自己耳朵壞了，怎麼連聽兩聲，什麼也沒有看見，再打算抓黃偉，黃偉可就退出去了。黃偉一退出去，沈洵心裏一陣難過，憑自己這末樣一個人，怎麼會怕得走了心經了，這未免太是笑話。其實他可不知道要不是左金丸俞伯玉在旁邊打了一彈子，苗鳳那彈子就過來了。俞伯玉在場子裏轉了半天，防備了半天，臨完紅毛和尚還是受了人家暗算，心裏那份不痛快，自不必說，留神再看，黃偉出來了，心說這就好了。這兩個小子，一左一右，實在沒法兒抵防，如今這個老的出來了，剩下一個小的，也鬧不到什麼地方去，沒有想到，才一照面，苗鳳就是一彈子，不是金牛星丁威用鎗給磕回去，那還是真糟了，心裏難受，佟子俞伯玉在江湖上大小有個名兒，怎麼會連個

傻子都趕不上，那未免太以使人難堪了，沒別的說的，要特別留神，他既有第一下子，必有第二下子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再讓他得了手，這回一留神，一看苗鳳又在那邊掏彈子哪，自己趕緊也把自己的弓摘了下來，扣住了彈子，才扣好還沒往起揚，那幾弓弦已經響了。俞伯玉不敢怠慢，用眼神一找，苗鳳打的是火彈子，比普通彈子大，紅唵唵一顆圓球，直往沈洵邊奔那去，趕緊認准了鏢頭，一撒手，滴溜溜自己這顆彈子就奔了那片紅光，叭噠一聲，彈子打彈子，打個正着，又叭噠一聲，苗鳳那顆火彈子掉在地下，雖然炸開，幸喜那裏沒有站着人，碌碌見了乾土，也一點法子沒有，唵唵兩聲，便自息滅，沈洵那裏知道，還以為自己輸了耳朶。心裏一起急，可就顧不得許多了，往前一進步，意思還打算抓黃偉，黃偉真駭怕，谁知道抓上就活不了，對抵是幹不過人家，沒有法子，就是跑吧，正在打算要跑之際，却聽圈子外頭有人喊嚷：『黃長不要着急，我來接你！』順着聲音從外頭進進一個小孩子來。一伸手就把沈洵的左手擋住，黃偉才得兩縱身，跳出圈外，撫摸心口，不住亂跳，心說好險！沈洵眼看要把黃偉抓住，忽然鑽出人來，硬把自己去路擋住，放走黃偉，心裏好生有氣，凝神一看，不由大怒，原來不是旁人，正是卜方的徒弟田正。便呖的一口啐道：『你這孩子是耍瘋了吧，爲什麼擋住我的去路，把人放走了？』那個小孩兒道：『你這個老頭兒說得好輕巧話兒，他是我的老師，我焉得能夠坐視不救？』沈洵一聽，又是一怔，說話的聲兒，不像田正，再仔細一看那身個兒也比田正小，眉目之間，雖是大同，也有小異之處，這才知道自己認錯了人，便趕緊換了口氣道：『

「嘔！原來是你呀！你這個孩子，不在書房裏念書，跑到這個地方幹什麼來了？你姓什麼叫什麼？還不快快退去？」沈洵這幾句話說了一個亂七八糟。小孩子嘿嘿一笑道：「我也知道你不認識我，可是我認得你，姓沈的，你也不必問我姓什麼叫什麼，咱們今天既到這個地方來，就得來尋下子，給大家看看，你有什麼出手兒的，施展施展也讓我開開眼，你要沒有真功夫，趁早兒退下去，再換有能耐的上來，姓沈的，可也不是我看不起你，你別覺着你是成了名的英雄，你禁不住我是三的三口氣，你信不信？」沈洵一聽這個孩子說話，是又可愛又可氣，可氣的是乳黃未退，竟敢說出這末些大話。愛的是這末一點兒的小孩子，居然有這末大的胆子，將來大了必定錯不了。可惜陷身匪黨，必要淪為下流，這個孩子實在可愛，必得想個法子把他救了出來才好。沈洵這一好心不要緊，幾乎一世英名付與流水。沈洵既是安心要收這個孩子，當然說話就透着和氣道：「你這個小孩子，真是不知到天多高地多厚，竟敢滿嘴胡言亂道，你有什么本事，能夠吹三口氣？我今天倒要看看一看，你吹吧，我就站在這裏等着你好了。」那個小孩子聽了微微一笑道：「人家說姓沈的有點意思，今天看起來，倒還夠個漢子，既是那樣說，你可站好了，我要吹你了，這話我也不是說大話，不用說你一個人，就是你們在場的全算上，誰要禁得住我吹他三口，我就拜他為師。姓沈的你站好了，我要吹你了。」沈洵笑了一笑，便當真往那裏一站，紋絲不動，那個小孩子雙手往上一伸，又往下一拳，然後又往裏一吸氣，再看這個孩子連臉上顏色都變了，先前臉上顏色是有紅有白，如今全成了紫的了，小腮幫子鼓得跟蛤蟆肚子

一樣，沈洵看着，不由好笑，就見他連吸了兩口，猛的把手往嘴唇上一握，也沒在意，就見他把兩隻小手往腰上一叉，唵的一聲，照着自己肚子就吹了一口，沈洵可不是一防備點沒有，准知道這個孩子既敢出來說出這末些橫話，必是有點什麼小玩藝兒，說不定他們下三門裏頭，什麼樣人物全有，就像方才那個尼姑一樣，會些奇門遁甲，妖術邪法，倒不能絲毫不在心上，萬也沒有想到這個孩子是人心黑，能耐還是有真傳，頭一口猛的一噴，沈洵就覺着有一股涼氣，從肚子上扎了進去，當時渾身血脈，就全不得勁，就知道壞了，自己一時大意，欺負他是個孩子，沒有想到，就受了他的暗算，這一定他嘴裏有什麼吹筒之類的東西，不然憑這末一點小孩子，絕不能有這末好的氣功。心裏想着，就該退下來的才是，沈洵絲屬藝高人胆大，心想不用說是一根吹筒，就是十根吹筒，又把我能怎麼樣？小孩子一看沈洵沒走，接着撲的一聲，第二口又吹到了。沈洵又覺乎一涼，這回可是比那回厲害，當時就覺得渾身發麻，這才知道這個孩子確有令人不可思議的厲害，可就不敢耽擱了，趕緊一撤身，三步兩步就退出了圈外，來到自己座位那裏，更覺着四肢發木，周身不得勁了，趕緊告訴莊化，可了不得，我受了那個小孩子暗算了，莊化也吓了一跳，一拉沈洵，兩個人就退到前院配殿裏，解開中衣一看，正在肚子上，有兩個梅花瓣兒。莊化道：「可了不得，你受了那個孩子的梅花攢了。你別着急，我趕緊給你想法子。」沈洵往炕上一躺，真是連句話都說不來了，萬也沒有想到，自己這末一個人，會叫一個小孩子給治到這個樣兒，真是沒有影子的事兒。莊化連了一運氣，用手在沈洵肚子上，麼來摸去，

摩着摩着，猛的往起一抬手，沈洵就覺乎肚子一鬆，莊化道：「好了，幸喜功夫不大，這兩套撥的毒氣還沒得散開，這總算不錯。」沈洵道：「這個孩子，怎麼這末手黑？」莊化道：「你這話就叫不通，他們一撥兒賊，賊的徒弟，還能有什麼惻隱之心？這就算便宜，幸虧是你頭一個過去的，這要是旁人，受傷恐怕還不至此呢。」沈洵道：「我現在不要緊了，我少歇一歇，我就往前邊去，那邊缺人，你得趕緊去才好。」莊化點頭又轉到後院，一看場子裏還是那個孩子，自己這邊過去的正是百了和尚，心說入這末多，怎麼會叫他過去了？原來百了一看沈洵受了小孩子暗算，當時他就急了，也沒跟誰說什麼，一縱身就往前跑，忽然身後有人一把揪住道：「師大爺您上什麼地方去？」百了一看正是沈洵的小徒弟哨子箭錢鼎，便急說道：「你沒看見嗎？你的師父被那個小雜種給算計了嗎？你說我跟他完得了完不了？」錢鼎道：「師大爺您先別着急，您聽我告訴您，那個孩子我可認得，他叫田柱，他吹的可不是什麼妖術邪法，他是用的梅花撥，他嘴裏可有筒子，您要過去，您可千萬留神。」百了一點頭道：「知道了。」三縱兩縱，就到圈子裏頭，用手一指道：「你這個小王八犢子，胎黃沒退，奶毛沒乾，怎敢用暗器傷人，我今天要你的狗命！」那個孩子一笑道：「禿和尚你不用臭美，我一樣也打發你回去。」和尚啞的啞了一口，一伸右掌，就奔了那個孩子左肩頭，小孩兒往旁邊一閃，進步照和尚肚子就是一拳，和尚不躲，往上就迎，那個孩子一看和尚往上迎，他不用拳頭打了，往後一退步，一鼓腮幫子，預備又要吹，和尚可吓了一跳，不敢讓他吹上，一閃肚子，往前一進步，就要抓那個小孩

子腦袋上小辮兒，小孩兒往後一仰臉，和尚真急了，不管什麼叫孩子不叫孩子，提腿一抽，那個孩子是個仰勢兒，打算再躲，可就來不及了，抽個正着，撲咚一聲，摔倒在地。和尚往前一進步，就把小孩用腳給踩住了。哈哈一笑道：「我把你這有的人生沒人養的賊骨頭，我今天要你小狗命。」說着話手裏拳頭還是真舉起來了，要打還沒打，就聽有人喊：「師爺別打，我來了！」嗖的一聲，眼前一幌，又是一個小孩兒，這個和尚他可認識，一看跟地下躺的那個，一模一樣，正是田正，却假作不識叫一聲，你們一窩有幾個，都來領死也好，說着剛要和田正動手，又聽有人喊：「師叔，你老人家別動手，我來了！」大家抬頭一看，不是一個，一共來的是四個，大家可全都認得，頭一個小孩子是田正，第二個說話的是九頭獅子盧春，第三個是瞽目魚鍾符，第四個也是個孩子，小火狐周益。百了一看，又來了不少人，心裏可就高興了。趕緊說道：「你們快幫我這個小王八犢子弄死，好給羅鍋子報仇。」盧春一聽，這可糟了，怎麼沈洵竟受了這個孩子的傷？這事可不好辦，一個是說什麼也不認哥哥，一個是認定了兄弟，這不是活糟的事嗎？如今和尚腳底下踩的，就是他那個寶貝兄弟，現在幫着賊那頭兒，傷了我們這邊頭子，他還不讓管教，這可怎麼好？正在想着，就聽田正向和尚道：「師爺，你老人家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無論如何，您可也要手下留情，我母親就是他這末一個，您可千萬賞給我這個面子。」百了這才聽出來，地下這個，正是他的兄弟，不由一陣冷笑道：「好，這就是你的兄弟呀，真不錯，上場就把你師爺爺用梅花攢給攢了，現在生死不明，你還來求情呢，八成兒你也

是受了刺兒島的花紅彩禮了吧！」和尚這幾句話一說，田正說不出來的難受，心說兄弟你可真是太胡鬧了，你怎麼把他老人家也給吹傷了，這件事怎麼能夠完？再說和尚這幾句話，還有真怪自己的意思，那裏還敢硬爭，只說了一句：「帥爺你老人家，千萬不可跟他一般見識，這個孩子，實在沒有知識，衝撞了我帥爺，我必叫他給他老人家磕頭陪不是，你老人家就饒了他這一次吧。」行俠仗義的人，沒有一個不喜歡孝子賢孫好人。」別看和尚風是風，火是火要取田正的命，經田正這幾句話一說，當時心就軟下來。便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倒說得輕俏，現在他在我腳底下，他能一聲不言語，甞着可憐虫兒似的，不信只要我一放開他，當時他還許給我一下子。」田正道：「有我在這裏，他天大的胆子，他也不敢。」和尚道：「既是這本說，我衝着你把他放了，可是有一節，他要一滋毛兒，我可惟你是問。」田正道：「都在徒弟身上。」和尚用手一指田柱道：「我把你這個欺心犯上的小犢子，要依着我的脾氣，今天非把你廢了不可，只替因你哥哥再三給你講情，我饒了你這條狗命，從今以後，你要再胡做非爲，我定要你狗命一條，起來吧！」和尚說完，一抬脚，田柱從地下扒了起來，站在那裏發怔，田正道：「兄弟，你到現在還不明白嗎？還不快快給帥爺磕頭賠不是？」田柱啞的就是一口啞道：「你別這裏油矇了心，誰是你的弟弟，我和你仇深似海，把你碎屍萬段，難消我胸頭惡氣，你還敢在我這裏廢話，真乃無理，今天你們人多勢衆，我幹你們不過，容你多活幾天，我一定要取你性命給我親娘報仇。」說完了一跺脚，轉身就要走，和尚越聽越不對，越聽越有氣，暗道一聲好孩子，

別看你長得跟你哥哥一個樣兒，你的心簡直都要不得了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這個孩子，天良實在是壞了，我可不能留你，將來也是禍害，一看他轉身要走，那焉能夠叫他走去，一縱身就在田柱肩頭上一抓，往回一帶，一撒手，田柱仰面朝天就躺下了。這可不是和尚能耐比沈洵過高，沈洵才一出來，是一點防備沒有，才受了小孩子的暗算，和尚一直就留着神，真是拿全力對付這孩子，不用說一個才出世的小孩子，他能有大本事，所以一伸手就又把牠逮住。田正一看田柱二次被盲了給逮着，心裏這份兒着急，可是方才田柱那片話，所有的人，全都聽見了，怎麼再給他求二次人情？爲難之中，一眼看見盧春，忽的想起，急忙走過去向盧春道：『盧伯父，我求您點事，你可得答應我。』盧春道：『什麼事，只要除去給你那個兄弟托情，什麼事都可以辦。』田正一聽這倒不錯，他都先給封上口兒了，不成，那也得說。遂笑着向盧春道：『盧伯父，您最疼我，我求您的事，你既知道了，還是您給辦辦吧。』盧春道：『按說你們是親兄弟，我可不應當給你們拆散情分，不過你這個兄弟，可實在要不得，你一聽見他在刺兒島，偷着摸着跟姓秦的追到刺兒島，你的意思，到了那裏，弟兄相認，是件美事，我可就不知道他跟你的秉性大不相同，他不但沒有認你這哥哥，瞪眼把你拿了，就要要你的命，幸虧暗中去了人，才算把你救了，他對你既是這樣，那裏還有一點兒人味兒，你沒聽見他方才說那一套話嗎？你要是落在他的手，你想你還能整個活着嗎？依我勸，你趁早死了這條心，不用再說費話了。』田正一聽，那末一來，豈不是連一點兒轉頭都沒有了嗎？便又二次央求道：『盧伯父，你忘

了您從前帶我走山路時候，不幸之中，把桂兒去，倘使那時不丟，無論如何，他也不會落在賊窩兒，不是落在賊窩兒，他也絕不至于這樣兒，您想一個做賊的，能夠有多少好人？耳濡目染，如何能夠好得了。現在要是把他制死，他實是該死，不過我說總覺得對不起我死去的父母，這件事無論怎麼說，盧伯父您也得想法子救他這一次。」盧春一聽，不由點頭暗嘆，低聲向田正道：「正兒，我答應你倒不要緊，可是和尚脾氣非常古怪，我過去說也未必能成，咱們過去說着試試，能夠辦到了更好，辦不到可也沒有法子。你聽信兒吧。」百了第二次把田桂扔倒，准知道田正天性太厚，絕不能沒有第二次請求，等了一會兒，田正並沒有過來，盧春來了，嘴裏叫着：「師叔，我跟您討個面子，這個孩子是從前我把他從他家裏抱出來的，一幌兒二十來年了，他雖走的道兒不正，總皆因他沒挨着好人，沒別的，求您把他放了，下次再有這種情形，絕不輕饒，您看怎麼樣？」百了聽了哈哈笑道：「你們既是都願意放他，我就放他，可是將來再出旁的毛病，我可一概不管，還外帶今天他無論如何不通情理，我也絕不再拿他，你們可要留神將來才好。」說着話一抬腿，這回省事，只說一個滾字兒，這孩子就跑了。百了向田正道：「這你心裏總痛快了吧？」田正道：「謝謝師爺。」莊化一看，今天這個局面，雖說傷了兩個人，可是實在說起來，還是自己這邊佔了便宜，心裏正在一喜，猛的又一想道，不好，香檀寺比武，是和尚的事，我們的事，還是得找東西，如今找東西已經死了一個屈世和，就剩了一個黃偉，是無論如何，也非得把他捉住不可。正在尋思怎樣再把黃偉激出來，却聽身後一陣腳步聲

音，回頭看時，只見花頭陀那威，慌慌張張的從外頭跑了進來，一見莊化道：「師叔：前頭來人了。」一句話還沒有說完，從外頭進來足有二十多口子，莊化一看，不由一怔，原來進來的多半是熟人，領頭兩個老道，正是在刺兒島見過的那百鍊子澄塵，九都法師玄一，後頭是勞山野馬嶺總瓢把子聖手伽藍畢綱，帶着自己徒弟，病金剛林澗，矮金剛周鈺，鐵金剛黃輝，玉金剛劉立，笑金剛秦光，怒金剛趙第，醉金剛舒朋，火金剛白裕。徐州雲龍山莊花斑龍王杜進，普洱山紫竹坡北魔王馬開的二子小青龍馬傑。錦州鮑衰，帶着五個兒子，仁義禮智信，出山虎，跳山虎，坐山虎，飛山虎，巡山虎。雲南正義神刀震四方貝衡，忠義子都貝璋，湖南長沙府白面閻王阮大廷，帶着五個兒子，紅髮鬼阮福，赤眼鬼阮祿，青臉鬼阮禎，金鬚鬼阮祥，黑頭鬼阮壽。還有趙榮方，江飛，江楓，舒紫雲，餘外另有一個老太太，帶着一個少婦，自己不認得。心裏納悶，這些人怎麼都走在一起了？最可怪的，聖手伽藍畢綱，昨天派人先到這裏來一趟，下手先把火狻猊薛平治死，他今天才來，不用說，這是幫了刺兒島，這個手兒可是不軟，如果他真要幫了刺兒島，可還不好辦，自己這邊人能敵那兩個老道的就不易得，何況又加上畢綱，這末看起來，自己這邊，未必能佔上風，不過事情已然到了這種樣兒，着急也是沒用，看看再說吧。當時這裏是一陣大亂，彼此見禮，各人都歸到自己那一邊，澄塵向袁濟道：「屈世和怎麼沒有來？」袁濟說：「您來晚了一步，他已然受人算計了。」澄塵一聽，臉上顏色一變道：「怎麼遭了人家毒手，等我來替他報仇雪恨！」說着話一擺手裏拂塵，奔場子，要和莊沈一會。要

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病判兒掌擊五色鬼 俞伯玉彈打千爪蠍

百鍊子澄塵才要往外走，身後有人說道：「法師且緩一緩，待我們父子先去會他們一會。」澄塵回頭一看，正是白面閻王阮大廷，點點頭道：「既是施主願意和他們一試，千萬留神。」阮大廷答應一聲，帶了五個兒子，來到場子裏。恰好百了也正進場子，阮大廷這個人生性急躁，無論什麼事，都是刻不容緩，一旦百了，他以為就要動手，趕緊跳進圈子裏，把手一拱道：「在下阮大廷，特來請教。」百了看了他一眼道：「您光等一等，因為我有幾句話要在當面說一說。等我把話說完了，您打算怎麼動手，我必奉陪。」阮大廷一聽，也不退出圈子外，便站在那裏一等。百了向大家打了一個問訊道：「衆位朋友，今大到香檀寺來，真是肯得賞臉，我是感謝不盡，不過原來我們說的是以武會友，大家一拳一式比試，那才是正規矩，方才比了幾場，全都沒有照着我的話走，不但動了暗器，而且還不是當場之人，跡近暗算，實在不是一件體面的事，所以我現在出來再說一句，請衆位千萬不要再有那種舉動，雖說這是人前掙臉的事，可得憑真能耐本事，倘若全都不按規矩，暗算旁人，就是勝了，也不光榮，話已說完，請大家千萬給大家江湖上人留面子。」說完話向白面閻王阮大廷一點手道：「怎麼辦願意和我過過手，我也願意給您接招，就請您過手吧。」阮大廷答應一聲，剛要進過來，却聽場子外頭有人喊：「百了和尚，你先等一

等，待我來跟他們一比。『嗖的一聲，從外頭這個人就進進來了。百了一看認得正是醉判兒張翔，張翔這回出來，真是爲湊熱鬧而來，這幾個人他也認得，他是衝那五個小鬼而來，一想自己叫判官，那邊來了五個小鬼，何妨來個五鬼鬧判兒，倒是怪有意思，因爲這個，不容百了動手，就進過來了，阮大廷也認識張翔，不由嘔了一聲道：『怎麼你也來了？』張翔道：『不許來是怎麼著？別費話，過手吧！』說著話自己先幌了一掌，直奔阮大廷胸口，阮大廷，歲數也和張翔彷彿，武功也很說得下去，可是今天他輸了，他輸在一路勞乏，還沒有歇過來，過來就動手，未免顯著累一點兒。兩個人拳來腳往，也不過二十多招，張翔故意使了一個漏招，應當身子往左甩，他沒往左甩，反到往右邊一甩，阮大廷沒看出是計來，心裏還真高興，活該自己露臉，張翔是成了名的俠客，今天一上來，就把他弄扒下，那可太體面了，心裏想著，一揚左手，往張翔右肩膀上就是一掌，張翔見掌到，故意冒險，往後一閃身，整個兒往後一仰，阮大廷一進步舉雙手往下就砸，張翔一看夠上步了，猛的起左脚，點右脚，一個鷄子翻身，當時就翻出阮大廷掌下，阮大廷用力過猛，正在一衝之際，張翔左脚往回一抽，正在阮大廷踝子骨上，叭的一聲，抽個正著，阮大廷哎呀一聲，腳一發酸，人就站不住了，咕咚一聲，如同倒了半座小牆相彷彿，張翔一揪鬍子，哈哈一笑道：『閻王爺起來，你別瞧我這個判官，不打癩閻王。』阮大廷滿臉通紅，退出圈外，旁邊這五個小鬼，可就沉不住氣了，也不願得問他父親傷勢如何，唵嚕一聲，五個人全進進來了。紅髮鬼阮福使的是青龍劍，赤眼鬼阮綠使的是八楞金裝鐮，青臉

鬼阮禎使的是護手雙鉤，金鬚鬼阮祥使的金釘狼牙棒，惟有黑頭鬼阮壽使的是一對小傢伙判官筆，五個人一擁而上，就把張翔給圍了，張翔一看哈哈大笑，從腰裏嗖的一聲，把寶劍扯了出來，單腿一站，跟着五鬼就轉起來了，別瞧五鬼全都年青力壯，可一點便宜也討不了去，轉了足有四十多個圈兒，張翔癱也過足了，忽的把那隻腿往下一放，底下就是一個掃堂，五鬼躺下兩對半，張翔拿手裏小寶劍一指，高喝一聲：『恨福來遲身穿大紅！』五個小鬼這個氣呀，可是誰也不敢說什麼，准知道小寶劍一動，五個人真能變成鬼，張翔一聲斷喝：『你們這五鬼，還不快快退去，非得現眼不可嗎？』五個小鬼那裏還敢說什麼，屁滾尿流，全都跑回人羣裏頭去了。百了一看張翔這末大的年紀，爲自己過去了兩次，實在就說不易，應當把他換下來叫他休息休息，想到這裏，一縱身就進了場子，向張翔一拱手道：『張老俠您今天可真多累了，您回去歇歇，這回該看我的了。』張翔說了一句：『多加小心。』自己退回，百了道：『衆位那位和我再走幾招？』一句話還沒有說完，只聽一條啞嗓子說道：『和尚，我來陪你玩玩。』百了一聽，就是一怔，再一看更是一怔。原來來者是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，手裏拿着一根龍頭拐杖，幌幌搖搖，就來到了。到了圈子外頭，雙腿一提就縱進了圈內，不但百了，連大家全是一怔。百了趕緊往後一退步道：『這位老人家，這裏不是你老人家來的地方，請你老人家趕緊退出去，不要耽誤了我們這裏正事。』老太太一聽，把臉一洗道：『醉和尚你這就不對了，怎麼許你約朋友，就不許人家也約朋友嗎？我是受了人家所約，特意到這裏湊個熱鬧，你只顧你這一面兒

了，我既過來，回去怎麼交待，最好是咱們多少，也比割兩下，我再回去，也好交待，」百了准知道壞了，這位老太太絕不是等閒之人，便趕緊笑着說：「既是你老人家願意指教，那我只好奉陪，不過我還沒有請問你老人家貴姓呢？」老太太大笑道：「沒的說出來這話，笑掉了人家大牙，我的名子現在也不用說了，你只叫我井媽媽好了。」百了一聽，才想起，原來是他。提起井媽媽，可大大有名，他的名子叫井上珍，外號人稱飛娘子，幼年間也是吃綠林飯的，在湖廣一帶，極爲有名，後來老了，就以賣治鐵打損傷膏藥爲生，雖然沒有見過，大家可都有個耳聞，如今一聽是他，百了就多攔了一份心，准知道他能夠這末大的歲數，跳縱如常，功夫必定還沒有闞下，自己一有大意，倘若敗在他的手裏，可是一件難看的事，井媽媽看着百了笑道：「醉和尚，醉當家，你打算比那一種？」百了道：「還是領教拳腳吧。」井媽媽道：「好，請！」說完這句話，把拐杖一拄，劈手就是一掌，直取百了左肩，百了一看，手底下還是真快，一點不敢舍乎，趕緊往旁邊一側身，讓過這一掌，正打算還手，還沒得還，井媽媽第二掌又到，直取胸口，百了趕緊一合胸，井媽媽不容百了後退，一進步，手還跟着往裏走，百了一看，這是使的小纏綿法，最是厲害，一邊含着胸，雙掌往起一合，跟着往下一分，硬劈井媽媽的腕子，井媽媽往後一撤，跟着飛起一腿，便踢百了小肚子，百了一轉身。迎回來劈面就是一掌，井媽媽，右手從底下往上一翻，百了趕緊撤回，進步一掌取井媽媽胸口，井媽媽提身一縱，兩隻手往下平着砸百了頭頂，百了一個一鐵板橋一柱後一翻身讓過井媽媽掌，雙拳往起一豎，不容

井媽媽落下來，井媽媽一看雙拳支住前面，雙腿一半，嗖的一聲，退出去有三尺遠近，猛的腰板兒一挺，雙腳跟頭掉個兒，雙腳直踢百了兩耳，百了趕緊往下一坐腰，打算躲過去，沒想到井媽媽這一手兒是虛招，一看百了坐腰，就知道行了，雙腳往回一鉤，平空又是一翻，頭又掉了回來，反着臉雙拳直取百了頭頂，百了真沒想到會有這末一手兒，一看掌又到了，再打算躲，可就來不及了，叭的一聲，正在禿腦袋上，打個正着，幸虧是反着手，身懸空中，不甚得力，只把他打了一個屁股墩兒。百了一舉手說了句：「領教了！」趕緊站起來就跑了。井媽媽微微一笑道：「這個和尚名不虛傳，還算有兩下子，還有什麼人來？沒人過來，我應應點，我就回去了。」這一句話，還沒有說完，有人答話：「老潑婦咱們玩一下子！」話到人到，井媽媽一看，不但認得，而且還是仇人，正是自己要找的龍使凌雲。不由一聲怒啐道：「我當你這老東西死了呢，怎麼你還活在世上，居然還會讓我找你找着，總算天理昭彰，該當我今天報仇雪恨。別走，吃我一掌！」凌雲笑道：「老潑婦，多年不見，你還是這樣狠法，我問你那白面銀蝶笑二郎現在還在嗎？」井媽媽啞的就啐了一口道：「你這老不死的壞東西，別走，吃我一掌去。」凌雲一看，二次掌到，可就不說費話了，側身一閃，井媽媽掌就空了，凌雲不等井媽媽再動手，雙掌一分，一掌奔井媽媽臉上削去，一掌再奔井媽媽胸口旁邊一點撈去。井媽媽先側身，後坐腰一閃，跟着打算提身一縱，兩隻腳才一起來，凌雲不等他縱起來，提腿一抽，井媽媽身子已經懸空，腰上已然使不上勁，再打算躲，可就躲不開了，嗖的一聲，抽個正着，井媽媽也來了一個

仰巴叉。凌雲道：「你這潑婦，這末大的年紀，還弄的是什麼風騷，還不快快回去找你那笑二郎去，再要不走，我可要請雷劈你了。」井媽媽話也沒有了，一癩一點出場而去。凌雲打完了井媽媽，不等再有人上場，一縱身回了自己坐位。莊化一看，這回可該自己出去了，這次薛平慘死，沈洵還沒有知道，如果他知道了，雖不能怪自己什麼，究屬面子上難看，如今畢綱也來了，莫若把畢綱叫了過來，問問他爲什麼派徒弟來到這裏鬧事，反正今天畢綱既來了，就不能善罷甘休，趁着早先跟他來一下子，有什麼話再說。剛想好了要往外走，再瞧場子裏已然有人進來了，仔細一看，敢情是俞伯玉。心裏不由納悶，俺俞伯玉在這些人裏頭，有名的壞小子，平常不用打算他自生替勇幹點什麼了？今天這是什麼了？好，俞伯玉有俞伯玉的心思，這回薛平叫人家畢綱給弄死，總因自己鬧玩笑之過，如今沈羅鍋子還在不知，如果他要知道了，薛平是他心愛的徒弟，那完得了完不了，如今畢綱既是露面兒了，沒別的，今天拚出死去，也得跟他說一下子，問他爲什麼無故暗地傷人，只要問出是他，無論如何，對得住薛平，省得沈洵不答應，想到這裏，正趕上凌雲打完井媽媽退了出來，心想正是時候，這才一提身就縱進了場子，把雙拳一抱道：「在下俞伯玉，衆位我可不是有什麼玩藝在身，我也不敢在人前丟醜，不過我因爲有點事，非得當面說說不可。我的師姪薛平，就在這廟裏被人暗害身死，據動手的人，自己報名是勞山野馬嶺聖手伽藍畢綱畢當家派來專一和我們。才下手把我的師姪殺死，我想同是吃江湖飯，當然不能說一點衝突沒有，不過有一節明人不應在暗裏。姓薛的有家，姓薛的有戶，有什

麼過不去，可以登門去找，誰有能耐誰把誰弄倒了，那也是江湖上常有的事，像這種不體面的事，我想實在是太差一點兒，今天畢當家的也來到這裏，請您無妨明白指示，到底有什麼人跟姓薛的過不去，請您說下子，不然我可要對不起了。」俞伯玉這一陣嚷，畢綱臉都氣白了，趕緊站起身來，來在離場子不遠，站住腳步向俞伯玉道：「朋友請了，我就是畢綱，方才你說的話，我是一句不懂，我雖然在勞山野馬嶺住了一年，我也是個織布做衣，種糧吃飯，從來沒有做過一些虧欠之事，你說的姓薛的是什麼樣一個人，我都沒有見過，我如何會派人傷他性命，我雖不敢自稱是個俠義之士，我從來也沒有做過這陣小人行爲的事，俞朋友，你一定是那天聽錯了，絕不是那末回子事。」俞伯玉冷笑一聲道：「什麼？你不知道，難道還有人嫁禍于你，你現在既不敢認，從前還作出豈不更好，既是做了，可又畏首畏尾，你算什麼英雄？」俞伯玉話還沒有說完，畢綱咕的就是一口唾道：「姓俞的，你這就不像話了，跟我既相姓薛的素不相識，從什麼地方來的仇怨？這分明是有人假借我的名義，給我兩家結仇，我給你解說，你既是不信，我還有法子，你打算怎麼辦，就怎麼辦好了。」畢綱話才說完，俞伯玉還沒有來及說什麼，沈洵就到了，薛平死沈洵根本不知道，還以為他沒有來，如今一聽說，薛平死了，沈洵差些沒有背過氣去，不是旁的，這個徒弟，自己最爲心愛，人又老實，又正派，又孝順，又誠實，沒有想到會叫人暗算，死在此地，一聽是畢綱派人幹的，如今一看畢綱已然來了，咬牙不認，心裏可太不高興，因此不容俞伯玉和畢綱動手，自己就繞過去了，到了面前，把俞伯玉往後一推

道：『你先躲開，待我來。』畢綱一看沈洵這種神氣，就知道事情糟了，便長嘆了一口氣道：『沈羅鍋子我知道你來也爲的是你徒弟的事，不過我想事要三思免後悔，我和你徒弟平常無仇無怨，我豈肯幹出那種小人之事，既是我跟你解說，你再三不信，我也不必再行辯白，可是今天在這個地方，可不能爲這件事動手，讓人家檢了便宜去，現在假定是我幹的，你也可以少爲多緩幾天，等到你的事情完了，可以到勞山找我，只要找出真贓實犯，我願意給他抵償，今天我原來是給百了和尚來助拳的。現在既有這種悞而難明的事，我也就不在這裏了，我如今帶着徒弟就走，有什麼話，過後再說，現在你就是攔住我和我動手，我也不過手，只有躲你。羅鍋子你一向脾氣比我好，今天我可要比你強一點兒，對不過，請！』說完這幾句話，不容沈洵再說什麼，衝着那幾個徒弟，把手一點，竟自去了。俞伯玉站在那裏直點頭，忽的想起，千爪金蝎就是罪之魁惡之首，我跟他比的不行，我弄彈弓把這小子揍死，也出我這口悶氣。想到這裏，向沈洵道：『你先回去，我要練練我的絕藝。』沈洵一聽，准知道他還有事，可不知道他有什麼事，便先自退回。俞伯玉這裏又向大家一拱手道：『方才我因爲疑心人家畢當家的，人家畢當家的，現在也走了，我上來一場沒露，彷彿也差一點兒，如今我也不找什麼人，我自幼練過一點笨玩藝兒，今天我要當着衆位現一下子眼，練好了我也走，練不好，更不必說，我也得走，我練什麼？我就練我這張弓。一個彈弓有什麼好看，衆位都是練家子，誰不懂個三樣五樣暗器，一個笨玩藝有什麼意思，不過我這個，我却自問有點意思，咱們無妨練出來大家看上一看，我

這第一手，叫金線滾金球，是衝上打的，頭一個彈子，我把他打起來，叫他懸在空中，我再發第二個彈子，這第二個彈子要打在第一個彈子上，把第一個彈子頂了起來，第二個彈子要站在第一個彈子原來那個地方，我再發第三個彈子，這第三個彈子要從第二個彈子那裏過，聽得噹的一聲響，再往上走，又踏頭一個彈子，也聽噹的一聲，然後要從頭一個彈子上頭滾過去，再踏一下噹的一響，一直再到下頭，再碰第二個，又是噹的一聲，這才叫完。第二手叫流星趕月，也是往上頭打，第一個彈子打起來，跟着打第二個，這第二個彈子要打在第一個彈子上，不等第二個往下落，再發第三個，第三個彈子找第二個，噹的一聲響，第二個找第一個，也得噹的一聲響，然後三個彈子一齊都退落下來。還在我的手裏，這是第二手。再說第三手，第三手叫玉燕穿林，這可是往橫著打，這一手比一二手難，因為往上好打，彈子也容易留在那裏，這橫著打彈子可不容易留住，少微慢一點兒，到了那裏，他就站不住了。那第二個子兒就沒辦法了，這如今我要先打出一個去，叫他在那裏等一等，我發第二個，第二個彈子要正打在第一個彈子上，這個就是兩個彈子兒，可沒有第三個，也許練得好，也許練不好，練好了，我也不請別位練。練不好我也不再練，就有一樣，您可以放心，不拘那位，也不用躲，也不用閃，彈子跟有眼睛一樣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讓那位受了委屈，您只管放心，碰了那位，今找我一個人算帳。」說完了把跨的弓往下一摘，抓起一把彈弓子兒來，又向大家說了一句：「衆位請上眼吧，說完了，丁字步兒一站，前掌一推，後掌一扯，喊了一聲：『開！』」跟著又撤回來了，向大家

一笑道：「要不然咱們先練第三手吧，第一手最難，我先活動活動膀子，那第一手留在後頭練吧，說著又一推弓，喊聲：『開，』只聽嬌的一聲，叭噠一聲，哎呀一聲，嬌的一聲，叭噠一聲，哎呀一聲，撲咚一聲，黃偉兩隻眼睛了一對兒。黃偉也不是傻子，會上了這末一當，實在是俞伯玉這一套話把大家全給說怔了，誰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末一手兒，黃偉也看見彈弓子奔自己來了，也明白了，可也就躲不開了，一隻眼進去一個，正在一頓，叭噠又是一聲，兩隻眼進去兩個鐵彈兒，什麼人也架不住，黃偉哎呀兩聲，摔倒在地，疼得在地下直滾。俞伯玉彈打千爪金蠟黃偉，心裏這份兒痛快，谁知道事情完不了，趕緊一縱身就跑回去了，也就仗着跑得快，才回到自己坐位，一點場子裏已然有人罵上了，回頭一看，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，要知來的什麼人，請看第七集碧血鴛鴦、底下緊接慈尼解圍，浪子尋師，三請孫剛，二盜國寶，孫剛射雁，丁威打虎，哭喪計，裝新娘，楓林渡，白虎灘，秦竹芳苦勸舒紫雲，奚紅雪溫試萬卷玉，八老下山，七義聚會，多少熱鬧節目，即當續寫，不日出版，特此預告。



上海動力出版社